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卷十八

淺草文庫

起戊辰宋寧宗嘉定元年盡凡十七年

嘉定元年甲申春正月以史彌遠知樞密院事○王栢

還自汴三月以韓侂胄蘇師旦首界金



栢至汴請依靖康故事世為伯姪之國增歲幣為三十萬緡軍錢三百萬貫蘇師旦等俟和議定後當函首以獻先顏匡具以栢言奏于金主璟璟命匡移書索韓侂胄首以贖淮南地改竊軍錢為銀三百萬兩會錢象祖移書金帥府諭以誅韓侂胄事栢未之知也一日匡問栢曰韓侂胄貴顯幾年矣栢曰已十餘年平章國事才二年耳匡曰今欲去此人可乎栢曰主上英斷去之何難匡顧之而笑和議始決遣栢持書求函侂胄首以贖淮南地栢還言于朝詔百官議吏部尚書樓鑰曰和議重事待此而決姦宄已斃之首又何足惜遂命臨安府斷棺取首梟之兩淮仍諭諸路以兩首界金之專遂以侂胄及師旦之首付王栢送金師以易淮陝侵地

發明

嗚呼宋事至此浸不可為大抵為國之道當以自強而勉於為善則國之大小不足計也致堂

胡氏曰。有父之讐。悉耻不報。則曰春秋責息兵。以蔡夏之尊。臣服仇虜。則曰文王事昆夷。宋自高宗以迄於今。武功之不競。未有甚於此時者也。國勢之不衰。未有踈於此時者也。姑卽和虜一事觀之。開禧啓。兵連禍結。淮南陝右。相繼而沒。民之死於鋒鏑者。不可勝計。而竟不能與之一決。徒以遣使連肩。巧求和好。欲增歲幣。則不吝增之。欲得首謀。則以首界之。如子事父。罔敢違逆。殊不知國體之損亦多矣。當時權鑰諸臣。以爲茲究已斃之首。又何足惜。然亦誤矣。蓋已斃之首。固不足惜。一國之體。誠爲可惜。界之以首。其如國體何。然則宋之君臣。奚若是之愚哉。綱目書此。文無貶詞。乃所以深貶之爾。

廣義

二姦死首。固不足惜。與之適足以弱國體耳。

復秦檜爵諡。

廣義

和議乃檜亡宋之術。非爲宋之本心也。宋人至此。尙不覺悟。悲哉。或云此舉畏金。其言然矣。

○臨安大火。

火凡四日。焚御史臺等官舍十餘所。民舍五萬八千九十七家。城內外亘十餘里。死者甚衆。城中廡舍十燬其

七。百官多僦舟以居。民訛言相驚。上類因而爾。縱火爲姦。

發明

秦檜權姦誤國。得以棺槨全終。不爲不幸。又何王爵之可加乎。前書追奪王爵。改諡繆醜。此固

天下之公議。於茲而復。抑何禮耶。然追奪之者。必悟和議之失耳。前日之奪是。則今日之復爲非。今日之復是。則前日之奪爲非。寧宗必居一於是矣。當時闕政匪一。奚屑屑以復秦檜之爵。諡爲事哉。秦檜之爵。諡前復。臨安之大火。隨見。未以賊檜之見絕於天。而災異承之。速於桴鼓之相應。此蓋人神共憤。特假此以示宋不宜追復焉爾。惜乎寧宗不足以語此也。綱目比而書之。其義自見。

夏六月。金人來歸大散關。及濠州。

王榘以韓侂胄。燕師曰。首至金。金主璟御應天門。備黃麾。立仗受之。百官上表稱賀。懸二首。并畫像于通衢。令百姓縱觀。然後漆其首。藏于軍器庫。遂命完顏匡等罷兵。更元帥府爲樞密院。遣使來歸大散關。及濠州。

衛涇罷。○林大中卒。○秋七月。召丘富同知樞密院事。未

至卒。

富儀文烈傑。機神英悟。嘗諫曰。生無以報國。死願為猛將以報敵。其忠義蓋天性也。

八月。以婁機同知樞密院事。樓鑰同知院事。

鑰持論堅正。忤韓侂胄意。奉祠累年。機初為太常少卿。侂胄開邊。機曰。恢復之名非不美。今人才難得。財力未裕。萬一兵連禍結。奈何。鄧友龍曰。不逐此人。則異議無所回。遂斥外。及入樞府。時干戈甫定。信使在來。機評贊之功為多。尤惜名器。守法度。進退人物。直言可否。不市私恩。不避嫌怨。

廣義 機鑰並用。可謂得人。文無美辭。而美自見矣。

賑江淮流民。

出米二十萬石。錢一百萬緡。命江浙制置司賑之。

九月。金遣使來。和議成。

下詔以和議成。諭天下。呂中曰。和成。國家之不得已也。然必有以折其氣。而後可以要其成。今嘉定之和。虜有求於我。我有求於虜。彼欲得權。俸之首。則與之。彼欲增歲幣之數。則與之。屈已而和。皆由於我。大羊巧詐。

寧無易我之心乎。未及數期。論盟犯順。然則和議詎可待邪。

發明

開禧至是。宋遣使如金。往來不一。必飽其欲。然後報聘。其輕侮於宋可知也。曰和議成。機宋也。宋金不共戴天。之警。累世偷安。固無足齒。然縱不能定隅于中原。亦當保境自守。勿與通和。以示不忘大警。可也。夫何既啓虜。仍又乞盟。屈已於戎。有求必得。意以警不可復。虜為可信。女真之志遂矣。其如宋室何哉。莊公與齊通好。君子以為親仇。警而讓之。宋之和金。奚異於是。直書于冊。深貶之也。

冬十月。以錢象祖。史彌遠為左右丞相。雷孝友知樞密院事。樓鑰同知院事。婁機參知政事。○金主璟卒。衛王永濟立。

永濟。世宗第七子也。金主無子。疏忌宗室。以永濟柔弱。鮮智能。故愛之。欲傳位焉。會永濟自武定入朝。金主已感疾。遂留不遣。金主殂。元妃李氏。黃門李新喜。平章政事完顏匡等定策。奉永濟即位。

廣義

觀分注所載。則知女真之運。其衰矣乎。噫。女真之衰。蒙古之盛。天胡福。夷狄而禍中國之若是。

宋寧宗嘉泰二年

贈趙汝愚太師沂國公

論忠定後
追封福王。

發明

汝愚輔相光宗。有奠安宗社之功。固非他相比也。然評議讒忌。以沒其身。至是追復官爵。加以褒贈。是亦公論之不容混者。書以予之。宜矣。

十二月。錢象祖罷。

二年。金主永濟。春正月。以樓鑰參知政事。章良能同知樞密院事。宇文紹節簽書院事。○夏四月。金主永濟殺其故

主環妃李氏。

初章宗遺詔。內人有娠者二人。生男則立為儲貳。平章政事僕散端承金主意。奏先帝承御賈氏。當以十一月免乳。今已逾期。范氏產期。合在正月。今醫稱胎形已失。願削髮為尼。金主乃以范氏損其遺應。詔中外。而殺元

妃李氏承御賈氏。以僕散端為右丞相。

發明

永濟。章宗之弟。李氏。章宗之妃。永濟承章宗之統。其可因讒而殺兄之妾乎。蓋宮人損胎。又非李氏之故。永濟不能察理。無辜殺之。則是傷其故兄之情矣。正名定分。永濟安得而擅殺哉。故綱目斥名而書殺。所以深罪之也。

廣義

永濟初立。即肆殘忍。而自斬其澤。豈能享國久乎。

五月。起復右丞相史彌遠。

彌遠以母憂歸治喪。太子請賜第行在。令就第持服。以便咨訪。

發明

奪人之喪。自奪其喪。皆非矣。故雖以舊職起復。而書若新職者。所以志其非金革也。然起復由君。終喪由臣。苟能力辭不起。寧宗安得而強之乎。蓋由慕富貴之心。勝禮法之心。輕一聞起復。怡然就道。畧無可否於其間者。豈不深可哀哉。直書起復。其惡自見矣。

廣義

大抵居廟堂而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宰相之重即唐虞之百揆有周之冢宰故百官焉以表率庶民焉以仰賴為上為德為下為民社稷之安危係焉生民之休戚關焉誠所謂禮樂之原風化之本也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此之謂乎一有偏蔽則上無以正君下無以善俗所謂辟則為天下僂者此也况孝為百行之源相乃百僚之倡烏可棄衰經以饗富貴而犯不韙之名乎且明王以孝治天下也獨不思曰三年通喪貴賤無間孝宗能行三年之喪士庶賢之光宗不肯成服人心雖貳吾為首相奚可冒哀匿服上與天子相唯諾耶縱不愧于人獨不愧于心乎蓋心者一身之主宰萬事之本根此心既恐為此則何事而不可恐為耶其流毒至于殺濟王者此其心一念之忍故也厥後執政起復恬不知耻動以彌遠藉口甚則至於賈似道復以亡宋者皆彌遠之作俑也居是位者可不益諸

蒙古入靈州夏主安全降

夏自是益衰

秋八月罷四川宣撫司○冬十二月畏吾兒國降于蒙古

庚午

畏吾兒唐之高昌也

三年

金大安二年

夏四月朔日食○秋八月夏侵金葭州

夏自天會初與金議和八十餘年未嘗交兵至是為蒙古所攻求救于金金主永濟新立不能出師夏人怨之遂侵葭州金葭山奴擊敗之而去

冬十二月婁機罷

機立朝能正言好稱獎人才不遺寸長訪問賢能疏列姓名及其可用之實以備采取至是以老罷

蒙古侵金

金主永濟嗣位有詔至蒙古傳言當拜受蒙古主問金使曰新君為誰使曰衛王也蒙古主遽南面嚙曰我謂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此等庸懦亦為之邪何以拜為即乘馬北去金使還言永濟怒欲俟蒙古入貢就害之蒙古主知之遂與金絕益嚴兵為備數侵掠金西北之境其勢漸盛金人皇皇遂禁百姓傳說邊事

發明

蠻夷相攻不書此何以書者蒙古之漸強明女真之漸弱也侵者潛師入境之謂自是兵連禍

結而浸為習夏之謀矣。故特謹而書之。

廣義 金虜之亡。其兆于此。且邊事之報。是豈當禁者耶。其禁百姓傳說邊事者。即後唐柏見石郎之

說也。可

未辛

四年。金大安。春三月。臨安大火。

焚省部等官舍。延及太廟。詔遷神主于壽慈宮。三日。火息。仍還太廟。省部皆寓治驛寺。焚民居二千七十餘家。

發明 臨安大火。至是屢見矣。嘉泰元年一書。四年一書。嘉定元年一書。是年一書。然前之所驗者。為

侂胄擅權。開邊啓釁。而發此之所驗者。為夷狄浸強。漸為宋患之應。嗚呼。禍患未形。而災異先見。無非欲

世主兢業自強。勉於為善。故耳。宋之君臣。方且既與虜盟。常敦歡好。而置邊事於不問。豈有災異頻仍。視

為常數。而綴樂怠傲者。尚可與論治國之道哉。一書再書。存後鑒也。

夏四月。金使人求和于蒙古。蒙古不許。

初。金納哈買住守北鄙。知蒙古將侵邊。併告于金主。金主曰。彼於我無釁。汝何言此。買住曰。近見其鄰部附從。

西夏獻女。而造箭製楯不休。凡行營。則令男子乘車。蓋欲借馬力也。非圖我而何。金主以其擅生邊隙。囚之。及

蒙古侵擾雲中。尤原連歲不休。遂破大水礮以進。金主始恐。釋買住。而遣西北路招討使粘合合打求和。蒙古

主不許。金主乃命平章政事獨吉千家奴。參知政事完顏胡沙。行省事于撫州。西京留守紇石烈胡沙虎。行樞

密院事。以禦蒙古。

廣義 抑觀阿骨打之造金也。何其智勇之多。永濟之繼世也。何其愚弱之甚。噫。此豈人之所能哉。今

也。金人求和于蒙古。蒙古不許。孰謂天道之不好還也哉。金人亦嘗不許。孰謂天道之不好還也哉。

六月。遣使如金。不至而還。

賀生辰也。時金有蒙古之難。不暇延使者。至涿州而還。尋詔江淮京湖四川制置司。謹飭邊備。

發明 昭二十三。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君子明其有疾。乃復。疾乃復。殺耻也。寧宗遣使如金。固多。而一見止。

不得入。以中國之胃。萬乘之君。執幣帛。脩夷狄之好。而不見納。斯亦可耻矣。胡氏曰。有耻而後能知憤。知

憤而後能自強。自強而後能為善。為善而後能立身。身立而後能行其政令。保其國家矣。寧宗內則受制

於權臣外則見陵於夷狄。此正憂患狀。疾有德慧術智。保生免死之時也。而安於屈辱。其處微弱。無惜自強之心。其國勢陵夷。終於不振。其自取之哉。

秋八月夏主安全卒。族子遵頊立。

遵頊改元光定。號安全曰襄宗。

蒙古攻金西京。留守紇石烈胡沙虎棄城遁。金西北諸州皆降蒙古。

金獨吉干家奴完顏胡沙。至烏沙堡。未及設備。蒙古兵奄至。拔烏沙堡。及烏月營。蒙古主乘勝破白登城。遂攻西京。凡七日。胡沙虎懼。以麾下棄城突圍遁去。蒙古主以精騎三千馳之。金兵大敗。追至翠屏口。遂取西京。及桓。撫州。蒙古主復遣其子木赤。察合台。窩闊台。三人。帥兵分取雲內。東勝。武朔。豐。靖等州。由是金德輿。弘州。昌平。懷來。緡山。豐潤。密雲。撫寧。集寧。東過平。樂。南至清。滄。由臨。潢。過。遼。河。西。南。至。忻。代。皆。降。于。蒙。古。

發明

胡沙虎既為留守。親統強兵。當蒙古驟至之時。正委身報國之日。則不辱君命矣。不能以此自

明。而乃效匹夫之行。遁逃苟免。不亦耻乎。由是西北諸州皆降蒙古。其罪可勝誅哉。特書棄城遁。所以著其不知命之罪也。金氏之亡。於茲決矣。

閏九月金兵禦蒙古。敗績于會河。蒙古遂入居庸關。大掠而去。

蒙古既破撫州。休士牧馬。將遂南向。金主復命招討使完顏九斤。監軍完顏萬奴等。率兵號四十萬。駐野狐嶺。方以所獲賜其下。馬牧于野。當乘其不虞掩擊之。九斤曰。此危道也。不若馬步俱進。為計萬全。蒙古主聞之。進兵于權兒背。九斤遣麾下明安。問蒙古舉兵之故。明安反降于蒙古。以虛實告之。蒙古主遂與九斤等戰。金兵大敗。人馬蹂躪。死者不可勝計。蒙古乘銳而前。胡沙虎其鋒不敢拒戰。引兵南行。蒙古兵踵擊之。至會河堡。金兵又大敗。胡沙虎僅以身免。走入宣德。蒙古兵乘勝薄宣德。遂克之。金中都戒嚴。禁男子不得輒出城。蒙古遊奕至都城下。金主欲南奔。會衛卒誓死迎戰。蒙古兵損折頗多。遂襲金羣牧監。驅其馬而去。金主乃止。命

秦州刺史木虎高琪屯通玄門外尋降胡沙為成
平路兵馬總管將士以其罰輕由是益不用命

發明

春秋之法言敗不言戰均敵也書金兵禦蒙古
敗績于會河所以惡金主失道故以金兵自敗
為文行師之道當得老成之人今以四十萬眾而無
所統又以小人臨之取敗之道也夫以步騎四十萬
之眾一旦無故而敗績然則金之不亡豈有是理乎
大掠而去所以賊蒙古金有精兵而人不用命師徒
捭敗國勢漸危悲夫雖然金虜惡陵中國盜竊土宇
人神共憤今而蒙古之侵殆亦天意假手以償積夏
之罪耳夫豈
偶然之故哉

冬十一月朔日食○金以徒單鑑為右丞相紇石烈胡沙

虎為右副元帥

鑑為上京留守聞中都戒嚴曰事急矣乃選兵二萬遣
同知烏古孫兀屯將之入衛金主嘉之徵拜尚書右丞
相先是鑑上言曰自國家與達鞠交兵以來彼聚而行
我散而守以聚攻散其敗必然而若入保大城併力備
禦昌桓撫三州素號富貴人皆健勇可內徙之以益兵
勢人畜財貨不至亡失參政梁瑄曰如此是自蹙境土

也金主從瑾謀鑑復奏曰遼東國家根本距中都數千
里萬一受兵州府顧望必須報可誤事多矣可遣大臣
行省以鎮之金主不悅曰無故置行省徒罷人心耳不
從及失三州又聞東京不守金主乃大悔曰從丞相之
言當不至此我見丞相耻哉○胡沙虎之棄西京而還
也至蔚州擅取官庫銀五千兩及衣幣諸物奪官民馬
與從行人入紫荊關殺來水令至中都金主皆不問以
為右副元帥胡沙虎益無所忌憚自請兵二萬北屯宣
德金主與之三令
屯媯川胡沙虎不悅

金益都楊安兒兵起

初益都人楊安國少無賴以粥餬材為業市人呼為楊
鞍兒遂自名楊安兒泰和中金人南侵山東無賴往往
相聚剽掠命州縣招捕之安兒時為羣盜亦請降隸名
軍中累官至防禦使及蒙古兵薄中都詔招鐵瓦敢戰
軍得千餘人以唐括合打為都統安兒副之以戍邊安
兒至雞鳴山不進亡歸山東與張汝楫聚黨攻劫州縣
殺掠官吏
山東大擾

發明

按劉氏書法曰兵起何益也益也曷為以兵起
書金敵狄也然則曷為不書起兵眾詞也與起

義者微異矣。夏人。蒙古。侵不書寇。盜不書盜。皆所以
貶而外之之詞也。綱目之攘狄嚴矣哉。後書起兵。亦
此。

五年。金崇寧。春。二月。金紇石烈胡沙虎有罪。放歸田里。

胡沙虎欲移屯南口。移文尚書省曰。韃靼兵來。必不能
支。一身不足惜。三千兵為可憂。十二關。建春。萬寧宮。且
不保。金主惡其言。下有司按
問。詔赦其十五罪。罷歸田里。

蒙古克金宣德府

蒙古主既克宣德。遂攻德興府。坎墉而登。金人禦之。蒙
古兵不利。蒙古主第四子拖雷與赤駒駙馬復擁楯先
登而射之。金兵引却。蒙古遂盡拔德
興境內諸城堡而去。金人復守之。

夏五月。安南王李龍翰死。其婿陳日煚襲主國事。

龍翰卒。子吳岳嗣。尋卒。無子。以女昭聖主國事。其婿陳
日煚。因襲取之。李氏自公蘊八傳。凡二百二十餘年。而
姓。易

金河東陝西大饑

斗米錢數千。
流莩滿野。

發明 胡氏曰。凡外災告則書。所謂災者。害及民物。如
水火兵戎。饑饉旱乾之類是也。是時女真中微

四境洶洶。生民塗炭。河東陝西根本之地。而乃斗米
錢數千。流莩滿野。兼之兵戈四起。魚肉羣黎。金之業
亦殆矣哉。即綱目之所書。驗金國
之得失。則人心天命。可以觀矣。

金泰安劉二祖兵起。掠淄沂州。○秋。七月。雷雨。太廟屋壞

權直學士院真德秀上疏曰。臣博觀經籍史傳所志。自
非甚無道之世。未聞震霆之驚。及於宗廟者。魯之展氏。
人臣耳。已耶之異。春秋猶謹書之。蓋震霆者。上天至怒
之威。宗廟者。國家至嚴之地。以至怒之威。而加諸至嚴
之地。其為可畏也明矣。古先哲王。遇非常之變異。則必
應之以非常之德政。未嘗僅舉故事而已。今日避殿損
膳之外。咸無聞焉。或者固已安議陛下。務為應天之文
而不究其實矣。臣願陛下內揆之一身。外察諸庶政。勉
進君德。毋以泰養安逸為心。博通下情。深求
致異召和之本。庶幾善祥日應。咎徵日消矣。

御批通鑑綱目卷之八

發明

天子祖宗之廟也。書太廟屋壞，譏久不脩也。何以知其久乎？自常時不雨，則無壞道由，雷雨於七月，而先君之廟壞，不恭甚矣。凡此皆志寧宗怠慢，不謹事宗廟，以致宋室衰削之由，誦戒切矣。

廣義

德秀之疏，可謂通天人之至言也。寧宗得此而不知省，其無敬天之實可知已。書曰：舜于上下，敬哉有士，寧宗何足以知此。

六年。金至寧元年。九月。以春正月。宇文紹節卒。○二月。樓

鑰罷。○故遼人耶律留哥，取金遼東州郡，自立為遼王。

留哥，契丹人，仕金為北邊千戶。蒙古兵起，金人疑遼遺民有他志，留哥不自安，遁至龍安，聚眾至十餘萬，自為都元帥，遣使附于蒙古。金遣胡沙率兵往攻，留哥大敗之，遂自立為遼王。改元統，盡有遼東州郡，遂都咸平。

發明

書故遼人，予義也。遼為金滅，不共戴天，苟能復義，復君之地者，亦綱目之所予。留哥，遼國之貴，既取故地，自立為王，少延遼國之祀，豈不深可取哉。故書予之，綱目急於復讐之意切矣。

夏四月，以章良能參知政事。○五月，夏侵金保安慶陽。○

金主承濟復以紇石烈胡沙虎為右副元帥。秋八月，胡沙

虎弑承濟而立昇王珣，自為太師尚書令都元帥，封澤王。

金主復用胡沙虎，使將兵屯燕城北。徒單益切諫，不聽。胡沙虎與其黨完顏醜奴、蒲察六斤、烏古論奪刺等謀作亂，會金主以蒙古兵在居庸關，而胡沙虎日務馳獵，不恤軍事，遣使責之，使者至，胡沙虎怒，遂妄稱知大興府，徒單南平謀反，奉詔入討，分其軍為三，由章義門入，自將一軍，由通玄門入，恐城中兵出拒，先遣一騎馳抵東華門，大呼曰：「鞏鞏至北關，已接戰矣。」既又遣一騎往，亦如之，乃使其黨徒單金壽召徒單南平，南平不知行，至廣陽門，胡沙虎遇之於馬上，手刃殺之。完顏石古乃問亂，召兵五百迎戰，不勝，皆死之。胡沙虎至東華門，護衛斜烈兒等納之，胡沙虎入宮，盡以其黨易宿衛，自稱監國，都元帥，居大興府，陳兵自衛，召聲伎與親黨會飲，明日以兵逼金主，出居衛輝，遣武衛兵二百固守之。胡沙虎欲除拜其黨，令黃門入宮收璽，尚宮左夫人鄭氏掌璽，拒之曰：「璽，天子所用，胡沙虎人臣，取將何為？」黃門曰：「今天時大變，主上且不保，况璽乎？」御侍當思自

御批通鑑綱目卷之八
宋寧宗嘉定六年

脫計鄭氏厲聲罵曰若輩官中近侍思遇先君難不以死報反為逆豎奪璽邪我死可必重必不與遂瞑目不語黃門乃還胡沙虎復遣人奪取宣命之寶除拜其黨數十人丞相徒單鎰時以墜馬傷足在告聞難作命黨將入省或告之曰省府皆以軍士守之不可入矣少頃軍士索人於問卷鎰乃還第胡沙虎欲僭位猶豫不决以益人望乃請訪之鎰從容謂曰翼王章宗之兄顯宗長子衆望所屬元帥決策立之萬世之功也胡沙虎默然乃遣宦者李思中弒金主於邸時完顏綱將兵十萬行省事于緡山胡沙虎誘而殺之因盡撤沿邊諸軍赴中都平州騎兵屯薊州以自重遣徒單鎰等迎昇王珣于彰德九月至燕即位立其子守忠為太子追廢承濟為東海郡侯後

追復衛王諡曰紹
發明 書復以乾石烈胡沙虎為右副元帥秉遺之詞也春秋之法趙盾以不越境而書弒許世子止以不嘗藥而書弒鄭歸生以憚老懼讓而書弒楚公子比以不能效死而立而書弒齊陳乞以廢長立幼而書弒胡沙虎身為元帥親行悖逆執其主于當便宦者李思中弒之謀立昇王尚復何辭綱目此專闕之臣於其進爵則必以自為書之况胡沙虎綱目無言制弒君立幼天子在其掌握則以自為太師尚書令

都元帥封澤上書之夫豈過哉例以存
秋誅心之法參諸綱目之所書而益信

廣義 永濟開弱胡沙虎暴橫難乎免於其弒矣若然非蒙古能亡女直女直自亡之耳於蒙古乎何尤

冬十月蒙古大敗金將末虎高琪于懷來進圍燕高琪還殺胡沙虎金主以高琪為左副元帥

蒙古兵至懷來金元帥右監軍末虎高琪拒之敗績僵尸四十餘里蒙古乘勝至古北口金兵保居庸不能入蒙古主乃留可忒薄察等頓兵拒守而自以衆趨紫荆關敗金兵于五回嶺拔涿易二州分命遮別將兵反自南口攻居庸關破之出北口與可忒薄察軍合既而又選諸部精兵五千騎合怯台哈台一將圍守中都左蒙古兵至早河欲渡高橋胡沙虎病足乘車督戰蒙古兵大敗翌日再戰胡沙虎創甚不能出期高琪以札軍五千拒之高琪失期不至胡沙虎欲斬之金主以其有功諭令免死胡沙虎乃益其兵令出戰戒之曰勝則曠罷不勝斬汝高琪出戰自夕至曉北風大作吹石揚沙不能舉目金兵大潰高琪自度必為胡沙虎所殺乃以札

宋寧宗嘉慶六年

軍入中都。圍胡沙虎之第。胡沙虎聞難作。登後垣欲走。衣絰墜。而傷股。軍士就斬之。高琪取其首。諸屬請罪。金主赦之。因詔暴胡沙虎之罪。奪其官爵。以高琪為左副元帥。一行將士。論功行賞。

發明

殺者殺無罪也。胡沙虎弑君之賊。法所必討。金不能殺。而高琪殺之。宜也。何不書誅而書殺。原情也。胡沙虎固為有罪。然高琪之殺。非誠於討賊者。特因師敗懼誅。殺之。所以避己之罪耳。故書殺而不書誅。不于其討有罪也。金主不別可否。遂受元帥之職。何其名器之倒施乎。然則綱目上書蒙古大敗。而高琪而下書高琪還殺胡沙虎。則其義亦深切。而著明矣。豈以亂賊之故。而遂廢權衡之公哉。

廣義

胡沙虎暴橫而弑其主。天假手于高琪殺之。嗚呼。上天豈以夷狄而爽其報復哉。

蒙古以史天倪為萬戶屯霸州。

時蒙古木華黎統兵侵金。所向殘破。永清人史秉直聚族謀曰。方今國家喪亂。吾家百口。何以自保。既而知降者皆得免。乃率里中數千人。詣涿州軍門降。木華黎欲用秉直。秉直辭。乃以其子天倪為萬戶。領降人家屬屯霸州。

十二月夏取金涇州。○蒙古分兵拔金河北河東諸州郡。

蒙古主留怯台。及哈台。屯燕城北。分降人楊伯遇。劉林。漢軍四十六都統。并撻靼兵為三道。命其子术赤。察合台。窩闊台。三人為右軍。循太行而南。破保州。中山。邢。洛。磁。相。衛。輝。懷。孟。諸郡。徑抵黃河。大掠平陽。太原之間。別將薄察等遵海而東。破濼。薊。大掠于遼西之地。蒙古主自將。與于拖雷由中道。破雄。漢。清。滄。景。獻。河間。濱。棗。濟南等郡。引兵復自大口。以通中都。時中原諸路之兵。皆僉往山後防邊。悉僉鄉民為兵。上城守禦。蒙古盡驅其家屬來攻。父子兄弟。往往遣呼。相。認。由是人無固志。故所至郡邑皆下。北破金九十餘郡。兩河山東數千里。人民殺戮幾盡。金帛子女。牛馬羊畜。皆席卷而去。屋廬焚燬。城郭丘墟。惟大名。真定。青。鄆。鄆。海。沃。順。通州。有兵堅能破。

七年。金真祐。春正月。章良能卒。○三月。召安丙同知樞密院事。未至。改知潭州。

丙使所愛吏安蕃。何九齡。合官車。夜襲秦州。敗歸。沔州都統制王大才。沈九齡等七人斬之。而詔丙于朝。故有

戊甲

蒙古主遂遣明安援斡峇合其兵圍燕京金主聞之遣人召太子應奉翰林文字完顏素蘭以為不可乎章木虎高琪曰主上居此太子宜從且汝能保都城必完乎素蘭曰完固不敢必但太子在彼則聲勢俱重邊隘有守則都城無虞昔唐明皇幸蜀太子實靈武蓋將以繫天下之心也

發明

孟子曰遷國以圖存者權也守正而效死者義也

廣義

蒙古之於女直嘗欲得其瓊纆而指為與兵之端金之南遷適足以為蒙古之口實也且道女

罷金歲幣

時金人屢遣使來督歲幣起居舍人真德秀上疏請絕之其畧曰女真以轆轤侵陵徙巢于汴此吾國之至憂

也蓋難卸之圖滅女真猶獵師之志在得鹿鹿之所走獵必從之既能越三關之阻以攻燕豈不能絕黃河一帶之水以趨汴使轆轤遂能如劉聰石勒之盜有中原則疆場相望便為鄰國固非我之利也或如耶律德光之不能即安中土則好雄必將投隙而取之尤非我之福也今當乘虜之將亡亟圖自立之策不可幸虜之未亡姑為自安之計也夫用忠賢脩政事屈群策收衆心者自立之本訓兵戎擇將帥繕城池飭戍守者自立之具以忍耻和戎為福以息兵忘戰為常積安邊之金縉之強敵此苟安之計也陛下以自立為規模則國勢日張人心日奮雖強敵驛興不能為我患以苟安為志嚮則國勢日削人心日偷雖弱虜僅存不能無外憂蓋安危存亡皆所自取若夫當事變方興之日而示人以可傷之形是堂上召兵戶內延敵也微臣區區竊所深慮反覆教干言帝納之遂罷金國歲幣

發明

然金虜暴慢江左偷安稱叔姪增歲幣委為固冠首下其華夏之氣為之大屈矣茲因真德秀之言遂罷金之歲幣可謂能從善者耳宋人此舉差強人意故特表而出之

以鄭昭先簽書樞密院事。○夏人請會師伐金不報。

夏人以書來四川。議夾攻金。以恢復故疆。時董居誼初入蜀。不之報。由是虜訊中絕。

發明也。宋金世讐。理宜報伐。幸而夏人請討。二面合

兵。被之必矣。奈何姑息之心。久警耻之念。忘。違而不

報。豈禮也哉。安有堂堂天朝。忘其至恨。迨夫邊夷請

討。拂而不從者。其無能為明矣。是故予在夏人。則罪在宋室矣。

九月朔日食。○蒙古將木華黎攻金遼西州郡下之。

木華黎進兵攻金北京。守將銀青帥眾二十萬。禦于花道。敗還。嬰城自守。其裨將完顏昔烈。高德玉等。殺銀青

推寅。答虎為帥。木華黎命史天祥等趣兵進攻。寅答虎遂舉城降。木華黎怒其降緩。欲坑之。蕭也先曰。北京為

遼西重鎮。既降而坑之。後豈有降者乎。木華黎從之。奉寅答虎權北京留守。以吾也兒權兵馬帥府事以鎮之。於是金順成。懿。迪。州。相繼降于蒙古。

冬十二月金濰州李全兵起。

全。濰州北海農家子。銳頭盜目。權譎善下人。弓馬趨捷。能運鐵鎗。人號李鐵鎗。開禧中。成拱嘗結之以復趙水。金主遷汴。賦歛益橫。河北山東遺民。保岩阻險。群聚為盜。寇掠州郡。皆衣紅襖。以相識。時目為紅襖賊。全與仲兄福亦聚數千。鈔掠山東。劉慶福。國安用。鄭衍德。田四。于洋。于澤等皆附之。

金張鯨據錦州。自稱臨海王。附于蒙古。

八年。金貞祐。春二月。雷孝友罷。○金僕散安貞擊楊安兒。

安兒敗死。三月。安貞復破劉二祖。斬之。

僕散安貞至益都。敗安兒于城東。安兒奔登州。刺史耿格納之。安兒遂僭號。置官屬。改元天順。眾數十萬。安貞復與山東行省完顏。經歷黃。將花帽軍討敗之。賊其眾。安兒乘舟入海。欲走。岬山舟人曲成等擊之。安兒墜水死。無子。其妹四娘。子殺。善騎射。劉子收餘黨。奉之。稱曰姑姑。眾尚萬餘。掠食至磨旗山。李全以其眾附之。楊氏因與私通。遂以為夫。安貞復遣夾谷石里哥。破劉二祖。斬之。餘黨推在儀為帥。彭義斌。石珪。夏全。時

宋寧宗嘉泰八年

青裴淵。葛平。楊德。廣。王顯。忠。附焉。

金主遣兵救燕。與蒙古兵遇于霸州。大潰。夏五月。中都留守右丞相完顏承暉自殺。蒙古遂入燕。

時金中都。被圍既久。完顏承暉以抹然盡忠。久在軍旅。悉以兵付之。而自總持太綱。又遣人以鑾寫奏告急。金主命左監軍永錫。將中山真定軍。左都監烏古論慶壽。將大名軍。萬八千。西南路步騎萬一。千。河北軍一萬。御中丞李英。運糧大名。行省李木魯。調遣繼發。以救中都。英至大名。得兵數萬。馭眾素無紀律。三月。英被酒。與蒙古兵遇于霸州北。大敗。盡失所運糧。英死。士卒殲焉。慶壽。承錫。軍聞之。皆潰歸。自是中都援絕。內外不通。承暉與盡忠。會議。期同死。社稷。盡忠不從。承暉怒。即起還第。然兵柄既皆屬盡忠。承暉無如之何。乃辭家廟。召左右司。郎中趙思文。謂之曰。事勢至此。惟有一死。以報國家耳。五月一日。承暉作遺表。付尚書省。令史師安石書之。皆論國家大計。及平章政事高琪。姦欺。且謝不能終保都城之罪。從容若平日。盡出財物。召家人。隨年勞多寡。分給之。舉家號泣。承暉神色泰然。方與安石舉白引滿。謂之曰。承暉於五經。皆經師授。謹守而力行之。不為

虛文。既被酒。取筆與安石訣。最後倒寫二字。投筆曰。邊爾謬誤。得非神志亂邪。謂安石曰。子行矣。安石出門。聞哭聲。復還。問之。則已仰藥死矣。家人匆勿。瘞庭中。是日暮。凡在中都妃嬪。聞盡忠將南奔。皆束裝至通玄門。盡忠緝之曰。我當先出。與諸妃啓途。諸妃信之。盡忠乃與愛妾。及所親者。先出城。不復反顧。蒙古兵遂入中都。吏民死者甚眾。宮室為亂兵所焚。火月餘不滅。時蒙古主在桓州。聞燕。遣使勞明安等。而鞏其府庫之實。北去。於是金和宗神御。及諸妃嬪。皆淪沒焉。盡忠行至中山。謂所親曰。若與諸妃皆來。我輩豈得至此。安石奉承暉遺表。至汴。贈尚書令。廣平郡王。諡忠肅。盡忠至汴。金主釋不問。仍以爲平章政事。未幾。以謀逆伏誅。

發明 區區金事。浸不可爲者。中都圍久。糧盡。援絕。正英將之。是弟子輿尸而又不正也。若曰。金兵非有能潰之者。金自潰之焉耳。數萬之兵。一時潰散。金之不能亡。又可得乎。承暉固守中都。竭其智力。爲抹然盡忠所制。知事無成。仰藥而死。是亦明於君臣之大義者矣。回視偷生迎降之徒。豈不異哉。故書自殺。所以示其殺身成仁之義也。臨難無苟免。承暉無愧焉。或以承暉。則誤矣。

廣義 完顏承暉之死。可謂盡忠於金矣。綱目不以死入燕之前。而不死於蒙古人。燕之入燕。其義見矣。後故也。觀其書。遂入燕。其義見矣。

秋七月。以鄭昭先參知政事。曾從龍簽書樞密院事。○八月。金命侯摯行尚書省事于河北。○冬十月。夏取金臨洮。

○蒙古攻金潼關。不克。遂自嵩山趨汴。金人敗之。乃還。

蒙古主駐軍魚兒濼。遣三哥。拔都帥萬騎。自西夏趨京兆。以攻潼關。不能下。乃由嵩山小路趨汝州。遇山。輒以鐵鎗相鎖。連接為橋。以渡。遂赴汴京。金主急召花帽軍於山東。蒙古兵至杏花營。距汴京二十里。花帽軍擊敗之。蒙古兵還至陝州。適河水合。遂渡而北。金人專守關輔。時蒙古兵所向皆下。金主遣使求和。蒙古主欲許之。謂撒沒喝曰。譬如圍場中獐鹿。吾已取之矣。獨餘一兔。蓋遂舍之。撒沒喝耻於無功。不從。遣人謂金主曰。若欲議和。可去帝號。稱臣。當封汝為王。議遂不成。

十一月。復遣使如金。

賀正旦也。刑部侍郎劉鑰等。及太學諸生。上章言其不可。不報。

發明 莊八年。師及齊。師圍郕。君子以親仇讐為罪。今寧宗與金主。不與其戴天。無時焉可通也。而遣使往賀正旦。是忘親釋怨。不義甚矣。夫賀者。親執玉帛。往之彼國。捧觴上壽。屈膝於虜。以為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故削其使名。而特曰復遣。以著其罪。常時劉鑰諸臣。非不諫。諫而不聽。寧宗何其愚哉。

以真德秀為江東轉運副使。

德秀朝辭。奏五事。一曰。宗社之耻。不可忘。言國家之於金虜。蓋萬世必報之讐。高宗孝宗。值其方強。不得已。以太王自處。而以勾踐望後人。今天亡此胡。近在朝夕。誠能以待敵之禮。而遇天下之豪傑。以遺虜之費。而厲天下之甲兵。人心奮張。士氣自倍。何憚於此虜。而猶事之哉。且重於絕虜者。畏召怨。而啓釁也。然能不召怨於虜。而虜不能啓釁於新敵。權其利害。孰重孰輕。臣願陛下勉勾踐之良圖。懲謝元之失策。則王業興隆。可冀矣。二曰。比鄰之道。不可輕。言鞏。鞏及山東之盜。苟得志而鄰於吾。莫大之憂也。願朝廷毋輕二賊。日夜講其攻守之策。以逆村窺窬之心。三曰。幸安之謀。不可恃。言今之議者。大抵以金虜之存亡。為我欣戚。聞危蹙蹙之報。則真

其非實得安辭之耗。則幸其必然。是猶以朽壤為垣。而望其能障盜賊也。願陛下勵自強之志。恢立武之經。毋以虜存為喜。虜亡為畏。則天勢舉矣。四曰。導諫之言。不可聽。言今邊事方殷。正君臣戒懼之日。而薦紳大夫。工為說。或以五福足特為言。夫乾象告愆。適日尤甚。其可恃。識緯不經之說。而忽昭昭之微戒乎。惟陛下鑒天人之相因。察諛佞之有害。益備其本。以格天休。宗社之慶也。五曰。至公之論。不可忽。言公論。國之元氣也。元氣落。則不可以為人。公論。國之元氣也。元氣落。則不可以為國。深惟今日。實公論。屈伸之機。朝廷之上。若以言者為愛君。為報國。無猜忌之意。而有聽用之誠。則公論自此愈伸。若以言者為沮事。為微名。無聽用之誠。而有猜忌之意。則公論自為沮。屈。夫公論。神屈。乃治亂存亡之所繫分。故臣於篇終。反復極言。惟陛下亮臣愚忠也。

廣義

分注載德秀之論五事。可謂老成謀國者矣。于臣朝夕策勵。君臣未睦。思以睦之。國用未足。思以足之。邊境未備。思以備之。士卒未訓。思以訓之。若之何而為君子。必欲進之。若之何而為小人。必欲退之。虛心以受直言。勿拒諫也。誠心以待臣下。勿外貌也。固我國本。無先敵人。俟敵有變。然後起而圖之。可也。昔者有論中國禦戎之策。以為中國之虞。夷狄如富人

與貧人鄰。宜待之以禮。結之以恩。高其墻垣。威以刑法。蓋待之以禮者。使命往來。嚴夫條約。禮數以束之。結之以恩者。歲遺餘物。以飽飲之。高其墻垣。則高城深池。以堅吾之守備。威以刑法。則俟其有變。然後與師問罪。斯言得之矣。寧宗君臣。不此之慮。而徒欲恢復。正孔子所謂暴虎馮河者也。君子奚取焉。

十二月。蒙古木華黎殺張鯨。鯨弟致復據錦州。白稱瀛王。

蒙古以張鯨。德北京十提領兵。從奪忽蘭撒里。必南征。鯨懷反側。木華黎覺之。令蕭阿先監其軍。至平州。鯨稱疾。逗遛不進。阿先執而殺之。鯨弟致復。憤其兄被害。乃殺長史。據錦州。白稱瀛王。改元興隆。畧平。樂。瑞。利。義。懿。廣寧等州。下之。木華黎帥先鋒。蒙古不花。權帥五也兒等軍討之。州郡皆復降蒙古。

九年。金貞祐。春二月朔。日食。○東西兩川地大震。

馬湖夷界山崩八十里。江水不通。

發明

事有未形。而應先見者。機有未發。而先成者。可見大道之與人心。焉可離也。雖乃陰贊。而夷狄小人。乃陰類。東西兩川地為大震。則夷狄竊發之機萌矣。不諭年而金人入寇。變不虛生。信哉。宋君臣

御批續通志卷之八十九 宋高宗建炎九年

苟能明此。而務邊備。思患預防。則天道之警。於我。得焉。惜其不能。以是自罷。迨夫金寇既隴。倉卒遣備。嗚呼。亦晚矣。綱目特書于。以見天道人心。有感必應。常相符而不相遠者爾。意。

夏四月。遼王留哥降蒙古。

蒙古以爲元帥。令居廣寧府。

金以胥鼎爲尚書左丞。行省事于平陽。

開知平陽府。開蒙古兵渡潼關。即遣必蘭阿魯帶。徒軍百家。餽兵萬五千。由使道濟河。以趨關陝。而自以精兵。援汴京。又遣僕散掃臣。出帥兵會諸將。以拒蒙古之自關而東者。金主以其忠。拜開左丞。遣還平陽。

六月。張致降金。

金以致行北京路。元帥府事。

秋七月。金郝定稱帝于山東。侯摯討殺之。

時摯移行省于東平。獲紅襖賊。訊之。知其渠帥郝定。備號署官。改元。已攻陷滕。充軍諸州。素無節制。十餘載。

道路不通。擊帥師進擊。執定送汴京。誅之。

冬十月。蒙古克金潼關。

蒙古兵次嵩汝間。金御史臺言。敵兵踰潼關。嗜沔。深入重地。近抵西郊。彼知京師屯宿重兵。不復叩城索戰。但以遊騎遮絕道路。而別兵攻擊州縣。是亦汴京師之漸也。若專以城守爲事。中都之危。又將見於今日。况公私蓄積。視中都自不及一。此臣等所以寒心也。願陛下命陝西兵。扼距潼關。與阿里不孫爲犄角之勢。選在京勇敢之將。十數。各付精兵。隨宜伺察。且戰且守。復諭河北亦以此待之。金主以奏付尚書省。平章木虎高琪曰。臺官素不習兵。備禦方畧。非所知也。遂止。高琪以蒙古兵日逼。欲以重兵屯駐汴京。以自固。州郡殘破。不復恤金主感之。國勢益衰。

十一月。蒙古木華黎圍錦州。殺張致。

木華黎以兵精。且依險爲阻。欲奇取之。乃遣吾也兒等。別攻榴石山。從且諭之曰。汝等急攻榴石。賊必遣兵往援。我出其不意。斷其歸路。可一戰擒也。又令蒙古不花別屯赤德縣。四十里。以伺之。致聞榴石被圍。果以

御批實通鑑綱目卷之六十一

宋寧宗嘉泰十年

七

兵救蒙古不花遣騎扼其歸路且馳報木華黎夜半引軍疾馳比曙抵神水與致邁而蒙古不花兵亦會前後夾擊大破之致遂奔潰進圍德州致屢戰不利乃閉門拒守月餘其監軍高益縛致出降木華黎殺之

金背鼎敗蒙古于平陽

開禧蒙古兵扼河乃徵絳解隰吉孟五州經畧司相與會師為夾攻之勢及蒙古自三門析津北渡至平陽與遣兵拒戰蒙古兵敗乃去

金以苗道潤為中都經畧使

道潤貞祐初為河北義軍隊長以擊群盜有功屢遷知中山府頃之復有足命道潤有勇畧敢戰聞能得衆心前後撫定五十餘城署保定張柔為元帥右監軍行元帥府事

十年金與定春正月金主珣謀伐夏不果

金主命選兵三萬五千付怛懽胡土門統之西征尚書左丞肯開馳奏以為非便畧曰日北兵徑過之後民食不給兵力未完若又出師非獨饋運為勞民將流亡愈至失所或宋人乘隙而動復何以制之此繫國家社稷

丑丁

大計方今事勢止當禦備南邊西征未可議也遂止尋進賜平章政事封莘國公

地震○二月金尚書省請罷府州學生廩給金主不許

尚書省以軍儲不繼請罷府州府學生廩給金主曰自古文武並用向在中都設學養士猶未嘗廢况今日乎其令仍舊給之

發明

觀金主於國家顛沛流離之際而能不忘養士之心亦可以知所本矣特書于冊蓋于之也

三月金以武仙同知真定府事

金主徵山東兵接應苗道潤共復中都而石海方據真定叛慮為所梗乃集粘制良郭文振及威州刺史武仙所部精銳與東平為犄角之勢圖之武仙率兵斬石海及其黨二百餘人降葛仲植林張立等軍盡獲海僭物故有是命

夏四月金人分道人寇詔京湖江淮四川制置使趙方李珣董居誼飭兵禦之

初金有王世安者獻取盱眙楚州之策金主以為淮南招撫使遂有南侵之謀木虎高琪復勸金主侵宋以廣疆土金主始猶不然至是命烏古論慶壽完顏賽不帥師南侵遂渡淮犯光州中渡鎮執權場官盛允升殺之慶壽分兵犯樊城圍棗陽光化軍別遣完顏阿都魯散關以攻西和階成州朝廷聞之詔趙方李珣董居誼俱便行行事以禦之先是金右司諫許古上疏請遣使與宋議和則鞬鞞關之亦將歛跡不宜用兵以益敵金主即命古草議和牒文既成示參政高汝礪汝礪言有哀祈之意徒示微弱無足取者議遂寢平章政事胥魯亦切諫南侵有六不可高琪不從金主以南北用兵西夏復擾財匱兵弱為憂集百官議守禦之策高琪心忌之有所言皆不用

發明

嗚呼女真自取滅亡之道矣是時北有蒙古之侵西有夏人之擾惟東南粗安盜賊充斥正宜保境自治尚恐弗支今信姦謀構兵於宋則是東南西北腹背受敵雖欲不亡其可得乎雖然金與蒙古世為仇讐不能北向一失却乃稱兵犯順是豈剛則不吐柔則不如之道哉故下書救棗陽金人敗走所以見中國非久屈者又以見大羊非可結之以信也綱目內夏外夷之意深矣

廣義

金主不虞蒙古之吞噬與夫宋讐之將復反惑于木虎高琪之言而欲南侵以自廣是猶寒疾不汗之人而飯于林也嗚呼殆哉

金侯摯遣兵擊劉二祖餘黨執霍儀斬之其眾皆散

時濟南泰安滕兗等州賊並起摯遣完顏霆率兵討之霆自清河出徐州斬儀前後斬首千餘招降偽元帥石珪夏全餘眾皆潰

五月趙方遣統制扈再興鈐轄孟宗政等救棗陽金人敗走

金人犯襄陽方語其子范葵曰朝廷和戰未定觀此蓋亂人意吾策決矣惟有提兵臨邊夾戰以報國爾遂抗疏主戰因親往襄陽檄統制扈再興陳祥鈐轄孟宗政等禦之仍增戍光化信陽均州以聯聲勢金人來自關山勢如風雨再興等分三陳設伏以待既至再興中出一陣復卻金人逐之宗政與祥合左右兩翼掩擊之金人三面受敵大敗血肉枕藉山谷間尋報棗陽圍急宗政午發覘首遲明抵棗陽馳突如神金人大駭宵

道方開捷大喜以宗政權知襄陽軍未幾京湖將王辛劉世與亦敗金兵于光山隨州

六月詔伐金

詔畧曰夫羊踴我中原天厭久矣狐兔失其故穴人競逐之若能立非常之勳則亦有不次之賞遂傳檄招諭中原官吏軍民從趙方之請也

發明

帝舜命禹征有苗其詞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祖征苗乃會羣后誓於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眾士奉詞伐罪爾詞乃心力其克有勳江沱宴安今已四世惟事姑息不思復讐今而犬羊侵擾又非有苗負固不服之比宋金世讐又非有苗侮慢自賢之比既已見犯理宜報伐特書詔伐金所以見天理之在人心有不可得而泯沒者所以示中國有復讐之義明人心有逆順之機而宋人此舉誠為義聲不振矣故書以深予之

廣義

復讐之舉宋刻骨不銷者也而金軍方南侵則宋為有辭而直在宋矣此詔可謂適時而與仇

肖之詔不同也雖然宋於是時不能自固國本適足以為亡金之續此可悲也哉

東川大水○太白經天○秋七月朔日食

發明

大承者陰逆所成太白者特戾所結日食者陽道之虧是時金虜入寇兵連禍結則其應亦深切而著明矣此禍目所書災異不言事應而事應具存未聞有其應而無其事者是以天道人心嘗相符而不相遠所以世之人主要當戒謹恐懼無時不然而流連荒亡之行勿使暫萌於胃中也奚可以為易而忽之哉

○李全率眾來歸詔李珪等節制京東忠義軍

時李全等出沒島嶼實貫山積而不得食相率食人會鎮江武鋒卒沈鐸亡命山陽誘致米商獲利數十倍知楚州應純之償以玉貨北人至者輒舍之鐸因說純之歸純錢為名他渡淮之禁由是來者莫可遏初楊安兒之未敗有意歸朝定遠民李先者大俠劉佑家顯養也嘗隨佑部網客山陽楊安兒見而悅之遂以軍職安兒死先至山陽與綠鐸得見純之道山東豪傑願歸正之意純之命先為議察諭意群豪以鐸為武鋒副將與

高忠敏各集忠義民兵分二道伐金先遂以全五千人

附忠敏忠敏與合兵攻海州糧援不繼退屯東海純之見此軍屢捷密聞于朝謂中原可復時頗歲小稔朝野無事丞相史彌遠鑿開禧之事不明招納密救廷純之慰接之疏忠義軍就聽節制給忠義糧於是東海馬良高林宋德珍等萬人輻輳漣水李全等生羨心焉

八月金以河南為中京○冬十二月李全及其兄福襲金

青莒州取之○蒙古以木華黎為太師經畧山南

蒙古主以木華黎有佐命功拜太師國王承制行事賜誓券金印分引吉刺等十軍及蕃漢諸軍並隸麾下建行省于燕雲且謂之曰太行之北朕自經畧太行之南卿其勉之木華黎乃自中都南攻遂城及壽州皆下之初壽州拒守力屈乃降木華黎怒將屠其城時州人趙璠從木華黎為署百戶泣曰母與兄在城中乞以一身贖一城之命哀懇切至木華黎義而許之遂東擊齊定臨淄登萊等州而去

蒙古圍夏興州夏主遵頊出奔西京

發明 遵頊有民人焉有社稷焉蒙古內侵不能死守委而出奔不亦弱乎李氏之國從此衰微而不

黃茂

振矣直書山奔深罪之也

十一年金興定春正月以李全為京東路總管○二月金

人圍棗陽孟宗政擊敗之

宗政權棗陽初賦事一愛僕犯新令京斬之軍民股栗於是築隄積水脩治城堞簡閱軍士至是先顏賽不擁赤騎圍城宗政與扈再與合兵角敵歷三月大小七十餘戰宗政身先士卒金人戰帳敗忿甚周城開壕控兵列壕外飛鋒鎗以絢鈴自警鈴響則大吠宗政厚募壯士乘間突擊金人不能支盛兵薄城宗政隨方力拒隨聞宗政率諸將出戰金人奔潰

金人焚大散關入阜郊堡二月利州統制王逸將兵復之

進攻秦州至赤谷而潰

金完顏阿鄰人阜郊王師死者五萬人逾月王逸帥官軍及忠義人十萬復之追斬金統軍完顏贊進攻秦州至赤谷口沔州都統劉昌祖命退師且放散忠義人軍遂大潰

金完顏阿鄰人阜郊王師死者五萬人逾月王逸帥官軍及忠義人十萬復之追斬金統軍完顏贊進攻秦州至赤谷口沔州都統劉昌祖命退師且放散忠義人軍遂大潰

夏四月。金人陷西和成。階州。及河池。興元都統吳政敗之。乃去。

金兵合長安鳳翔之衆。復攻阜鄉。遂趨西和州。劉昌祖守城。通還時。西和守臣楊克家。成州守臣羅仲甲。階州守臣侯顛。以昌祖遁。皆棄城走。金兵遂入諸州。前後獲糧九萬斛。錢數十萬。軍實不可勝計。復犯大散關。守將王立亦遁。又犯黃牛堡。吳政拒却之。政至大散關。執立斬之。以狗事聞。政進三官。昌祖奪官。竄韶州。克家等並竄遠州。

發明

甚矣宋之武功。若是乎。其不競也。觀虜騎長驅入蜀。如焚大散關。入阜鄉堡。陷西和。階。成。及河池。守將聞風而靡。棄城逃奔。而問敢與之拒者。獨王逸將兵復之。吳政將兵敗之。而中國之氣。庶幾少伸。賴有此耳。嗚呼。以久安之宋。不能敵殘敵之金。以殘敵之金。反能敵久安之宋。何耶。蓋金以積威之勢。故雖敗亡。而其氣猶存。宋以委靡之習。故雖全盛。而其風尚在。是以立國者。貴乎自強也。後併及之。

五月。金中都經略副使賈瑀。殺苗道潤。道潤將張柔討之。

至紫荆關。遇蒙古與戰。被執。遂降蒙古。

道潤素與瑀有隙。一日從數騎出。瑀伏甲射之。道潤顛于道。從者駭散。有何伯祥者。獨下馬掖道潤。道潤適絕。不能乘馬。瑀伏發前突。伯祥奮鎗大呼。殺數人。賊乃遁去。伯祥取道潤所佩金虎符以出。令疾足問道以聞。道潤之衆無所依。部將靖安民代領之。賈瑀不自安。遣使告張柔曰。吾得除道潤者。以君不助兵故也。柔怒。叱使者曰。瑀殺吾所事。吾食其肉。且未足快意。反以此言相戲邪。遂檄召道潤部曲。告以復讐之意。衆皆羅拜。推柔為長。柔方會兵趨中山。而蒙古兵出自紫荆關。柔遇之。遂戰于狼牙嶺。柔馬跌。為蒙古兵士所執。至軍前。見王帥明安。柔立而不跪。左右強之。柔叱曰。彼帥我亦帥也。大丈夫死即死。終不偷生。為他人屈。明安壯而釋之。其潰卒稍稍來集。明安悉柔為變。質其二親于燕京。柔歎曰。吾受國厚恩。不意猶徽至此。願忠孝不兩立。姑為親屈。遂降蒙古。以柔為河北都元帥。

發明

賈瑀積憤而殺道潤。張柔伐之。可謂能倡義者。蓋柔戰敗被執。奮志不降。後因質其二親。由是降之。亦不得已耳。漢遼西太守趙苞。鮮卑劫質苞母。苞不

顧進戰。母乃遇害。苞遂嘔血而死。程子論曰。以君城降賊。而求生其母。固不可矣。然亦當求所以生母之方。奈何不顧而遠獲乎。必不得已。身往降之可也。徐庶於此。蓋得之矣。尹氏發明曰。苞急於王事。遂至不能全其母。故雖嘔血而死。綱目亦畧而不書。所以輕重而示訓也。據趙張之事。考程尹之說。則是張柔之降。為親所屈。又非趙苞不顧之比。然綱目亦畧而不書其故。則其輕重之權衡。亦畧可見矣。抑又論之。趙苞忠於王事。不能全母。程子何以議其非。然則有父子而後有君臣。其輕重為可見。禮曰。父母在不許友以死。則其輕重為可知。故程子曰。以君城降賊。固不可。必不得已。身往降之。夫如是。則得以兩全而無害。云爾。程子之言。豈欺我哉。

廣義 柔之所處。即徐庶之事也。其賢於王陵遠矣。厥後終臣于蒙古。而反為鄉道以滅金。則其害於

義也。可勝言哉。

金石州人國安川來降。詔以安用同知孟州事。○秋八月。蒙古木華黎復攻取金河東諸州郡。金元帥烏古論德升

等死之。

木華黎圍太原。環之數匝。金元帥烏古論德升力拒之。城西北隅壞。德升聯車塞之。三邦三登。矢石如雨。守陴者不能立。城破。德升至府署。謂其姑及妻曰。吾守此數年。不幸力窮。乃自縊而死。行省參政李革守平陽。兵少援絕。城陷。或謂革宜上馬突圍。出革歎曰。吾不能保此。何面目見天子。汝輩可去矣。遂自殺。節度使完顏訛出虎守汾州。元帥右監軍納合滿刺都守潞州。城破。皆力戰而死。

發明 烏古論德升等。不過虎狄之醜類。尚能為君守地。竭力禦之。迨夫事不可支。或自縊而死。或自殺而

於順逆之道。故耳。噫。以左衽之徒。皆能為君死義。况中國士大夫。背國事讐。烏可以人名莠。故綱目亦以全節予之。所以為人臣事君不忠之勸。垂訓之義。益深切矣。

冬十二月。金主珣遣使來求和。不納。遂使其太子守緒會兵入寇。

金主欲乘勝來議和以開封府治中呂子羽為詳問使至淮中流不納迺去由是和好遂絕金主以僕散安貞為左副元帥輔太子守緒南侵

發明 晉顯元和八年春趙遣使來脩好詔焚其幣君獨至女真遣使來求和不納是舉

廣義 嗚呼昔也宋之衰也求成于金而金不許今也其有窮乎曰然則何為而可曰自治而已人不求成于我我不求成于人國之富庶則脩文德以守之耳周之成康漢之文景其庶幾焉

十二年金興定春正月金人復寇西和成鳳州入黃牛堡

吳政拒戰死之

政既死金人乘勝攻武休關都統李貴遁還權與元府事趙希皆棄城走金人遂入興元府西州都統張威使石宣邀擊之于大安軍大破之殲其精兵三千人俘其將巴士魯安金人乃遁去

發明 嗚呼宋之守將不過徒擁虛名一聞虜至莫不望風逃奔惟恐或後獨吳政以忠貞自守而既

大敗金人此復力拒金人勢不能支卒死於難其正大之氣屹然如山而不可撼矣若政之志身殉國者幾何人哉故綱目特書死之所以予其全義也番訓之意切矣

金人復大舉圍棗陽趙方便知隨州許國等率師攻唐鄧以救之

完顏訛可圍棗陽壅其外繞以土城方計其空巢穴而來若擣其虛則棗陽之圍自解乃命國及扈再興引兵三萬餘分二道出攻唐鄧二州又命其子范監軍葵為後援

發明 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是時金虜猖獗大舉

救之然何以不直赴棗陽而乃攻唐鄧耶此吳子救蔡之義春秋所以為善救也故書予之

以曾從龍同知樞密院事任希夷簽書院事

希夷嘗從朱熹學篤信力行為禮部尚書以朱熹張栻呂祖謙皆已賜諡而周惇頤程顥程頤張載四人為百

代絕學之倡。向未贈諡。乃上言。乞定議賜諡。朝廷從之。

金人入洋州。竄董居誼于永州。以聶子述為四川制置使。

守臣蔡晉卿遣兵拒之。不克。洋州遂陷。金人焚其城而去。居誼自利州遁還。詔竄之。

夏人請會師伐金。詔許之。○三月。以鄭昭先知樞密院事。

曾從龍參知政事。○金人寇淮西。知楚州賈涉使李全救

却之。詔加全廣州觀察使。

金人圍安豐軍。及濠。濠。九州。江淮制置使李珪命池州都統制武師道忠義軍都統制陳孝忠救之。皆不克進。

金人遂分兵自光州犯黃州之麻城。自濠州犯和州之石碛。自盱眙犯滁州之全椒。來安。及揚州之天長。真州

之六合。淮南流民渡江避亂。諸城悉閉。全遊騎數百至

采石。楊林渡。建康大震。時涉以淮東提刑知楚州。節制

京東忠義。慮忠義人兵為金所。用方遣陳孝忠向滁州。石碛。夏全。時青。向濠州。李先。葛平。楊德廣。趨除濠。李全

李福。要其歸路。李全進至渦口。與全左都監範石烈牙

吾答。駙馬阿海。連戰于化湖。敗殺金將數人。得其金牌。

金人乃解諸州之圍而去。全追擊之。復敗之于曹家莊

而還。金人自是不敢窺淮東。初涉募能殺金太子者。賞

節度使。殺親王者。賞承宣使。殺駙馬者。賞觀察使。全因

致所得金牌于涉。云殺駙馬阿海所獲者。涉請于朝。乞

如約受賞。遂授全廣州觀察使。而阿海實不死也。

發明 宋之名器。至是益濫矣。李全雖有距却金人之

使。殊不知實為全之所欺也。蓋全本降虜。初非心乎

末者。幸而緊勝。不過優之以金帛。而未可加之以官

爵。小人之。得志浸驕。迨至他日之亂。豈不實基於

此乎。由辨之不早也。故綱目揭而備書于冊。其謹微

之意深矣。

興元卒張福等作亂。夏四月。陷利州。聶子述走保劔門。福

遂掠閬果。

興元軍士張福。莫簡。作亂。以紅巾為號。入利州。聶子述

退保劔門。檄禮泉觀使安丙子知果州。張威等帥

馬。往討賊之事。突仲召河州都統制張威等帥

會從龍罷。○復以安丙為四川宣撫使。

張福等作亂。四川大震。張方。魏了翁。移書李執。謂安丙不起。則賊未即平。蜀未可定。雖賊亦曰。須安相公作宣撫使。事乃定耳。李壁。李真。亦以國事勉丙。丙乃至果州。會認丙為宣撫。知興元府利州路安撫使。民心始安。

發明

復以者。憐過之詞也。是時張福作亂。攻陷城邑。子述之為制使。而亦走保劍門。其無謀可知。安丙素得蜀心。廢置既久。茲因張方等之薦。復為宣撫。則人心從此而安。盜賊從此而息矣。可見衆小人收之為不足。一君子安之為有餘。是以為國者。當得人才以輔治之也。故下書討張福誅之。乃所以著其功耳。若丙。可謂不辱君命。而能行已志者焉。特書于冊。蓋予之也。

金築汴京裏城。

初。木虎高琪請脩南京裏城。金主曰。此役一興。民滋病矣。城雖完固。能獨安平。高琪固請築之。既而金主慮擾于民。募人能致甃五十萬者。遷一官。百萬升一等。於是平陽判官完顏阿剌左廂譏察霍定和發蔡京故居。得

二百萬有奇。准格遷賞。金主一日問曰。人言此役。恐不能就。高琪曰。苟防城有法。正使兵來。臣等愈得効力。金主曰。與其臨城。曷若不令至此。為善。高琪無以對。及城成。高琪受金。賜之賞。建碑書功于會朝門。

發明

守社稷之正義。然必有其說。焉與其敵來而守之。曷若未至而拒之。金主惑高琪之邪策。築汴京之裏城。不過用民力於無用之地耳。地雖利而人不和。孰為我守哉。由是以守汴為得計。而以防虜為非謀。河北河東。置之度外。汴京亦從而困疲矣。據事直書。不再貶而

其義自見。

廣義

木虎高琪不務內治之脩。決意遷都南京。其為計左矣。既遷矣。未聞其施一善政。出一良策。今又增築裏城。所以為禦敵之計。可謂左中之左者也。嗚呼。秦皇長城。豈不固耶。適足以為炎漢之資耳。賈誼所謂秦之亡者。仁義不施而攻守之異也。然則夷狄固不可以中國比。而其勢則然耳。觀者勿以辭害義可也。

蒙古張柔侵金。獲賈瑀。殺之。金武仙與戰于滿城。敗績。河

北郡縣多降蒙古

蒙古使柔帥兵南下。遂克雄。易。保安。諸州。柔必欲誅賈瑀。而瑀據孔山臺。柔攻之不下。臺無井泉。汲山下。柔先斷其波道。瑀窮。乃降。柔縛瑀。剖心以祭苗道潤。遂引兵次于滿城。武仙會鎮定。深。冀。兵數萬攻之。柔全軍適出。帳下才數百人。柔命老弱婦女乘城。自率壯士突出。仙兵後。毀其攻具。從數騎策馬杖藜。大呼入圍。仙眾皆披靡。復使綠山多張旗幟。聲言救至。曳柴揚塵。鼓譟以進。仙兵大潰。柔追擊之。尸陳數十里。柔乘勝攻完州。下之。於是祁陽。曲陽等帥。皆降于柔。柔遂圍中山府。仙遣其將葛鐵鎗。與柔戰于新樂。飛矢中柔頰。落其二齒。柔遂矢以戰。葛鐵鎗大敗。死者數千人。仙復遣劉成攻柔。柔又敗之。遂南掠金鼓城。深澤。寧晉。諸縣。由是深冀以北。鎮定以東。三十餘城。望風降附。柔之威名。震于河朔。

發明

殺者殺無罪也。張柔此舉。不為非義。然何以不書誅而書殺。原情定罪也。賈瑀雖有擅殺苗道潤之罪。然亦為金之臣子。張柔既已降虜。則於金君臣之義。豈無。雖有殺瑀報道潤之心。亦不過以賊攻賊。固不足取矣。然前史皆以誅賈瑀為文。而分注亦然。是未得去取之公也。綱目正色書之曰殺。所以罪柔

之失節。不以討賊之義予之也。然後權衡正而逆順明。諸家之說。不攻自破矣。夫豈以作史常法而視之哉。

廣義

張柔。金之元帥也。其為苗道潤報仇。是矣。當其則當以計出二親。而歸于金可也。烏可反攻金之城。而畧金之地哉。故綱目書蒙古張柔者。罪其反金也。前書討賈瑀。而此不書討而書殺者。柔既反金。而不予其討賊也。後欲叛逆者。蓋亦知所戒矣。

六月。安丙討張福。誅之。

福眾薄。遂寧。權府事程遇孫棄城走。福入遂寧。焚其城。遂入普州。守臣張巳之棄城走。福屯于普州之茗山。安丙自果州如遂寧。下令諸軍合圍。絕其樵汲之路。以困之。張威兵至。福窮請降。威執之以獻于丙。丙命斮其黨王才。以祭楊九鼎。而誅福。既而張威捕莫簡。及賊眾一千三百餘人。誅之。紅巾賊悉平。丙班師。還治于利州。

孟宗政。扈再興。合擊金人于棗陽。大敗之。追至鄧州而還。

金帥完顏訛可。擁步騎傳城。宗政。扈再興。合擊之。大敗之。追至鄧州而還。列甕。瀦水。以隄火。募砲手擊之。一砲輒殺數人。金人選

精騎二千。號弩手。擁雲梯。天橋先登。又募鑿銀鑲石工。書夜瑁城。運蒭葦。直抵園樓下。欲焚樓。宗政先燬樓。搗深坑。防地道。朔戰棚。防城損。穿非才透。即施毒煙。烈火鼓。藉以薰之。金人窒以濕氈。折路以剗土。城頽樓陷。宗政撤樓。益薪。架火山。以絕其路。列勇士。以長鎗勁弩。備其衝。距樓。陷所數丈。築偃月城。翼傅正城。金人摘氈。徑披厚鎧。既而鐵而前。又濕氈濡葦。蒙火山。擁雲梯。徑抵西北。圍樓。登城。城中軍。以長戈。春其喉。殺之。敢勇軍自下。夾擊。金兵墜。死燦爛。金人連不得志。會扈再興。許國。兩道並進。掠唐鄧境。焚其城。柵糧儲。金頓兵。棗陽城下。八十餘日。趙方知其氣已竭。乃召國。再興。還併東師。隸于再興。趙期合戰。再興敗。金人于懷河。又敗之。城南宗政自城中出擊。內外合勢。士氣大振。賈勇入金營。自糧器。甲。不可勝計。追金人。至馬磴寨。焚其城。入鄧州。而還。金人自是不敢窺襄漢。棗陽。中原遺民。來歸。以萬數。宗政發廩贍之。給田。初屋。與居。籍其勇壯。號忠順軍。俾出沒。唐鄧間。宗政由是威振境外。金人呼為五爺爺。

發明

金人之使。禁樵採之途。其危甚矣。內而孟宗政竭也。二將之功。為如何哉。惜其不能併力。恢復。至鄧也。

還為可憾耳。此綱目既予其功。又譏其餒也。

廣義

岳武穆嘗云。師以曲直為老壯。以逆順為強弱。弱。此奪之所以屢敗也。宋以金之南侵。而與師以伐也。兵誌曰。同力度德。此宋之所以屢勝也。同德度義。此之謂歟。

秋七月。李全復齊州。○九月。以賈涉主管淮東制置司節制京東河北軍馬。

山東乘師者。日眾。而石珪以計殺沈鐸于漣水。應純之亦罷去。權楚州。梁丙無以贍之。季先乞預借兩月。意恐後。帥所部五千。并馬良等萬人。往密州。就食。丙不許。先謂速遣李全代領其眾。丙亦不從。而以石珪權軍務。珪乃奪運糧之舟。渡淮。大掠。至楚州。南渡。門焚燬。幾盡。丙遣人諭之。不止。知府貽軍。賈涉上書言忠義之人。原源而來。不立定額。自為一軍。處之北岸。則友能以有。之財。應無窮之需。總則噤人。飽則用命。其勢然也。朝廷命涉節制忠義人兵。涉受命。即遣傅翼論石珪楊德。等以逆順禍福。珪等乃謝罪。涉慮其人眾思亂。因餘處。

之役分石。陳孝忠。夏全。為兩屯。李全為五砦。及用。西義勇法。其手。合諸軍。汰者三萬有奇。程者不滿六。萬人。正軍尚屯七萬。使主勝客。朝廷歲省費。什三四。至是分江淮為三司。乃命涉管淮東。

蒙古鐵木真伐西域諸國。○金張林以山東諸郡附李全。來歸。詔以林為京東安撫使。

初蒙古克益都。不守而去。益都府卒張林與其黨復立。府歸金。以功為治中。兇險不逞。知府田琛在山東。徵求。過當。益都人心。林率其黨逐之。琛獲敗。乃還。林遂據。益都。山東諸郡皆附之。林欲歸附以自固而未決。會李全自齊州還。知林意。乃薄兵青州城下。遣人陳說。國家感德。林早附。林恐全誘已。猶未納。全挺身入城。惟數人從。林乃開門納之。相見甚驩。謂得所託。置酒結。為兄弟。全既得林。與領附表奉青。密登。萊。濟。淄。濰。齊。寧海。濟南。十二郡版籍來歸。表辭有二。舉七十。之全。齊。歸。三百年之舊主。詔授林武翼大夫京東安撫使兼。京東。總管。

冬十二月。趙方使扈再興許國。孟宗政帥師分道伐金。

方以金人屢敗。必將同時並攻。當先發以制之。乃遣兩。興等帥師六萬。分三道而進。戒之曰。毋深入。毋攻城。第。潰其保甲。燬其城。此若空其貲糧而已。

發明 宋氏南渡。奄踰四世。國步多艱。未遑遠畧。今女。真構兵安忍。塗炭生民。方且移戈南向。志吞江。表。宋能不畏其強。思所以自立。朝議稍稍振起。至是。趙方帥師分道伐金。雖未能一舉盪定。然亦足規其。意向之所在矣。揭而書之。所以尊中國存。正統。示人以克復之意。其垂訓也大矣。

廣義 趙方戒諸將之辭。可謂。得其機而握其要者歟。

李全襲泗州。不克而還。

時大雨雪。淮水合。全請于賈涉曰。毋恨泗州阻水。今如。平地。全請取東西城。自效。涉許之。全以長鎗三千人。從。夜半渡淮。潛向泗之東城。將踏濠水。城下掩金人。不。備。俄城上。荻炬數百。齊舉。遙謂全曰。賊李三。汝欲偷城。耶。天黑。故以火燭之。全知有備。乃引兵還。

金右丞相术虎高琪有罪。伏誅。

高琪自執政專固權寵擅作威福與平章政事高汝礪相倡和。高琪主機務汝礪掌利權。附已者用不附者斥。此言事忤意及負才力或與已韻頑者對金主陽稱其才使幹當于河北陰置之死地又以已為相不得兼樞密元帥以攬兵柄乃與汝礪力勸金主南侵置河北于意外凡精兵皆集河南苟且歲月不肯輒出一卒以應方面之急至是使如賽不殺其妻因歸罪于賽不而殺之以滅口事覺金主久知其姦遂下高琪于獄殺之。初金主將遷汴欲置虜軍于平州高琪難之及發中都金主戒家多厚撫虜軍而家多輒殺數人且勸金主取其元給器用故有斫荅之難而中都以亡金主嘗嘆曰壞天下者高琪家多二人也。

廣義

高琪之罪路人所知也。綱目書曰金右丞相木虎高琪有罪伏誅者以見金主於國步艱難之秋尤能奉行天討也。

蒙古攻高麗降之。

蒙古兵襲叛人于契丹經高麗之境高麗人洪大宜降且為鄉導共攻其國國王噉降自是交通使命往來不絕也。

庚辰

十三年。金典定。春正月。扈再興許國攻唐鄧州皆不克而還。

發明

恢復與兼并異兼并謂之貪兵恢復謂之義兵。宋失中原子孫有能恢復之計者皆當予之。故前書李全襲泗州不克而還此書扈再興許國攻唐鄧州不克而還皆無貶詞一以存中國之體二以伸義士之氣三以示不忘警耻之心其與春秋書乾時之戰雖敗亦榮者同意固非予其窮兵黷武也。君子詳觀綱目所書之旨思過半矣。其與晉書褚裒謝師伐趙不克而還同義。

○孟宗政敗金人于湖陽。○三月金符鼎致仕。○夏四月蒙古陷孟州。○金封經略使王福等九人為郡公分河北山東地以隸之。

初太原為蒙古所有河北州縣不能自立金主詔百官議所以為長久之計翰林承旨徒單高等十六人謂制兵有三曰戰和守今欲戰則兵力不足欲和則彼不肯唯守耳。河朔州郡既殘毀不可一槩守之宜取願就

遷徙者屯于河南陝西不願者許自推其長保聚險阻
宣徽使移刺光祖等謂當募上人威望服眾者假以方
面重權能復一道即授以本道總管能捍州郡即授以
長佐必能各保一方宰臣欲置公府金主意未決中丞
完顏伯嘉曰宋人以虛名致李全遂有山東苟能統眾
守土雖三公何惜金主曰他日事定公府無乃多乎伯
嘉曰若事定以三公就節鎮何不可金主從之乃封滄
州經畧使王福為滄海公以清觀滄州鹽山無棣樂陵
東光寧津吳橋將陵阜城脩縣隸之河間招撫使移刺
眾家奴為河間公以獻縣安深州河間肅寧安平武強
饒陽六家莊郎山寨隸之真定經畧使武仙為恒山公
以真定府沃冀威鎮寧平定州抱犢寨樂城南宮縣隸
之中都東路經畧使張甫為高陽公以雄霸莫州高陽
信安文安大成保定靜海寶坻武清安次縣隸之中都
西路經畧使靖安民為易水公以涿易安肅深州君氏
州季鹿三保河北江營山寨青白口朝天寨水谷龍谷
東安寨隸之遼州刺史行元帥府事郭文振為晉陽公
以河北東路皆隸之平陽招撫使胡天作為平陽公以
平陽晉安府隸之吉州隸之增義節度使完顏伯開為上
黨公以澤潞沁州隸之山東安撫副使燕寧為東莒公
以益都府路皆隸之九公皆兼官撫使總帥本路兵馬
署置官吏徵歛賦稅賞罰號令得以便宜行之徐已書

定所管州縣外如能收復鄰近州縣者亦
聽管屬同時九府財富兵強唯武仙耳

廣義 金主此舉最為有識不
猶愈於蒙古之所取邪

六月賈涉誘殺漣水忠義軍副都統季先其下推石珪為
帥以拒涉

李全自化湖陂之捷有輕諸將心以季先威望出已上
陰結賈涉所任吏莫凱使潛先欲反涉信之乃以計命
先赴樞密院議事於道殺之而遣統制陳選總先眾于
漣水先部曲裴淵宋德珍孫武正王義深張山張友六
人相選不納而潛迎石珪于野庵奉為統帥珪道楚城
涉不之覺遂入漣水選還涉馳之謀分珪軍為六請于
朝出修武京東路鈐轄印諸各六授淵等以分統先眾
淵等陽從命而實不奉涉教令涉恐甚詔以珪為漣水
忠義軍統轄

發明 季先初無過惡特因李全忌而譖之故誘而殺
季先之眾違涉教令而推石珪為帥以拒之
然則激變之禍涉實尸之故直書以著其罪

雷時金之
兵力固衰
以敵方張
之元則不
足以敵垂
敵之宋則
有餘兵法
有云知彼

知已宋人
向其昏憤
也先是遼
困於金宋
乘其弊已
為遼所敗
前車既覆
而不悔亦
深可觀哉

廣義 李全狼子野心。豈可以人理待之邪。彼其化湖
授之。則既愚於前矣。今又信其讒而殺季先。果何義
哉。夫事苟出於非義。則於人情為不順。宜乎其下之
拒命也。烏有為國大臣而誘人
以殺之耶。書曰：誘者，譏涉也。

秋七月。金使人如蒙古求和。

金使烏古論仲端如蒙古求和。呼蒙古主為兄。蒙古主不允。

八月。金嚴實據青崖峒。以魏博等郡來歸。李全遂會張林
襲東平。敗績。乃還。

金長清縣令嚴實為主將所疑。挈家壁于青崖峒。依益都張林以避之。會趙拱以朝命諭京東。過青崖。實因求內附。拱奉實款。至楚州。實涉以聞。實亦分兵四出。所至德懷。備開相。於是太行之東。皆授實節制。實乃舉魏博。李全亦請往。涉不能止。乃帥楚州及盱眙。忠義萬人以行。拱謂全曰：將軍提兵渡河。不用而歸。非示武也。今乘勝取東平可乎。全乃合張林軍得數萬。襲東平之城南。

金行省蒙古綱帥師固守。全與林夾汝水而居。詰旦。金監軍王庭玉以騎兵三百奄至。全欣然上馬。帥帳前所軍。幹不答。盛兵以出。旁有繡旗女將。馳滄突闕。全幾不免。會諸將赴救。援全以出。乃退保清。精銳喪失大半。全恐所携鎮江軍五百人懷憤。乃使拱先將之以歸。而自以餘眾道滄州。假歸利慰贍之。尋還楚州。

發明 金之臣來歸。何以不書叛。背夷向華。理之正也。況金臣有向義之心。又與夷狄種落不同。故其書法如此。君子貴華賤夷之旨深哉。

廣義 李全輕佻。非干城器也。彼嚴實以魏博等郡來歸。自歸耳。奚可輕舉妄動。而遂襲東平哉。其能脫虎吻者倖焉。

張林攻金滄州。王福以城降。○太子詢卒。

景獻曰

安丙遣兵會夏人伐金。

御批通鑑綱目卷之六

宋孝宗嘉定十三年

三

丙遣夏人書定議同舉約以夏兵野戰我師攻城遂命
利州統制王仕信帥師赴熙秦鞏鳳翔委丁煇節制且
傳檄招諭陝西
五路官吏軍民

發明 安丙遣兵伐金初非君命不亦專乎綱目善之
何以畧無貶詞是時宋遷江表中原淪於左社

在朝諸人宴安自肆曾不以讐虜為念獨丙志在恢復能以滅胡取蜀為已任是以前書丙討張福誅之
下書會夏人伐金是皆示其予之之意也明乎此則
知為臣者當以狗國為心為國者當以紹復為念而
好攻鬻務邀功者與此異矣

復海州以徐晞稷知州事○夏取金會州金遣使如夏議
和○金恒山公武仙以真定降蒙古木華黎以史天倪權
知河北西路兵馬事仙副之

木華黎至滿城使蒙古不花將輕騎三千出倒馬關適
武仙遣葛鐵鎗攻臺州蒙古不花與之遇葛鐵鎗戰敗
仙遂舉城降史天倪說木華黎曰今中原已粗定而大
兵所過猶縱鈔掠非王者弔民伐罪之意且王為天下

除暴豈可效他軍所為乎木華黎善之
即下令禁剽掠若所俘老幼軍中肅然

廣義 大抵人心天理實無夷夏之分中國失此則亡
所在何如耳嗚呼蒙古始事而有
可觀如此雖欲不元其可得乎

九月夏人圍金鞏州官軍會之不克而還

夏遣其樞密使寄子寧率眾二十萬圍鞏州且來趣兵
王仕信帥師發宕昌四川宣撫司統制賈俊李寔帥師
發下城安丙命諸將分道進兵沔州都統張威出天水
利州都統程信出長道興元都統陳立出大散關統制
田昌出子午谷金州都統陳昱出上津威下令所部諸
將毋得擅進兵於是諸將遲疑不進賈俊等克來遠鎮
敗金人于定遠城王仕信克鹽川鎮程信引兵會夏人
于鞏州攻城不克遂趨秦州夏人自定遠若退師信復
邀夏人共攻秦州不從遂自伏羌城引兵還諸將
皆罷兵信以宣撫司命斬仕信于西和州罷威官

發明 其曰官軍賊金為賊也不克而還議不果也既
小人方且下令毋得擅進為言人心得無解體乎
散書不克而還所以明其自止也豈不深可惜哉

蒙古遣使如金。

蒙古遣使如金。謂烏古論仲端曰。向欲汝主授我河朔地。彼此罷兵。汝主不從。今念汝遠來。河朔既為我。有。關西數城未下者。則割行我。令汝主為河南王。勿復違也。

冬十月。金以時青為濟州宣撫使。封滕陽公。

青與叔父全俱為紅襖賊。及楊安兒。劉二。祖敗。青承救。降。隸軍中為濟州義軍萬戶。後附李全來歸。處之龜山。有眾數萬。至是。金元帥紇石烈牙吾朮遣人招之。青以書乞假邳州以屯老幼。當襲取盱眙。盡定淮南。以贖罪。金主乃封青為滕陽公。本處兵馬總領元帥兼宣撫使。而未授以邳。

廣義

公。爵人臣之極者也。金於時青既知為賊。又公曰。爵國及惡德。醜虜曷足以知之。

十一月。蒙古木華黎入濟南。嚴實復以魏博等郡降蒙古。

木華黎既戰士卒。州郡悅附。遂以輕騎入濟南。嚴實挈所部三府六州。戶三十萬。詣軍門降。木華黎承制拜實

行尚書省事。實將李信乘實出。殺其家屬來降。實攻信殺之。復取青崖。廩。

金人襲蒙古木華黎于濟南。大敗。木華黎進圍東平。

時金兵二十萬屯黃陵岡。遣步卒二萬襲木華黎于濟南。木華黎迎戰。敗之。遂薄黃陵岡。金兵陣河南岸。木華黎令騎下馬。短兵接。金兵大敗。溺死者眾。木華黎遂進圍楚丘。由單州趨東平。圍之。

蒙古耶律楚材進庚午元曆。

楚材。遼東丹王突欲八世孫。金尚書右丞履之子。貞祐三年。為中都行省員外郎。中都陷。遂降于蒙古。蒙古主嘗訪遼宗室。召楚材。謂之曰。遼金世讐。吾為汝報之矣。楚材對曰。臣祖父以來。嘗北面事之。既為臣子。豈敢復懷二心。嘗君父邪。蒙古主重其言。命處左右。備訪問。楚材通術數之學。尤邃于太玄。特從征西域。以金大明曆不應。製庚午元曆上之。蒙古主每征伐。必令楚材預卜吉凶。亦自灼羊胛以符之。然後行。

廣義

楚材八世祖。遼之宗室也。後人不能復讐而降于金矣。則楚材乃金之臣也。又不忠于金。而降于蒙古。則是自祖及孫。舉懷二心。而忘君以事讐者也。何

無愧心。慚德而以懷二心之說告蒙古。蒙古曰：譬猶女之失身者，雖其色越南威，技成天巧，不足貴也。易曰：見金夫，不有躬。無攸利。其楚材之謂乎。

十二月，石珪叛，降蒙古。賈涉命李全併將其軍。

石珪以入漣水，非賈涉本意，心懷不安。而李全復請討珪於涉，涉遂以全所統衆列于楚州之南渡門，而移淮陰戰艦于淮岸，以示珪有備，因命一將招珪軍來者，增錢糧，不至者罷支給。衆心遂散。珪伎窮，乃殺裴淵而挾孫武正。宋德珍降于蒙古。木華黎以珪爲元帥，珪既去，漣水之衆未有所屬。李全求併將之，涉不能卻，遂以付之。

發明

前書推石珪爲帥，則珪猶爲宋之臣子，故不絕之也。今而降虜，直書曰叛者，所以著其背華即夷，正其不救之罪也。石珪中國之將，今以私憤之故，遂懷異圖，則其罪可勝誅乎。即綱目所書觀之，可見誅亂臣討逆賊而爲扶天理之至公也。嗚呼，微矣。

時青自金來附，以爲京東鈐轄。○蒙古木華黎以嚴實權

山東西路行省事

金兵固守東平不下。木華黎謂嚴實曰：東平糧盡，必棄城去。若然，汝卽入城安嶺之，勿苦郡縣以敗事也。乃留唆魯忽禿以蒙古兵屯守之，以實權行省，謂千戶撒兒塔曰：東平破，可命嚴實、石珪分城內南北以守之，遂北還。

金易水公靖安民，爲其下所殺。

安民出兵至礮山，取擔車寨。會蒙古兵圍安民所居山寨，守寨者以安民妻子及老弱出降。安民軍中聞之，駭亂，衆議欲降以保妻子。安民不從，遂遇害。

十四年金興定五年春正月，時青入泗州西城。二月，金人來救

青敗，乃還。○金會兵于蔡州，入寇。三月，陷黃蘄州，引還。扈

再興，李全追擊敗之。

初，金人寇蘄，知州李誠之百計禦之。會黃州失守，金人併兵攻蘄，城始陷。誠之并其妻子官屬皆死之。金兵退。

吧辛

再興邀擊于天長。敗之。及渡淮。北去。全又大敗之。

發明

自金再寇。遽陷蕪黃。知州李誠之闔門死節。向微再興。李全之追敗。則中國辱矣。故特書以著其功。

其功。

金東莒公燕寧與蒙古戰。敗死。○夏五月朔。日食。○蒙古取金東平。使嚴實。石珪守之。金以蒙古綱行省于邳州。王庭玉行元帥府于黃陵岡。

東平被圍久。糧道復絕。行省蒙古綱。監軍王庭玉。不能守。率眾南趨邳州。蒙古唆魯忽禿邀擊。斬首七千級。嚴實遂入城。建行省于府第。撒兒塔以木華黎命。中分其城。以嚴實撫安東平。以北恩博等州。石珪移治曹州。

書法

為將得人。敵人皆其役也。木華黎雖古良將。不是過焉。

六月。立沂王嗣子貴和為皇子。更名竑。

帝以國本未立。命選太祖十世孫年十五歲以上者。養育宮中。如高宗擇普安王故事。於是立貴和為皇子。以

貴誠為秉義郎。貴誠。初名與莒。燕懿王德昭之後。希瓚之子也。母全氏。家于紹興山陰縣。初慶元人余天錫為史彌遠府童子師。性謹厚。彌遠器重之。彌遠在相位久。以帝未有儲嗣。而沂靖惠王近屬。亦未有後。欲借沂王置後為名。陰釋宗室中可立者。以備皇子之選。會天錫告還鄉。秋試。彌遠密語之曰。今沂王無後。宗子賢厚者。幸具以來。天錫渡浙。舟抵越西門。會天大雨。過全保長家。避雨。保長知其為丞相客。具雞黍。甚肅。須臾有二子侍立。天錫異而問之。保長曰。此吾外孫。趙與莒與莒也。日者嘗言二兒後當極貴。天錫因憶彌遠言。及還臨安。以告之。彌遠命召二子來。保長大喜。驚出治衣冠。集姻黨送之。且詫其遇。及見。彌遠善相。大奇之。恐事洩。不便遠使復歸。保長大慙。逾年。彌遠忽謂天錫曰。二子可復來乎。天錫召之。保長辭謝不遣。彌遠乃使天錫密諭保長曰。二子長者最貴。宜還撫于其父家。遂載至臨安。及貴和立。為皇子。乃補與莒秉義郎。賜名貴誠。年十七矣。

發明

貴和乃太祖十世之孫。德昭之後。帝以國本未立。特命選之。此天下之至公也。直書皇子。定名分也。名分定之於此。然後後史彌遠不可挾私以廢之矣。此綱目予子之法。所以防其僭竊之階。人心天命於斯可見。君子之為世慮。豈不至深切哉。此綱目謹於微之意也。

秋八月任希夷罷以宣繪同知樞密院事俞應符簽書院事○京湖制置大使趙方卒

方病革曰未死一日當立一日紀綱及卒人皆思之方少從張栻學初知青陽縣告其守史彌遠曰催科不擾是催科中無字刑罰無差是刑罰中教化人以爲名言方守襄漢十年以戰爲守合官民兵爲一體通制總司爲一家許國之忠應變之畧隱然有樽俎折衝之風故金人擾邊淮蜀大困而京西一境獨全能用名人如陳瑒游九功輩皆拔爲大吏扈再興孟宗政皆自土豪推誠擢任致其死力卒爲名將故能藩屏一方使朝廷無北顧之憂

發明 趙方忠盡自守堅如鐵石守邊十年以身殉國抗疏主戰務雪仇耻此皆實德之可稱者觀其未死一日當立一日紀綱之言苟非心乎宋室者安能言之若是乎此固宋仁義之將而非他將之可及也卒而其官豈過予之哉

九月立宗室貴誠爲沂王後

貴誠疑重寡言紫脩好學每朝參待漏他人或笑語貴誠獨儼然出入殿庭矩度有常見者欲容彌遠益異之至是立爲沂王後

廣義 昔詩人詠周王嗣續綿長有曰瓜瓞綿綿蓋謂瓜之生也至於近根莖者反小及其蔓延而至子後則漸大焉今也宋之太祖德澤入人之深不幸而有太宗爲之弟其一念之不仁天已鑒于冥冥之中而不善其報矣今使沂王絕膺德昭有後雖然於問閭之間而重器漸有所托太祖血食漸有可親者豈非上天默祐太祖及人之德也哉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其宋之太祖太宗之謂歟

冬十月夏人復乞會帥伐金○蒙古木華黎侵夏夏人以兵附之遂取金葭州及綏德州十一月圍延安府

木華黎由東勝州涉河引兵而西夏主聞之懼遣塔海監府等宴木華黎於河南日遣塔哥其晉將兵五萬屬焉十月木華黎引兵東行入葭州金將王公佐遁木華黎以石天應權行臺守葭而自將兵攻綏德破馬克戎兩寨夏主遣使饋餽衆會之遣使問木華黎相見之儀木華黎曰汝主見我主即其禮也遣使曰未受主命不

御七... 宋... 嘉... 十四年

敢即拜。因引衆去。至是木華黎進攻延安。遣僕始贊馬而拜。金元帥合達與納合買住禦之。合達以兵三萬陳于城東。蒙古將蒙古不花先以騎士三千趨之。約半夜伏發。木華黎乃命軍士衝殺潛進。伏於城東兩谷間。明日。蒙古不花望見金兵。從乘旗鼓走。金兵追之。木華黎出伏乘其後。鼓聲震天。金兵大亂。木華黎追殺七千餘人。合達走入延安城。堅壁不出。木華黎以城池堅深。猝不可援。乃留軍圍之。而自將兵南攻鄜坊等州。四川宣撫使安丙卒。詔以崔與之爲四川制置使。盡護蜀軍。

丙在四川。以攻爲守。成功甚著。朝廷賴之。及卒。詔與之盡護四蜀之師。與之開募布公。拊循將士。人人悅服。軍政復立。

張林叛。降蒙古。木華黎以林行山東東路都元帥。李福自膠西逃歸。

李全既併將漣水忠義。益驍悍。輕朝廷。及遊金山。作佛事。以薦國殤。知鎮江府喬行簡方舟逆全。大合樂以享

之。全歸語其徒曰。江南佳麗無此。須與若等一到。始造艫。全使其兄福守之。爲窟宅計。時互市始通。北人尤重南貨。價增十倍。全誘商人至山陽。以舟浮其貨。而中分之。自淮轉海。達于膠西。福又其車輦之。而稅其半。乃聽六監。福恃弟有恩於林。欲分其半。林許福。恣取監。而不分。福怒曰。若背恩邪。待與都統提兵取君頭耳。林懼。其黨李馬兒說林歸蒙古。林遂以京東諸郡請降于蒙古。木華黎以林行山東東路益都。滄景。濱。棗等州都元帥府事。福狼狽走還楚州。林猶遺賈涉書。言非已叛。實由李福也。

發明 張林自金來歸。此背夷即華。理之正也。今無故而復降蒙古。則又背華即夷。下喬水而入于幽谷。何其反覆之若是乎。故直書叛以著其不赦之罪。蓋林之叛。皆李福兄弟相激而成。今張林作亂。不能捕獲。奉頭鼠竄。忠安在耶。逃者。匹夫之事。以將帥之尊。下效匹夫之行。書逃歸不明。深貶之也。福等既激林反。又從而逃之。又豈事君之道也哉。噫。此綱目之所以爲綱目。而非君子莫能脩之者矣。

廣義 自古爭利之臣。鮮有不敗。其國事者。賈涉得無罪乎。

十二月。鄭昭先罷。○閏月。遣使如蒙古。

通好也。蒙古尋遣使來報。

十五年。金元光。春正月朔。受恭膺天命寶于大慶殿。大赦。

初。鎮江都統翟朝宗得璽於金師。獻于朝。既而趙拱又得玉印。文與璽同而加大。朝廷喜。受之。行慶賀禮。大赦。賈涉遺書彌遠。謂天意隱而難知。人事切而易見。當思今日人事。尚未有可答天意。彌遠不釋。

發明

書曰。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言天子當以勤儉率

諸侯。不可以逸欲導之也。今寧宗以得一璽一印。而受賀大赦。不亦愧乎。時天下瓜分。土宇龜拆。惟宋立國江左。少延中國之正統。值斯之際。明賞罰。聚人才。儲糗糧。飭邊備。尚恐弗及。而乃區區得一璽一印。御殿受賀。肆赦天下。而行此驕奢之事耶。噫。彌遠專國。阿順苟容。當時諸臣。問敢可。否。惟賈涉遺書之詞。深切時政。彌遠不聽。詎不惜哉。直書于冊。不再取。而其義自見。

二月。李全復泗州。○金人復入寇。夏五月。淮兵襲敗之。

金主以朝廷絕歲幣。國用以困。乃命元帥左監軍訛可。行元帥府事。節制三路軍馬。同簽書樞密院事。時全副之。由賴壽進渡淮。敗官軍于高塘市。攻固始縣。破廬州。將焦思忠兵。既而獲生口。言金之姪青。受宋詔與全兵相拒。全匿其事。五月。訛可引衆還。距淮二十里。諸軍將渡。全矯稱密詔。諸軍且留。收淮南麥。遂下令。人獲三石。以給軍。衆惑之。留三日。訛可謂全曰。今淮水淺狹。可以遠濟。若值暴漲。宋乘其後。將不得完歸矣。全力拒之。是夕大雨。明日淮水暴漲。乃為橋渡軍。官軍襲之。全兵大敗。橋壞。全以輕舟先濟。士卒皆覆沒。金之兵財。由是大竭。金主詔數全罪而誅之。

進封子竑為濟國公。以貴誠為邵州防禦使。

竑好鼓琴。史彌遠買美人善鼓琴者。納諸竑。而厚撫其家。使彌遠動息。美人知書慧黠。竑嬖之。時楊皇后專國。政彌遠用事。人宰執侍從。臺諫藩闕。皆所引薦。莫敢誰何。權勢熏灼。竑心不能平。嘗書楊后及彌遠之事于几上。曰。彌遠當決配八千里。又嘗指宮壁與地圖。瓊厓曰。吾他日得志。置史彌遠於此。又嘗呼彌遠為新恩。以他日非新州。則恩州也。彌遠聞之。大懼。思以處竑。而竑不知。真德秀時兼宮教。諫竑曰。皇太子若能孝於慈母。而

敬大臣。則天命歸之矣。否則深可慮也。並不聽。一日彌遠為其父浩。飯僧淨慈寺。與國子學錄鄭清之。登慧日閣。屏人語曰。皇子不堪負荷。聞後沂邸者甚賢。今欲擇講官。若其善訓導之事。成彌遠之坐。即君生也。然言出於彌遠之口。入于君之耳。若一語泄。吾與君皆族矣。清之曰。不敢。乃以清之兼魏惠憲王府學教授。清之日教貴誠。為文。又購高宗御書。俾習焉。清之謂彌遠。即示以貴誠。詩文翰墨。譽之不容口。彌遠嘗問清之曰。吾聞皇姪之賢。已熟。大要竟如何。清之曰。其人之賢。更僕不能數。然一言以斷之曰。不此。彌遠頷之再三。策立之意益堅。乃日媒孽。竝之失言于帝。與

廣義

竝以權臣當國。不能慎重。而輕佻如此。則他日之先兆也。繫辭曰。君不密則失臣。其竝之謂乎。

知濟南府种贇討張林。林敗走。李全入青州據之。

發明

奉詞伐罪。日討張林。叛降蒙古。人神共憤。然朝廷無討伐之師。遠近無倡義之將。則亂臣賊子終無所懲乎。种贇仗義興師。奉詞伐罪。則斯舉誠為義戰矣。故書討以予之。李全不能合兵討賊。而乃乘

間據城。其罪滋甚。蓋入者。逆而不順之詞。據者。得非其有之謂。曰入。曰據。深取之也。綱目是非之權衡。此類是矣。

○六月。俞應符卒。○秋。七月。金平陽公胡天作降蒙古。

時木華黎徇青龍堡。天作遂降。

八月。長星見西方。

蒙古耶律楚材謂其主曰。女真將易主矣。

發明

歷觀自春秋以至綱目。二千餘年以來。其所書災異。未有無其應者。可見天道之與人。心不可忽也。當嘉定壬子之歲。而長星見于西方。是時江表粗安。虜寇甫息。而長星之出。不亦誣乎。蓋明年而金主卒。再踰年而帝崩。史彌遠行廢立之事。此非世之大變耶。故謹而志之。可見天變之來。有徐有速。但為徐速之不同。未有有其變而無其應者。在乎人君脩不喪邦者哉。噫。其譴訓也切矣。

九月。大名忠義彭義斌復京東州。縣嚴實將屍海以青崖
峒降。○以宣繪參知政事。程卓同知樞密院事。薛極簽書
院事。○冬。十月。蒙古木華黎取金河中。以石天應權河東
關陝行臺。

木華黎所過州縣皆下。時金子牛心寨僑治吉州事。木
華黎自隰州攻之。知州楊貞令妻孥先墜崖。已從之。皆
死。木華黎入寨。留兵守之。且使蒙古不花引遊騎出秦
隴。以爲聲援。及視山川夷險。而自將兵下孟州。晉陽。霍
邑等寨。召石天應謂之曰。河中爲河東要郡。擇守非君
不可。乃以天應權行臺。平陽。太原。吉陽等帥。並受節制。
木華黎遂趨長安。使元胡乃太不
花屯守之。遣安赤將兵斷潼關。

金王庭玉取曹州。殺蒙古石珪。○十一月。蒙古木華黎取
金同州。節度使完顏訛可死之。

發明

死節必書。嘉全義也。蓋死節。人臣之當然。何以
書。勸善也。能知綱目所書之意。然後可與論褒

善敗惡之
權衡矣。

○十二月。以李全爲保寧節度使。京東河北鎮撫副使。

初全有戰功。史彌遠欲加全官。賈涉止之。及加節鉞。涉
嘆曰。朝廷但知官爵可以得其心。寧知驕則將至於不
可勸
邪。

蒙古鐵木真入西域。屠蔑里城。滅回回國。大掠忻都而還。

先是蒙古主遣子木赤。合台。窩闊台。拖雷。分攻幹脫
羅兒。玉龍傑。赤等城。而自將攻迭里密。及班勒訖城。皆
克之。遂圍塔里寒寨。拔之。進薄回回國。其王委國而去。
逃匿海峽。不旬日。度死。蒙古主遂進次于忻都。國鐵門
關。侍衛見一獸。鹿形。馬尾。綠色。而獨角。能爲人言。謂之
曰。汝若早回。蒙古主怪之。以問耶律楚材。對曰。此獸
名角端。解四夷語。是惡殺之象。今大軍征西。已四年。蓋
上天惡殺。遣之告陛下。願承天心。宥此數國人命。寔無
疆之福。蒙古遂
大掠忻都而還。

發明

君子所最謹者。華戎之辨。若夫曰戎曰狄曰赤
狄曰白狄之類。春秋初未嘗進之也。蒙古鐵木真

前已書稱帝矣。然於其國則止書蒙古。於其名則止書鐵木真。至其號也。書姓。書名。書死。純以夷狄處之。此綱目之所以為綱目。非君子莫能脩之。蓋入者。逆而不順之詞。屠者。殘暴不仁之詞。滅者。已甚之詞。掠者。賊之之詞。此皆所以貶而外之。學者能深究其書法之旨。始可與言綱目矣。下書木華黎死于解州。其義傲此。

廣義 分注載角端之獸。考之經典。質之子史。雖無其實。然則楚材以是而諫蒙古者。亦可謂因事納忠也。

癸未

十六年。金元光二年。春正月。金元帥都監侯小叔取河中。殺蒙古石天應。

木華黎攻鳳翔府。晝夜苦戰。四十餘日不下。將由河中北還。金元帥右都監侯小叔襲河中。破之。殺石天應。焚浮橋而退。木華黎以天應子幹可代領其衆。初。金主命元帥都監阿魯帶守河中。阿魯帶懼怯不能軍。錫民膏血。為浚築之計。及絳州破。阿魯帶益懼。馳奏河中孤城不可守。有旨親視。果不可守。則棄之。無至資敵。阿魯帶

遂棄河中。燒民房官舍。一二日而盡。尋有言河中重鎮。國家基本所在。設為敵人所據。則大河之險。我不得專恃矣。金主命有司復脩葺之。終不能成。故隨守隨墮。

發明 河中。金之故地。侯小叔得之。何不書復。蓋金之先世。藉憑陵之威。竊中國之地。故雖已失。而用兵力以復之。特書曰取。不于其有中原也。此綱目內夏外夷之深意。而非常史之可比矣。

三月。蒙古木華黎死于解州。

木華黎自河中帥還。至解州聞喜縣。疾篤。謂弟帶孫曰。我為國家助成大業。于戊午四十年。無復遺恨。所恨者。汴京未下耳。汝等勉之。言訖而卒。年五十四。木華黎雄勇善謀。與博爾朮。博兒忽。亦老溫。俱以忠勇事其主。號為撥里班。曲律。猶華言四傑也。蒙古主軍嘗失利。會天大雪。失牙帳所在。臥草澤中。木華黎與博爾朮。張翥蔽之。自暮達曉。竟不移足。博爾朮從征伐。立功甚多。極見親遇。位終右萬戶。博兒忽身更百戰。竟死于陳。位終第一千戶。赤老溫功業與三人者等。四人之子孫。皆領宿衛。號四怯薛。出官則為輔相焉。

夏五月。蒙古初置達魯花赤。監治郡縣。

蒙古主避暑于八魯灣川。分兵攻諸部落之近者。悉下之。至可溫寨。與諸將會。以西域漸定。置達魯花赤於各城。監治之。達魯花赤。猶華言掌印官也。

六月。程卓卒。○淮東制置使賈涉卒。

涉以李全驕暴難制。力求還朝。在道卒。初涉欲制忠義兵。乃以翟朝宗統鎮江副司八千人。屯楚州城中。又分帳前忠義萬人。命趙邦永。高友統五千屯城西。王暉于潭。統五千屯淮陰。李全輕鎮江兵而忌帳前忠義。乃數稱高友等勇。遇出軍。必請以自隨。涉不許。全每宴麾下。併召涉帳前將校。於是帳前亦願隸全。然未能合也。及涉卒。丘壽邁攝帥事。全請曰。忠義烏合。尺籍鹵莽。莫若別置新籍。一納諸朝。一申制閫。一留全所。庶功過有攷。請給無弊。壽邁從之。全乃合帳前忠義與已軍。盡籍之。而併統其軍。壽邁不悟。

秋八月。金將納合六哥殺蒙古綱。謀以邳州來附。金人殺之。

蒙古綱御下嚴。邳州從宜經畧使納合六哥率眾殺之。據州反。與蒙古將李二措。致書海州。言欲來附。李全麾

下周昂得之以報全。全喜。遣王喜兒以兵二千應接。而巳繼之。二措納喜兒而囚之。全欲攻邳。四面阻水。二措積勁弩備之。全不得進。合兵索戰而敗。欲還楚州。會海隸有亂。乃引兵趨青州。金行院總帥牙吾答討殺六哥。復其城。

發明

六哥殺主帥。背本國。乃金之亂賊也。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分注尚以討殺為文。綱目變文。

書殺若無罪焉者何耶。六哥出自幽谷。遷于喬木。背夷即華。禮之正也。故書曰殺。不予其討有罪也。綱目

內夏外夷之意。其嚴如此。

九月朔。日食。○冬十二月。以許國為淮東制置使。

初淮西都統許國奉祠家居。欲領賈涉而代之。數言李全必反。涉卒。會召國入對。國疏全姦謀益深。反狀已著。非有豪傑。不能消弭。蓋自鬻也。遂易國文。暫為淮東安撫制置使。兼知楚州。命下。聞者驚愕。淮東參幕徐璠。璠雅。國疏以寄全。全不樂。

全主向卒。子守緒立。

金主疾革時已暮夜近臣皆出惟前朝資朔夫人鄭氏以年老侍側金主知其可託謂之曰速召太子主後事高絕而州夫人視之是夕后妃問安寢閣麗貴妃陰狡機慧常以其子英王守純年長不得立懷怨鄭氏恐其為變即給之曰上方更衣后妃可少休他室伺其入遂鑰之急召大臣傳遺詔立皇太子守緒始啓戶出后妃發其太子方入宮英王已先至太子知之分遣樞密院官及東宮親衛軍官移刺蒲阿集軍三萬餘于東華門街部器既定命護衛四人監守純于近侍局乃即位于柩前

蒙古攻夏夏主遵頊傳國于其子德旺。

遵頊自號上皇德旺改元乾定未幾遵頊卒德旺號之曰神宗。

蒙古速不臺擊欽察滅之。

大掠西番邊鄙而還。

發明

是乃天地之大變人神之共憤者也蓋滅人之國而絕其世罪莫重矣此書滅者不再敗而其惡自見。

甲申

十七年。金哀宗守緒春三月召崔與之為禮部尚書以鄭

損為四川制置使與之辭不拜。

與之治蜀將士輯睦府藏充實至是以疾歸廣州蜀人肖其像祠焉。

金使人來請和。

金主遣尚書令史李唐英至滁州通好既而復遣樞密判官移刺蒲阿率兵至光州誘諭軍民更不南侵。

秋閏八月帝崩史彌遠矯詔立沂王子貴誠更名昀尊皇后為皇太后同聽政封皇子竑為濟王出居湖州。

八月丙戌帝不豫史彌遠遣鄭清之往沂王府告貴誠以將立之意貴誠然不應清之曰丞相以清之從游久故使布腹心今不答一語則清之將何以答丞相貴誠始拱手徐言曰紹興老母在清之以告彌遠益相與嘆其不此壬辰帝疾篤彌遠矯詔以貴誠為皇子改賜名昀按武泰軍節度使封成國公閏月丁酉帝崩彌遠遣所立豈敢擅變谷等一夜七往返后終不許谷等乃拜

宋史卷一百一十七

宋史卷一百一十七

庚

泣曰。內外軍民。皆已歸心。苟不立之。禍變必生。則楊氏無噍類矣。后默然良久曰。其人安在。彌遠即於禁中遣快行。命之曰。今所宜是。彌遠曰。時聞帝崩。跋足以需。卷皇子。苟誤。則汝皆處斬。皇子跋時。聞帝崩。跋足以需。宜召。久而不至。乃歸。目睛皆閉。見快行過其府而不入。疑焉。已而擁一人徑過。天墮不知為誰。甚惑之。均入宮。見后。后指其背曰。汝今為吾子矣。彌遠引均至。前。舉哀畢。然後召跋。跋聞命即赴。至則每過宮門。禁衛拒其。從者。彌遠亦引跋至。前。舉哀畢。引出帳。殿帥夏震守之。遂召百官立班。聽遺制。則引跋至。舊班。跋愕然曰。今日之事。我豈當仍在此。班震給之曰。未宣制前。當在此。宣制後。乃即位。跋以為然。已而遙見殿上燭影中。有人。在御座。則均已即位矣。宣制畢。閣門宣贊呼百官拜賀。跋不肯拜。震捽其首下拜。遂稱遺制。以跋為開府儀同三司。封濟陽郡王。判寧國府。尊揚皇后曰。皇太后。垂簾。同聽政。詔遵孝宗故事。宮中自服三年喪。尋進封跋為。濟王。出居湖州。史臣曰。寧宗恭儉守文。初年以舊學。輔導之功。召用宿儒。引拔善類。其政可觀。中更韓侂胄。內蓄群姦。指正為僞。外挑強鄰。流毒淮甸。函首求成。國體虧矣。及史彌遠擅權。幸帝老荒。竊弄成福。至於皇儲國統。亦得乘機伺間。遂其廢立之私。他可知也。

發明

矯詔何罪無君也。易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司賊子。其發也。有端。其積也。有漸。而其成也。植根固而流波漫矣。上自共驩。下暨斯高。其禍敗同一轍也。跋眇雖皆彌遠所選。然自十四年書立跋為皇子。十五年進封跋為濟國王。則名分定之於前久矣。既而因聞流言。彌遠憂懼。而廢立之意益固。特因寧宗未崩。姑且隱忍。寧宗已崩。厥志斯遂。彌遠何人。而行廢立之事乎。故書立沂王。子貴誠。書封皇子。跋為濟王。所以正名定分。以明其當立不當立之義也。綱目原於人心。而定罪。君子順於天理。而用刑。豈以彌遠關白太后。而乃未減其罪哉。而史止書立沂王。子貴誠。封跋為濟王。而彌遠之惡。得以少掩。此君子所以懼。而綱目所由作也。今而正色書之。畧不少恕。而必歸獄於彌遠。然後人心正。而名分明。亂臣賊子。始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焉。

廣義 抑觀彌遠陰擇宗室中可立者之時。即有希冀。權寵之心。况得副意之賢。其志固矣。然跋又以輕佻促之。豈非益堅彌遠廢立之志邪。雖然。此亦上天陰祐理宗。否則將以賢理宗者。而賢跋矣。彌遠何能為。故曰。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豈人力之所能哉。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之七十七 宋寧宗嘉泰七年

九月詔傅伯成爲顯謨閣學士。楊簡爲寶謨閣學士。辭不至。

史彌遠欲收衆望。勸帝褒表老儒。遂詔傅伯成。楊簡及柴中行俱奉朝請。伯成簡辭不至。

以真德秀直學士院。魏了翁爲起居郎。

初以德秀及禮部侍郎程瑛。吏部侍郎朱著。並兼侍讀。工部侍郎葛洪。起居郎喬行簡。宗正少卿陳貴顯。軍器監王暨。並兼侍講。尋又以德秀直學士院。召魏了翁爲起居郎。德秀之爲起居舍人兼宮講也。言事不辯權。且倦倦於復讐。知史彌遠欲以爵祿縻天下士。慨然謂劉焄曰。吾徒須急引去。使廟堂知世有不肯爲從官者。遂力請外。至是自知潭州召還。人對勸帝容受直言。召用賢臣。則結人心爲本。帝開納之。了翁當開禧初。以武學博士。召試學士院對策。諫開邊事。御史徐相劾了翁狂妄。了翁亦以親老。出知嘉定府。尋築室白鶴山下。以所聞於輔廣。李燾者。開門授徒。士爭負笈從之。由是蜀人盡知義理之學。及爲潼川轉運判官。上疏乞與朋教。願張載。程顥。程頤。錫爵定諡。示學者趨向。朝廷從之。

廣義

抑考德秀嘗爲宮教。以諫皇子。並曰。皇子若能也。故不聽。德秀因力請外而去。嗚呼。何其先見之明。若是耶。至理宗卽位之初。爲侍讀。爲直學士院。爲煥章閣待制。任職不辭。可謂能擇其君者矣。易。蠱之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志。蹇之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觀其去濟王也。合乎蠱之上九。就理宗也。合乎蹇之六二。一去一就。惟其時而已。非西山其孰能之哉。

追封希彊爲榮王。以其子與芮襲封奉祀。

帝追封所生父希彊爲榮王。生母全氏爲國夫人。而以弟與芮嗣之。

冬十月。夏及金平。

夏人與金通好。不交兵者八十年。至貞祐初。以小故生釁。構難十年。一勝一負。遂至精銳俱盡。兩國皆弊。至是夏遣其吏部尚書李仲諤。脩好於金。稱弟而不臣。各用本國年號。金遣禮部尚書與敦良弼報之。

十一月。以葛洪同簽書樞密院事。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卷十八

吏部尚書加二級臣宋犖謹奉

敕校刊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卷十九

起乙酉。宋理宗寶慶元年。凡九年。

理宗皇帝寶慶元年。春正月。湖州潘壬起兵謀立

濟王竑。竑討平之。史彌遠矯詔殺竑。追貶為巴陵郡公。

湖州人潘壬與其從兄潘弟丙以史彌遠廢立不平。乃遣丙密告謀立濟王意於李全。全欲坐致成敗。陽與之期。日遣兵應接。而實無意也。壬等信之。遂部分其眾以待。及期。全兵不至。壬等懼事泄。乃以其黨雜販鹽盜干餘人。結東如全軍狀。揚言自山東來。夜入州城。求濟王。王聞變。匿水竈中。壬等得之。擁至州治。以黃袍加王身。王號位不從。壬等強之。王不得已。乃與約曰。汝能勿傷太后官家乎。眾許諾。遂發軍資庫金帛會于偏軍。知州謝周鼎率官屬入賀。壬子偽為李全榜揭於門。數史彌遠廢立罪。且曰。今領精兵二十萬。水陸並進。人皆聳動。此明龍之則。皆太湖漁人及巡尉兵卒耳。王知事不成。乃遣王元春告于朝。而帥州兵討壬。壬變姓名走楚州。甫丙皆死。元春至行在。史彌遠懼甚。急召殿司將彭王帥師赴之。至則事平矣。壬至楚。將渡淮。為小校明亮所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卷十九

宋理宗寶慶元年

一

獲送臨安斬之。彌遠忌茲。詐言茲有疾。令余天錫召醫入湖州視之。天錫至。論旨。逼茲。蓋于州治。以疾。遂聞。等詔。追貶為巴陵郡公。又降為縣公。改湖州為安吉州。起居。郎魏了翁。全部員外郎。洪谷。夔。相繼言。茲之冤。及禮部侍郎直學士院真德秀入對。因曰。陛下初膺大寶。不幸處人倫之變。有所未盡。旋聞四方。所損非淺。嘗川之變。非濟耶。本志前。有避匿之迹。後聞捕討之謀。情狀本未灼然。可考。願詔有司。討論雍熙。追封秦耶。舍罪。郎。故。事。對。酌。行。之。雖。濟。王。未。有。子。息。與。滅。繼。絕。在。陛。下。耳。帝曰。朝廷待濟王亦至矣。德秀曰。若謂此專處置。蓋善臣。未。敢。以。為。然。觀。舜。所。以。處。象。則。陛。下。不。及。舜。明。甚。人主。在。當。以。二。帝。三。王。為。師。帝曰。一時倉卒耳。德秀曰。此已往之咎。願陛下進德脩學。以掩前失。胡一桂曰。宋一代家法最正。諸后最賢。傳授最明。自理宗之立。濟王之死。而後。所謂家法之正。后德之賢。傳授之明。遂掃地矣。然理宗之立。實出楊后彌遠之計。非若隋之楊廣。必欲廢兄而奪其位也。故猶相傳五十

年而後亡。噫。天之為德。其明矣乎。
發明 凡書起兵。予倡義也。潘壬不過湖州之民耳。無廢之。則不當立而立之。則潘壬之起兵。為有名。而又非犯順者比也。然既為倡義。曷以討書。所以明茲之

不叛。而以正討賊焉耳。然茲既非叛。曷為殺之。此蓋彌遠讒忌之心。勝乘此間隙。遂謀殺之。考之分註。茲之死。為余天錫逼之自縊。且以疾。罷為言。綱曰。變文。有書史。彌遠矯詔殺茲。則其專輒無君之罪。不容辭矣。然則親莫親於兄弟。理宗不能效叔齊之遜國。而乃效唐太宗之殺兄。偏信權姦。殊無可否。則於天倫之愛。詎不為之大虧哉。雖欲曲為辨說。陽為掩之。然且不可得矣。觀綱目之所書。則其逆順之理。明權衡之義。審焉。

廣義 茲親王也。彌遠豈宜殺之。特以新恩之憾。故耳。大書曰。史彌遠矯詔殺茲者。著彌遠專橫之惡也。蓋然理宗豈可逃其責哉。觀其答德秀之言。則知其彌遠遠謀者。瞭然矣。况潘子之事。濟王親帥州兵討平之。則茲也。豈止無罪而已哉。合觀其功。而友愛之益篤。可也。嗚呼。理宗體元正始之日。而大本已失。知此。又唐太宗之不若也。然胡氏有曰。宋之傳授最明。而特壞自理宗。亦非遡流而源之論。以臣觀之。壞自杜后。太祖太宗也。豈特理宗哉。其未流之弊。則理宗特甚焉。考者耳。創業之君。不慎于始。可乎。

蒙古武仙殺史天倪。天倪弟天澤討仙。仙走西山。天澤復

入真定

武仙開彭義斌復山東州縣乃叛蒙古殺都元帥史天
倪天倪弟天澤時護母歸燕府僚王守道追天澤于道
告之故且曰變起倉卒部曲散在近郊若能速施當不
招自至天澤曰不共國之讐死亦當往况不死邪遂傾
黃裝易鎧仗南還行次滿城得士馬甚眾遣監軍李伯
福詣國王李魯言狀且乞濟師李魯即命天澤副兄柯
比西路都元帥遣笑乃台率銳卒三千援之合勢進攻
仙驍將為鐵鎗者擁眾來拒天澤迎擊之乘勝至中山
累無極拔趙州仙敗奔
西山天澤遂復真定

發明 父母之讐不共戴天兄弟之讐不與同國今天
然有動於中乎既而率兵報伐仙乃敗走其志亦可
尚也故特書討以予之綱目急於復讐之義切哉

李全作亂焚楚州許國走死以徐晞稷為制置使撫

許國至鎮李全妻楊氏郊迎國辭不見楊氏慙而歸國
既視事痛抑北軍有與南軍競者無曲直偏坐之獨貴

十頃八九全自青州致書于國國誘于眾曰全仰我養
育我界示威即奔走不暇矣全故留青州國不能致乃
數致厚餽邀全還劉慶福亦使人謁國意向國左右語
覘者曰制置無害汝等意慶福以報全全集將校曰我
不矣制置則曲在我今不計生死必往遂還楚州上謁
賓贊戒全曰節使當庭參制使必免禮及庭趨國端坐
納全拜不為止全退怒曰全歸本朝拜人多矣但恨汝
非文臣本與我等汝向以淮西都統謁制使亦免汝
拜汝有何勲業一日位我上便不相假借耶全赤心報
朝廷不反也國繼設盛會宴全遣勞加厚全終不樂慶
福謂國之幕客章夢先夢先令國幕親帶慶福亦怒既
而全欲往青州恐國不肯自計曰彼所爭者拜耳拜而
得志吾何愛焉更折節為禮因會集問出劄白事國見
其細故判從之全即席再拜謝自是動息必請得請必
拜國大喜語家人曰吾折伏此虜矣全往青州國集兩
淮馬步軍十三萬大閱楚城外以挫北人之心楊氏及
軍校留者懼其謀已內自為備後全遣慶福還楚為亂
適湖州潘壬事敗全黨益不安或教楊氏首一妄男子
指謂人曰此宗室也且語僚佐曰會令汝為朝士潛約
盱眙四軍為應盱眙四將不從於是慶福謀中輟止欲
快意於國計議官苟夢玉知之以告國國曰但使反反
即殺我我豈文儒不知兵者邪夢玉懼及求撥往盱

宋理宗寶慶元年

胎復告慶福曰。制使欲圖汝。兩為自結之計。及是國晨起視事。忽露刃充廷。客駭走。國厲聲曰。不得無禮。矢已及頸。流血蔽面而走。亂兵悉害其家。大縱火焚官寺。兩司積蓄。盡為賊有。親兵數十人。翼國登城樓。縱賊走。伏道堂中宿焉。賊擁通判姚翀入城。僞兩軍使歸營。是日慶福首殺慶先。以報其辱。明日國縊于途。事聞。史彌遠懼激他變。欲事含忍。以徐晞稷嘗倅楚守海。得全歡心。乃授晞稷制使。令屈意撫全。全聞國死。自青州還楚。伴責慶福不能彈壓。致忠義之闕。斬數人。上表待罪。朝廷不問。知楊州趙范得制置使印于遺卒中。以授晞稷。晞稷畏至楚。全及門下馬拜庭下。晞稷降等止之。賊眾乃悅。晞稷至以恩府稱全。恩堂稱楊氏。而手足倒置矣。

發明

作亂者背逆之詞。走死者匪絕之詞。李全作亂於遠反也。走者匪夫輕身之事。國既遇變。亦當撥召諸路共謀討賊。可也。夫何露刃充庭。脫身而走。以制置之使。而效匹夫輕身之事。不亦愧乎。由是禍未可彌。身且不保。嗚呼。國以自經于途之心。移以討賊。則亦光明俊偉。不失為忠義之鬼也。譬猶自經于溝瀆。人豈得而知之哉。故直書走死。以深貶之。

賣義

李全藏姦蓄穢之徒也。許國豈可肆其輕侮之心哉。國之敗也。其自取夫。嗚呼。許國以開外大臣。李全殺之。而朝廷不問。則其時政之失。可見矣。

三月。葬永茂陵。○夏四月。太后以疾罷聽政。○五月。李全

襲彭義斌于恩州。義斌敗之。

許國既死。李全牒彭義斌于山東曰。許國謀反。已伏誅矣。爾軍並聽我節制。義斌大罵曰。逆賊背國厚恩。擅殺制使。我必報此讐。乃斬齋驛人。南向告天誓眾。見者憤激。五月。全自青州攻東平不克。乃攻恩州。義斌出兵與戰。全敗走。獲其馬二千。劉慶福引兵救全。又敗。全退保山峒。補山陽忠義以北。楊氏及劉全皆欲親赴難。會全遣人求徐晞稷書與義斌。連和。乃止。義斌致書沿江制置使趙善湘曰。不誅逆全。恢復不成。但能遣兵拒淮。進據漣海以禦之。斷其南路。此賊必擒。賊平之後。收復一京三府。然後義斌戰河北。財貽諸將。襄陽騎士。戰河南。州州可復也。盱眙四總管。亦各遣使致書乞助。討賊。知安靖之福。范復以爲言。史彌遠令論范無出位專兵。各享力論之。彌遠不聽。

六月。加史彌遠太師。封魏國公。

彌遠辭太師許之。

彭義斌圍東平。嚴實請和。秋七月。義斌狗真定。實以蒙古兵來襲。義斌死之。京東州縣盡陷。

義斌既克山東。復納李全降兵。兵勢大振。遂圍東平。嚴實潛約蒙古將李里海合兵攻之。兵久不至。城中食盡。乃與義斌連和。義斌亦欲藉實取河朔。而後圖之。遂以兄禮事實時實衆尚數千。義斌不之奪。而留所掠實青崖之家屬不遣。七月。義斌下真定。道西山。其李里海等軍相望。義斌分實以帳下兵。陽助而陰伺之。實知勢迫。即赴李里海軍與之合。遂及義斌。賊于內黃之五馬山。義斌兵潰。史天澤以銳卒畧其後。遂擒義斌。說之降。義斌厲聲曰。我大宋臣。義豈爲他臣。屬邪。遂死之。於是京東州縣復爲實有。實所統有全魏十分之二。魯之九。凡五十四城。後又割大名彰德外屬。而益以德充濟。單州。時所存殘毀。獨實所統治安。四方之民爭赴之。

東隨陷。則義斌保障之功。豈不益可見哉。綱目特書死之。所以予全節爾。噫。君子之爲世勸亦多矣。

竄大理評事胡夢昱于象州。

夢昱上書言濟王不當廢。引晉太子申生。漢戾太子。及秦王廷美之事爲證。言甚切直。史彌遠諷御史李知孝劾之。除名。羈管而卒。

贈張九成官爵。錄程頤後。

帝以九成正色立朝。有中興明道之功。贈太師。追封崇國公。九成研思經學。多所訓解。然早與學佛者游。故議論多偏。尋又詔求程頤後。得四世孫源。以爲籍田令。

以梁成大爲監察御史。罷直學士院真德秀。金部員外郎

洪咨夔。

時論濟王事者衆。史彌遠患之。成大以知縣秩滿待選。誦事彌遠家。幹者萬斯。斯一日言真德秀當逐。成大曰。某若入臺。必能辦此事。斯爲達其語。遂擢御史。成大因與莫澤。李知孝。共爲彌遠鷹犬。凡忤彌遠意者。二人必

宋理宗實錄卷九

五

五

相繼擊之。於是給事中王堅等。駁德秀所主濟王贈典。吳澤等繼劾之。遂命提舉下降宮。各獲亦言濟王冤。成

人等復交劾之。鑄二秩。由是名人賢士。排斥殆盡。

日成大知孝與澤為三凶。且謂成大為成犬。

發明 理宗知張九成程頤之賢。而贈官錄後。則賢中

其善惡焉。彼如胡夢昱論濟王之冤。果私於濟王者

乎。抑忠於朝廷者乎。見許彌遠。遂竄象州。則是非不

能決矣。梁成大謂事彌遠而得諫職。德秀各獲相繼

毀逐。則賢否不能明矣。是非不能決。賢否不能明。天

下之能治者鮮矣。雖然。蓋由理宗無解上六之才。不

能射隼于高牆之上耳。小人不去。則君子不能立。君

子不能立。則天下又安望其

善治哉。謹書于冊。其義自見。

廣義 彌遠所為。其即秦檜侂冑之故智耳。嗚呼。宋室

權姦。一消一長。而卒不能成中興之美者。其大

歟。

冬十月。蒙古鐵木真伐夏。取甘肅州西涼府。十一月。取靈

州。進次鹽州川。

以西夏納仇人亦闐明

翔昆。及不入質子也。

以薛極參知政事。葛洪簽書樞密院事。○以李知孝為右

正言。

知孝附史彌遠。而忌真德秀。魏了翁之鯁直。乃上疏曰。

士大夫汲汲好名。正救之力少。而附和沾激之意多。扶

持之意微。而詆訾扇搖之意勝。既處君上之或不能用。

又恐朝廷之或不能容。姑為激怒之辭。退俟斥逐之命。

始則慷慨而激。終則懇切而求去。將以樹奇節而立

令名。此則臣之所未解。蓋以陰詆德秀了翁也。踰月。復

言近年諸老劾奏。後學輒出。不見前輩。不聞義理。不講

綱常。識見卑陋。議論偏激。更唱迭和。盡惑人心。此風披

扇。為害實深。乞下臣章。風厲內外。各

務請其力。庶幾明。遂進拜右正言。

貶魏了翁官。居之靖州。罷真德秀祠祿。

朝夢昱貶時。魏了翁出闕餞之。李知孝遂指了翁首倡

落職。李三秩。靖州居住。德秀落職。卓閣待制。罷。阿。李知
孝。上書乞追削流竄。德秀以正典刑。梁成人亦奏了翁
已從。追竄人猶以為罪大罰輕。德秀狂傲。悖謬。不滅了
翁。相羊家食。宜削秩貶竄。一等施行。嚮遠勸帝下其章。
帝曰。仲尼不為已甚。乃止。成大貽書所親曰。真德秀乃
真小人。魏了翁乃偽君子。此舉大快公論。識者笑之。了
翁至靖。湖湘江浙之士。不遠千里。負書從學。乃著九經
要義百卷。訂定精密。先儒所未有也。德秀既歸浦城。脩
讀書記。語門人曰。此人若為治
之門。如有履我者。執此以往。

發明

嗚呼。小人之禍。至是益烈矣。是時史彌遠之元
害君子。君子之過。斯時既不能如肥遯。無不利。亦當
如以肥遯。瓜。合章有隕自天。然小人之勢已盛。而君
子亦未如之何也。已矣。了翁德秀為世大儒。而終為
小人所忌。弗果大用。歷觀宋自紹聖以迄了翁。何泰
之時。常少。而否之時。常多耶。此山繼世之君。不能察
其是否。而真偽自是錯雜矣。綱目書此。其亦深為當
時惜也。

給京軍緡錢。

以雪寒。給在京諸軍緡錢有差。出戍之家
倍之。自是慶祥災異。淫雨雪寒。咸給之。

蒙古使人如高麗。未至。盜殺之。

自是高麗與
蒙古不通。

武仙復襲真定。蒙古史天澤奔藁城。

彭義斌既敗。仙勢益熾。已而潛令謀者結死士。匿真定
城中。大歷寺為內應。仙夜斬關而入。據之。天澤出奔藁
城。

戊丙

二年。金正大。春正月。贈陸九齡等官。賜諡。錄張栻。呂祖謙
陸九淵後。

詔贈陸九齡直祕閣。諡文達。沈煥直華文閣。諡端憲。錄
張栻。呂祖謙。陸九淵。子孫官。各有差。九齡撫州金谿人。
幼穎悟。端重。秦檜當國。程氏學廢。九齡獨尊其說。舉進
士。調興國教授。嚴規矩。勸綏引翼。士類興起。改全州教
授。卒。張栻嘗與講學。期以任道之重。呂祖謙嘗稱之曰。
所志者大。所據者實。九淵九齡。弟。卒。而祖謙與其兄自

相師友。和而不同。其教人不用學規。有小過。言中其情。或至流汗。有懷于中。而不能自曉者。為之條析其故。悉如其心。亦有相去千里。聞其大槩。而得其為。人後以將作監丞奉祠還鄉。學者稱爲象山先生。九淵嘗謂學者曰。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闕。不必徼求。在乎自立而已。又曰。此道與淵於利祿之入。言猶易。與淵於意見之人。言却難。或勸其著書。九淵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脚。因知別門軍。政行人。俗爲變。卒益曰。文安九淵嘗與朱熹會于鸞湖。澤論多不合。及熹與至。自鹿湖。九淵爲講君子小人論。義利之辨。熹以爲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至於無極而太極之辨。則始書往來論辨不置焉。其次見九淵亦學問淵。沈煥。稱爲梭山先生。九淵門人。其最著者曰袁燮。場簡反躬切己。忠信篤實。是爲道本。則者疎。然有得。每言人似。簡篤學力行。爲政設施。皆可爲後世法。所著禮書。行于時。煥定海人。乾道中爲太學錄。以所躬行者淑諸人。同僚忌其立異。或勸其姑營職。道未可行也。煥曰。道與職有二乎。適私試發策。引孟子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言路以爲請。已請黜之。遂爲高郵軍教授。終于舒州通判。煥人品高明。不苟自恕。常曰。吾觀諸妻子。夜

卜諸憂寐。兩者無愧。始可以言學。璘刻苦磨厲。改過遷善。從張栻及九齡遊。及聞朱熹。呂祖謙講學于婺。徒走往。謂之乾道中爲徽州教授。作詩禮講解。住終宜州通判。

發明 理宗崇信姦邪。貶黜正士。無可言者。獨表先哲一事。差強人意。故特揭而書之。所以不沒其善也。見君子之心。樂與人爲善矣。

蒙古史天澤以藁城之兵入真定武仙復走西山

藁城守將董俊。以銳卒數百。授天澤。天澤夜赴真定。與笑乃台合攻。他走。西山笑乃台怒。真定民反覆。驅萬人。將斬之。以示威。大澤曰。是皆吾民。我力不能及。一旦委去。不幸被脅。今殺之何罪。乃全釋之。

二月建昭勳崇德閣

趙鼎。韓世忠。張俊。陳康伯。史浩。葛邲。後益。以趙汝愚凡二十四人。皆削影其上。

三月蒙古圍李全于青州

全北剽山東。南仰錢糧。且狃朝廷以疑蒙古。蒙古與之
全大小百戰終不利。嬰城自守。蒙古築長圍。夜布狗砦。
全糧援路絕。與兄福謀。福曰。二人俱死。無益也。汝身係
南北輕重。我當死守孤城。汝間道南歸。提兵赴援。可尋
生路。全曰。數十萬勦敵。未易支也。全朝出。
城夕陷。不如兄歸。於是全留青福還楚。

秋七月。夏主德旺以憂卒。弟子現立。

蒙古主人夏城邑多降。德旺憂悸而卒。國人立現。號德旺曰獻宗。

八月。衛溼卒。○金置益政院說書。

金主詔設益政院於內庭。以禮部尚書楊雲翼等為說書官。雲翼天性樸直。博學能文。明於政事。直言敢諫。與

翰林學士趙秉文同為時所重。

徐晞稷罷。以劉琚為淮東制置使。

朝廷聞全為蒙古所圍。稍欲圖之。以晞稷畏懦。謀易帥。劉琚雅意建。閫使鎮江。副都統彭忞延譽。忞亦垂涎代。琚從史尤力。故以琚代。晞稷性代琚知盱眙。

冬十一月。盱眙忠義夏全作亂。逐劉琚。以衆降金。

琚至楚州。心知不能制。馭盱眙四總管。惟以鎮江兵三萬自隨。夏全請從。琚素畏其狡。不許。彭忞自以資望視琚更淺。曰。琚止夏全。是欲遺患盱眙。琚猶憚夏全。我何能用。乃激夏全曰。楚城賊黨不滿三千。健將又在山東。劉制使圖之。收功在旦夕。太尉哥不往。赴事會。夏全忻然帥兵徑入楚城。時青亦自淮陰入屯城內。直駭懼。勢不容却。復就二人謀焉。時傳李全已死。李福欲分兵赴青州。琚令夏全盛陳兵楚城。李全之黨震恐。李全妻楊氏使人行成于夏全曰。將軍非山東歸附邪。狐死兔悲。李氏誠夏氏寧。獨存。願將軍垂盼。全諾。楊氏感節出迎。與接行營壘。曰。人傳三哥死。吾一婦人。安能自立。便當事太尉為夫。子女玉帛。十戈倉廩。皆太尉有。望即領此。誠無多言也。夏全心動。乃置酒歡。飲酣。流寢如歸。轉仇為好。反與福謀逐琚。遂圍楚州。治焚官民舍。殺守藏吏。取貨物。時琚精兵尚萬人。窘束不能發。一令太息而已。夜半琚縱城。惟以身免。鎮江軍自是戰死者太半。將校多死。器甲錢粟悉為賊有。琚步至鎮江。借兵自衛。夏全既逐琚。春歸。李全管楊氏拒之。全怒。楊氏曰。因大掠。趨盱眙。欲為亂。盱眙將張德全亦欲亂。城門夏全不得入。狼狽將全。朝在盱眙之。大。宋理宗寶慶三年。

印此寶慶三年

宋理宗寶慶三年

九

不得與朱熹
同持爲
之以見
正學之

亥丁

發明 復全反覆小人。因無足益者。對此既爲制使。而
不能折服一校。徒以兵自。爲糜而巳。迨至
遇變。又不能制。反爲所逐。僅以身免。是不知善命者
也。身爲制使。而一校所逐。處心獨無愧乎。上表自
効。嗚呼。晚矣。若夫夏全背夏。即竟。忘君事。其罪可
勝誅哉。故書作亂。降全。所以罪。遂。書。到。所以
以斷斯獄矣。綱目有

三年。金正。大。春。正月。以姚崇爲淮東制置使。

朝廷以姚崇當與李全交。故命之。崇朝辭。帝謂曰。南
北皆吾赤子。何分彼此。崇其爲。崇定之。崇至楚城。夷
蕭舟以治事。謂入城。見李全妻楊氏。用徐希復故事而
禮過之。楊氏詩。崇入城。崇乃入。寄治僧寺中。極意娛之。

贈朱熹太師信國公

熹先諡曰文。至是諡曰廣。觀朱熹集。註大學論語孟子
中庸。發揮聖賢。愈與。有補治道。朕願治講學。編集典刑。
可特贈熹太師。追封信國公。踰月。熹子。工部侍郎。在入
對。言人生學問之要。帝曰。先卿中庸序言之甚詳。朕讀
之不釋手。恨不與之同時
也。紹定中。改封微國公。

不知當
信任愈
即使朱
在朝恐
爲讒邪
中不得
行其道
皆其美
其祖宗
之失沈
所宜

發明 爲國者莫大乎立規模。規模既立。然後可以言
治。規模不立。天下未可得而治也。蓋尊賢育才。
以彰有德。是爲立國之規模耳。朱子發揮聖賢。編集
而爲萬世宗師。見沮讒忌。道未大行。今理宗加贈其
官。頌詔褒美。是亦公道之不容泯者。使天下士女。皆
知正道之所以有益。而感發興起者。端有在於此矣。
故特書以
著其美。

廣義 觀理宗讀文公四書。是見其勵志聖賢之學。所
謂惟學遜志務時敏者也。其賢可與太甲成王
作業有所難。識者恨之。

夏五月。李全以青州降蒙古。

全被圍一年。食牛馬及人且盡。將自食其軍。全欲降。懼
衆異議。乃焚香南向再拜。欲自經。而使其黨鄭衍德田
四救已。曰。譬如爲衣。有身恐。全乃降于蒙古。

蒙古遣使責歲幣于金。六月。金遣使。○楚州忠義李福
作亂。逐姚崇。詔以統制楊紹雲兼淮東制置使。改楚州爲

淮安軍

劉慶福在山陽。自知已為虜階。懷不自安。欲圖李福以贖罪于朝。福知之。亦謀殺慶福。於是二人互相猜忌。不復相見。一日福僞病。疾不出。旬餘。慶福往候之。福乃躍起。拔刀傷慶福。慶福走。左右殺之。福以慶福首納于姚翀。翀大喜。慕容杜未曰。慶福首福。一世奸雄。今頭落措大手邪。時楚州自夏全之亂。儲積無餘。綱運不繼。賊黨籍籍。謂福所致。福畏衆口。冀見翀從之。翀謝以朝廷降未下。六月。福乘衆怒。與李全妻楊氏謀召翀飲。翀至而楊氏不出。就坐賓次。左右散去。以翀命召諸幕客。以楊氏命召翀二妾。諸幕客知有變。不得已而往。杜未至八字橋。福兵腰斬之。福兵欲害翀。鄭衍德救之。得免去鬚髯。縋城夜走歸明州。死。朝廷以淮亂相仍。遣帥必兼制置。改楚州為淮安軍。命通判張國明權守。視之若鸕鶿。州然。

發明

前以劉璋為淮東制使。而為夏全所逐。此以姚翀為淮東制使。而為李福所逐。則事廷輕於用人之意可見矣。當楚州亂離之際。正宜遴選才能。以兵鎮撫可也。必如大有九二大車以議。稽中不敗之

人。斯克負荷。而乃以鼎折足。覆公餗之人。其克濟乎。然則以紹雲兼為制使。不復建闢。其與唐之外息藩鎮。而為羈縻之事者。何以異哉。嗚呼。宋之君臣。不務遠畧。惟務苟安。何益於事耶。此所以終於不競云爾。

廣義

理宗羈縻楚州。其得易之小貞歟。

金遣使請和于蒙古。○蒙古鐵木真滅夏。以夏主覲歸。

一蒙古主盡克夏城。其民穿鑿土石以避鋒刃。死者百無一二。曰骨蔽野。蒙古主遣使于六盤山。諭片夏主覲。片夏主獨取善數部入黃河。既而軍士病疫。唯得大黃可愈。楚州用之。活萬人。

發明

定十五年。經書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春秋罪人。不入質子。所謂國必自滅。而後人滅之。非滅之者。獨有罪也。國君造命。不可委命者。深以為有命。而又貪生忍辱。不死於社稷。則是不知命矣。書以歸。罪之不能死位。而與歸也。故夏主覲名。重譏大矣。一

廣義

自開闢以來。胡虜之感。未有如蒙古者。危觀其滅人之國。如發蒙振落耳。嗚呼。強國之盛。一至

於此文何縱之若是耶。

秋七月。蒙古自鳳翔侵京兆。○張林等歸淮安討李福斬之。

李全之黨以贖軍錢糧不繼。屢有怨言。全將國安用。通嘆曰。我曹米外日受餽錢二百。楚州物賤。可以樂全。而劉慶福為不善。怨仇相尋。使我曹無所衣食。將張林那德亦在楚。自謂嘗受朝廷恩。中遭全間貳。今歸于此。豈可不與朝廷立事。王義深嘗為全所辱。且謂我本賈帥帳前人。與彭義斌舉義不成而歸。五人相謂曰。朝廷不降錢糧。為有反者未除耳。乃共議殺李福。及全妻楊氏以獻。遂馳衆趨楊氏家。福走出。那德手刃之。相屠者數百人。有郭統制者。殺全次子通。及全妻劉氏。安解楊氏。函其首并福。獻于楊紹雲。紹雲馳送臨安。領朝皆喜。發明。嘉定十四。張林書叛降蒙古。則林固亂賊耳。以之問貳。乃不得已也。觀其自謂之言。亦非迷而不悟者。故亦嘉其善念之萌。而特書曰。討以予之。夫以張林叛人。猶能為朝廷討賊。當時遠近諸臣。豈不深可愧哉。予在張林。則罪在朝廷矣。若曰宋不能討。而

討之。所以為可責耳。此綱目書法之深意。而學者所當深究也。

廣義

李福之討。特書張林等者。以見朝廷不能討賊。失矣。其以此歟。

詔知盱眙軍彭托及時青經理淮東。八月。托將張惠等執托。以盱眙降金。

時徽托及總管張惠。范成進。時青。併兵往楚州。使便宜盡戮李全餘黨。托輕信不為惠等所服。得徽不敢自乘。肅制府及朝廷處之。朝議以時青望重。徽青區畫。青恐禍及。密遣人報全于青州。遷延不決。惠成進以朝徽專委青。而不及已。乃歸盱眙。設燕邀托。乘其醉縛之。渡淮以盱眙降于金。金人俾惠專制河南。以拒蒙古。而使總管完顏訛可成之。

廣義

張惠等何其愚矣。于時金人尚不能自保其國。何暇利人之土地耶。是降也。譬諸抱石拯溺。必不能逃。滅頂之禍。况宋也。亦無負於惠等。惠等之罪。不容誅矣。

蒙古以李全行省事于山東淮南。全自青州復入淮安殺張林。

全得時青報勸哭。力告蒙古大將求南還。不許。全因野一指以示之。誓還南必叛。蒙古大將乃承制授全山東及通事數人還楚州。服蒙古衣冠。文移紀甲子而無年號。楊紹雲聞其至。遂留揚州不還。王義深奔全。全安用殺張林邢德以自贖。郭統制亦為全所殺。

冬十二月金封李全為淮南王。全不受。

時全敗完顏。可于龜山故也。

蒙古兵入關外諸隘。四川制置使鄭損棄三關逃歸。

蒙古入京兆。關中大震。復以兵破關外諸隘。至武階。損棄汧州而還。於是三關不守。時金人盡棄河北山東關陝。唯併力守河南。保海關。自洛陽三門。併津東至鄆州之源。雀鎮。東西二千餘里。立四行省。帥精兵二十萬以守禦之。議者乞謹邊備。以防南侵。帝命樞臣采其計。

發明

蒙古舉號外之也。入者逆而不順之詞。因以譏宋之無備也。逃者匹夫之事。鄭損制置兩川。蒙古入寇。竭力以拒之。則不辱君命矣。不能以理自明。而反效匹夫之行。遁逃苟免。不亦賤乎。則書曰逃歸。以著其幸免而不知命之罪也。其古嚴哉。

蒙古鐵木真死于六盤山。少子拖雷監國。

蒙古主在位二十二年。卒年六十六。臨卒謂左右曰。金精兵在潼關。南據連山。北限大河。難以遽破。若假道于宋。宋金世讐。必能許我。則下兵唐鄧。直搗大梁。金急必徵兵潼關。然以數萬之眾。千里赴援。人馬疲弊。雖至弗能戰。破之必矣。言訖而卒。廟號太祖。凡六子。長曰木赤。性下急。而善戰。早死。二曰察合台。性慎密。為眾所畏。三曰窩闊台。四曰拖雷。鐵木真死。拖雷監國。

發明

夷狄之前。卒則書死。鐵木真前已稱帝。收元。至此亦書死者。正其夷狄之名。不得齒於中國諸侯之列。至紹定四年。窩闊台始進。而稱主。卒則書卒。蓋至二世盜有中。漸染華風。不得不以僭國之例待之。其貴華賤夷之意。嚴哉。書法與金同耳。

蒙古史天澤攻武仙于西山。仙敗走汲。

天澤在真定。繕城壁。脩武備。為不可犯之計。以高公抱犢諸砦。武仙之巢穴。不可不攻。乃帥兵破之。仙走入汲。縣。天澤復取相衛。蟻尖馬武等砦。

蒙古入西和州。知州事陳寅死之。

蒙古兵薄西和城。寅率民兵晝夜苦戰。援兵不至。城遂陷。寅謂妻杜氏曰。若速自為計。杜厲聲曰。安有生同君。祿。死不共王事者。即飲藥自殺。二子及婦俱死。母後寅斂而焚之。乃自伏劍死。賓客同死者二十八人。

發明

陳寅之守西和。竭力備禦。援絕而陷。夫婦繼亡。可謂盡忠王事。臨難不苟免者矣。特書死之。予全節也。

李全誘殺時青。併其眾。

子戊

紹定元年。金正大。春二月。金將完顏陳和尚大敗蒙古兵于大昌原。

蒙古兵入大昌原。金平章政事完顏合達。以忠孝軍提控完顏陳和尚為前鋒。陳和尚擐甲上馬。以四百騎大敗蒙古八千之眾。士氣皆倍。蓋自有蒙古之難。二十年間始有此捷。奏功第一。名震國中。授定遠大將軍。世襲謀克。忠孝一軍。皆回紇乃蠻羌渾。及中原被俘。避罪來歸者。驚狼難制。陳和尚御之有方。坐作進退。皆中程式。所遇州邑。秋毫無犯。每戰則先登陷陣。諸軍倚以為重。

發明

女真蒙古交攻。至是二十餘年。每為所敗。未嘗一勝。至是而有。大昌原之捷者。可見金之健將。銳卒。不為無存。但自不能用之故耳。然則陳和尚之戰。非義戰乎。故書大敗以深予之。

夏六月朔日食。○冬十二月。以薛極知樞密院事。袁韶同

知院事。鄭清之簽書院事。葛洪參知政事。

丑巳

金正大六年。○蒙古太。秋八月。蒙古窩闊台立。

窩闊台自霍博之地來會喪。耶律楚材以太祖遺詔召諸王畢會。請立窩闊台。時拖雷監國。諸王意猶未決。楚材言于監國曰。此社稷大計。若不早定。恐生他變。監國乃與諸王奉窩闊台即位。于和林東庫鐵烏阿刺里。

宋理宗紹定二年

之地。時度事草創。禮儀簡率。楚材始定。冊立禮儀。俾皇族諸王尊長。皆就班列。以拜。又中原新定。未有號令。長吏皆得自專。生殺。稍有忤意者。刀鋸隨之。至有全家禍者。楚材以為言。命禁絕之。

廣義 甚矣禮之為物。不以異類而殊也。夷狄能用之。則必用夏變夷。中國不能。則將變于夷矣。故用之于朝。則朝廷尊。用之于鄉。則鄉黨睦。用之于家。而家齊。用之于身。而身脩。善乎南宮氏曰。順此則興。逆此則危。無一于此則亡。由于此。則為明君。為賢臣。為中國。不由于此。為昏主。為亂臣。為賊子。為夷狄禽獸。故中庸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樂記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皆此意也。觀夫蒙古之興。其名號器言。手刺甚矣。固君子之所羞稱也。然其始事之日。使無楚材杜撰禮儀。必將相戕相賊。而自底滅亡耳。何能若是之強盛哉。噫。以楚材之禮。尚能強乎。夷狄之國。况先王之禮。用于中土邪。

冬十月。蒙古圍金慶陽。○十二月。蒙古始定筭賦。

中原以戶。西域以丁。蒙古以牛馬羊。

蒙古以史天澤等為萬戶。分守中原。

蒙古主以史天澤。劉黑馬。蕭札刺為萬戶。分統漢地。真定。河澗。大名。東平。濟南。五路。隸天澤。平陽。宣德等路。隸黑馬。

三年。金正大。春正月。蒙古入金大昌原。金將移刺蒲阿敗

之。慶陽圍解。○二月。起復趙范。趙葵節制鎮江。滁。州。軍馬。

范。葵。皆方之子。特丁母憂。求解官。不許。乃卒。哭。俱復視事。

發明 起復非謂朝之令典。乃金革之變禮。是時蒙古。竊發於外。李全跋扈於內。金革之變。莫此為尤。况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是誠急於用人之時也。范葵。尋丁內艱。乞終喪制。朝廷不許。復命視事。此蓋金革之變。不得已耳。非若五代史。弘肇。自起復。以希富貴之。比也。世豈可以起復為非。而不顧其是否哉。學者。要當深察而辨明之可也。

蒙古立十路課稅所。

初蒙古太祖征西域。倉庫無斗粟尺帛之儲。於是群臣一咸言。雖得漢人亦無所用。不若盡殺之。使草木暢茂。以

為牧地。耶律楚材曰。夫以天下之廣。四海之富。何求而不得。但不為耳。誠均定中原地稅。商稅。酒醋。鹽鐵。山澤之利。周歲可得銀五十萬兩。緡入萬匹。粟四十餘萬石。何為無用哉。太祖曰。誠如卿言。則國用有餘矣。卿試為之。至是楚材奏立十路課稅所。設使副二員。悉用士人。如陳時可。趙昉。劉中等。皆在選中。楚材因間進說。周孔之教。且謂天下雖得之馬上。不可以馬上治。蒙古主深然之。由是文臣漸進用矣。

廣義

抑觀蒙古之興。楚材之力居多。是亦天功。此屬以資胡運。豈人力哉。

夏五月。以李璣為彰化保康節度使。京東鎮撫使全不受

命。遂罷知揚州。翟朝宗。

全自還楚。即厚募人為兵。不限南北。天長民保聚為十。六。此歲失業。官賑不繼。壯者亦皆就募。射陽湖浮屠者數萬家。家有兵仗。侵掠難制。其豪周安民。谷汝礪。王十五長之。亦蠶結水柴以觀成敗。全知東南利舟楫。謀習水戰。米商至。悉併舟羅之。留其舵工。以一教十。又遣人泛江湖。市桐油。黏筏。厚募南匠。大治帆。自淮口及海相望。時時試舟于射陽湖及海洋。復以糧少為辭。遣海舟自蘇州洋入平江。嘉興告糴。實欲習海道以規

幾旬。然以山東經理未定。而歲貢蒙古者不可缺。故外恭順。朝廷以就錢糧。因以買貨輸蒙古。朝廷亦以全往來山東。得以少寬北顧之憂。遣餉不絕。全因縱遊說于朝。復請建開山陽。又遣使入金。且欲銷朝廷兵備。乃遣軍士穆椿潛入京師。皇城縱火。焚御前軍器庫。於是先朝兵甲盡喪。全欲先據揚州以渡江。分兵徇通泰。以趨海。其下皆曰。通泰鹽場在焉。莫若先取為家計。且使朝廷失鹽利。全欲朝廷不為備。且雖反而不敢遂絕其給。乃挾蒙古李宜差。宋宜差以制疑虛明。而蒙古實未嘗資全兵。其李宜差。則青州賣藥人也。朝廷雖知其姦。姑事苟安。不之詰。及全羅麥。亦過鹽城。知揚州在朝宗喉。尉兵奪之。全怒。以捕盜為名。水陸數萬。徑擣鹽城。成將陳益。樓璠。知縣陳遇。皆遁。全入城據之。朝宗舍皇遣幹官王節。懇全退師。全不許。留鄭祥董友守鹽城。而自提兵還楚州。以狀白于朝。曰。遣兵捕盜。過鹽城。縣令自棄城遁去。慮軍民驚擾。不免入城安眾。朝廷乃授全節鉞。全釋兵。命制置司幹官往諭之。全曰。朝廷待我如小兒。啼則與果。不受制命。朝廷為罷朝宗。命通判趙璠。夫攝州事。趙范。趙葵。深以全必反為慮。累疏力言之。史彌遠不納。

發明

嗚呼。宋人姑息。至是益甚矣。慎惜名器。勿為濫施。此有國之先務也。李全叛逆之賊。法所必討。

而乃以節鉞啖之。以至貴之爵。而加叛逆之人。是可謂緩來遠人之道乎。及其不受。可愧之甚。唐室姑息藩鎮。而卒以亡唐。理宗不能振起威令。而可謂襲唐人之陋轍哉。然則李全逆命。朝宗何辜。無故罷之。賞罰安在。故書罷而不去其官。所以明其無罪也。卽綱目所書觀之。則當時政刑之得失。亦可見矣。

廣義

觀李全遣穆椿入臨安皇城。縱火焚御前軍庫。徒善不足以爲政矣。當是時也。蒙古勅敵方熾。朝廷不嚴備可乎。金虜大營未復。朝廷不嚴備可乎。強臣悍將之充斥。朝廷不嚴備可乎。今也賊造皇城。知入無人之境。何足畏哉。書曰。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理宗想未之講。臣故曰。理宗徒善不足以爲政。

秋八月。蒙古史天澤攻武仙于汲。仙敗走胡嶺關。

武仙既歸金。金復封爲恒山公。置府衛州。蒙古史天澤合諸軍圍之。金將完顏合達率衆來援。蒙古諸軍皆北。天澤獨以千人繞出其後。諸軍合攻之。仙逸去。屯胡嶺關。天澤遂取衛州。

冬十月。以趙善湘爲江淮制置使。

李全造舟益急。至發塚取黏板。煉鐵錢爲釘。熬因脂膏。油灰。列炬繼晷。招沿海亡命爲水手。又給趙敬夫以蒙古爲辭。邀增五千人錢糧。求誓書鐵券。朝廷猶遣餉不絕。全得米。卽自轉輸淮海入鹽城。以贖其衆。他軍士見者曰。朝廷惟恐賊不飽。我曹何力殺賊。射陽湖人至有養北賊戕淮民之語。聞者太息。全又遣人以金牌誘脅周安民等。造浮橋于喻口。以便鹽賊往來。時史彌遠多存告。諸執政又不以爲意。獨韓侂胄之深憂之。力勸帝討全。帝乃以趙善湘制置江淮。許便宜從軍。然猶有內圖進討。外用調停之說。惟趙范趙葵兄弟力請進兵討之。蒙古窩闊台帥衆入陝西。金以完顏合達移刺蒲阿。行省事于闐鄉。以備潼關。

初蒙古使幹骨樂至陝西議和。金行省移刺蒲阿。紇石烈牙吾答等懼其泄事機。留之。及蒲阿既解慶陽之圍。志意驕滿。乃遣幹骨樂還。謂之曰。我已準備軍馬。能戰則來。幹骨樂還見蒙古主白之。蒙古主怒。卽與其弟拖雷帥衆入陝西。翺翔京兆同華之間。破諸山寨。柵六十餘所。遂趨鳳翔。金以平章政事完顏合達。及移刺蒲阿行省闐鄉。以備之。

發明

金囊諸路而專守潼關則非計矣所謂獨坐窮山養虎自害者也苟失潼關抑將何所屏蔽哉直書于冊深議之耳

十二月李全寇揚州趙范趙葵會師擊敗之

全突至揚州灣頭揚州副都統丁勝拒之全乃攻城南門趙瓚夫得史彌遠書許增萬五千名糧勸全歸楚州即遣劉易就全壘示之全笑曰丞相勸我歸下都統與我戰非相給邪擲書不受瓚夫恐遂發牌印遣趙范于鎮江范亦刻日約葵葵帥雄勝寧淮武定彊勇四軍萬四千赴之時全引兵攻泰州知州朱濟迎降全入坐鄧治盡收其子女貨幣將趨揚聞范葵已入揚城乃輟鄭衍德曰我計先取揚州渡江爾曹勸我取通泰今二趙已入揚州矣江其可渡邪既而曰今惟有徑趨揚州耳遂分兵守泰而悉眾攻揚州至灣頭立砦據運河之衝使胡義將先鋒驍平山堂以伺三城機便全攻東門葵親搏戰全將張友呼城門請葵出葵出與全隔濠立馬相勞苦問全來何為全曰朝廷動見猜疑今復絕我糧餉我非背叛索錢糧耳葵曰朝廷待汝以忠臣孝子而乃反戈攻陷城邑朝廷安得不絕汝錢糧汝云非叛欺人乎欺天平全無以對弩弓抽矢向葵而去自是屢

全兵多敗全每云我不要淮上州縣渡江浮海徑至蘇杭孰能當我然全志吞揚州三城而兵每不得薄城下宗雄武獻策曰城中素無薪且儲蓄為總領所支借殆盡若築長圍三城自困全乃悉眾及驅鄉農凡數十萬列砦圍三城制司總所糧援俱絕范葵命三城諸門各出兵劫寨舉火為期夜半縱兵衝擊賊甚眾自是全一意長圍以持久困官軍不復薄城全張蓋乘于平山堂布置築圍范令諸門以輕兵牽制將士出堡砦西攻之全分兵諸門鏖戰自晨至暮後高相嘗明日范出師大戰全糧數十萬亦盡敗之

廣義

兵家以逆順為強弱以曲直為老壯觀趙葵數兵家以逆順為強弱以曲直為老壯觀趙葵數兵家以逆順為強弱以曲直為老壯觀趙葵數兵家以逆順為強弱以曲直為老壯觀趙葵數

以鄭清之參知政事喬行簡同簽書樞密院事○詔史彌遠十日一赴都堂治事

發明

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彌遠妨賢病國擅權廢立是誠天討之所宜加者也理宗德其立已溺愛不明不惟加以隆恩而又錫以殊禮焉遠何人而尊崇之至乎理宗可謂知有屬遠而不知有公論者矣舉措如此寧能不來天下之議乎直書詔史彌遠十日一赴都堂治事所以深貶之也

立皇后謝氏

后天台人丞相深甫之孫也生而顰黑翳一目父渠伯早世產業破壞后躬親汲飪帝卽位議擇中宮楊太后以深甫有援已功命選謝氏女謝氏獨后在室兄弟欲納入宮諸父憐伯不可曰卽奉詔納女當厚奉資裝異時不過一老官婢事奚益會元夕懸有聖來與螢山象以爲后妃之祥憐伯不能止乃其送后就道后旋病瘵良已膚曉瑩白如玉醫又藥去醫遂與賈涉女同入宮賈女有殊色帝欲立之太后曰謝女端重有福宜正中宮左右亦相竊語曰不立真皇后乃立假皇后邪帝不能奪賈如專寵後宮后處之謙如不以介懷太后益賢之帝禮過已加

廣義

君子觀謝后之事則知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聖人豈虛語哉

四年金正大八年春正月趙范趙葵大敗李全于揚州城下全

走死新塘

全浚圍城塹范葵遣諸將出揚州東門掩擊全走土城官軍躡之蹂躪甚衆范陳于西門賊閉壘不出賊曰賊俟我收兵而出爾乃伏騎破垣間收步卒誘之賊兵數千果趨濠側李虎力戰賊上矢不如雨注賊退有頃賊別隊自東比馳至范葵揮步騎夾浮橋擊之賊前爲三迭陳以待之自巳至未與賊大戰別遣虎等以馬步五百出賊背而葵率輕兵橫衝之三道夾擊賊敗走始全反謀已成然多顧忌且懼其黨不順而邊陲喜事者欲挾全爲重遂贊成之故全決計反及趙善湘趙范趙葵用事皆不樂或令左右抱其臂曰是我手否人皆懼之悔莫夜謀謀朝所向葵曰出東門范曰西出嘗不利賊必見易因其所易而圖之必勝不知出堡塞西門全置酒高會于平山堂有堡塞候卒議全並雙擲爲號以告范范喜謂葵曰此賊勇而輕若果出必成擒矣乃悉精銳數千而西取官軍素爲賊所易其旗幟以易

之。全望見喜。謂李宋二宜差。曰。看我掃南軍。官軍見賊。突鬪而前。亦不知其為全也。范麾兵並進。親搏戰。諸軍爭奮。賊始疑非前日軍。欲走入土城。李虎軍已塞其甕門。全窘。從數十騎北走。蔡率諸將以制勇寧淮二軍。感之。全趨新塘。新塘自決水後。潭深數尺。會久晴。浮塵如燥壤。全騎過之。皆陷沖中。不能自拔。制勇軍追及。奮長槍三十餘。亂刺之。全呼曰。無殺我。我乃頭目。群卒碎其尸。而分其鞍馬器甲。并殺三十餘人。皆將校也。全死。餘黨欲潰。國安用不從。議推一人為首。莫肯相下。欲還淮安。奉全妻楊氏。范奏。遣擊大破之。乃散去。范還揚州。捷聞。加趙善湘江淮制置大使。范淮東安撫使。蔡淮東提刑。善湘季子汝楫。史彌遠婿也。奏請無阻。而善湘亦以范奏進取有方。慰藉殷勤。故能成功。

發明 觀此。則范奏討賊之功。可謂偉矣。大敗者。快之有能制之者。范奏一起。而大振軍聲。前書擊敗。此書大敗。然而前書擊敗。猶未殄其渠魁。此書大敗。始能滅其元惡。則其運籌之機。決勝之策。誠迥出乎人表矣。故特書而予之。

廣義 李全宋之內難也。向非二趙出死力以潰之。必隕宋人之軀矣。史彌遠不為介意。惡得無罪。

蒙古圍金鳳翔。夏四月。克之。

一蒙古圍鳳翔府。金行省合達。蒲阿遠。迺不進。金主遣樞密判官白華往諭之。合達蒲阿言。此兵勢盛。不可輕進。白華還。金主復遣諭。以鳳翔圍久。恐守者不能支。可領軍出關。畧與渭北軍交手。計比軍聞之。必當奔赴。少紓鳳翔之急。合達蒲阿乃始出關。行至華陰界。與渭北軍交戰。比晚。收軍入關。不復顧鳳翔矣。蒙古遂取鳳翔。合達蒲阿遷京兆。民于河。使完顏慶山奴戍之。

以喬行簡簽書樞密院事。○金完顏陳和尚敗蒙古將速不臺于倒回谷。○五月。趙范趙葵等收復淮安。

趙范趙葵復帥步騎十萬攻鹽城。屢敗賊衆。遂薄淮安。賊斂。斂萬計。焚二千餘家。城中哭聲震天。五月。淮安五城俱破。斬首數千。燒砦柵萬餘家。淮比賊歸赴援。舟師又勦擊。焚其水柵。夷五城餘址。賊始懼。王安趙必勝。舟師子才等。移砦西門。與賊大戰。又破之。各妻楊氏謂鄭衍德曰。二十年梨花槍。天下無敵手。今事勢已去。掛柱不行。汝等未降者。以我在故耳。遂絕淮而去。其黨即遣馮相。等納款軍門。趙范許之。淮安遂平。



國安用降蒙古以為山東路都元帥。

安用從李全妻楊妙真走山東降于蒙古。蒙古以為都元帥。行省山東。

蒙古侵金使速不罕來假道。秋七月。至沔州。統制張宣殺之。

初金降人李昌國言于蒙古。拖雷曰。金遷汴將二十年。其所恃以安者。潼關黃河耳。若出寶雞以侵漢中。不一月可達唐鄧。大事集矣。拖雷然之。至是白于蒙古主。蒙古主乃會諸將。期以明年正月。合南北軍攻汴。遣拖雷先趨寶雞。速不罕來假道。淮東以趨河南。且請以兵會之。至沔州。青野原。統制張宣殺之。拖雷聞速不罕死。曰。宋自食言。皆照棄好。今日之事。曲直有歸矣。

發明

蒙古猖獗。剗削諸國。其來假道者。特畏公議。不容。姑為盡禮云。爾然藉其憑陵之勢。不啻如秦山之壓卵也。張宣不能為國防守。而乃擅殺使人。其惡不已甚乎。厥後虜得藉口。而釁端啓矣。江淮川陝。日事兵爭。生民塗炭。其禍亦烈。譬猶人不履虎之尾。尚為其啞害。今履其虎尾。則安有不啞人者哉。則是

曲在宋而而在虜。誠為自取焉耳。故特謹而書之。以為基禍之始云。

廣義

夷狄之於中國。無故而尚欲侵寇。况殺其行人乎。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為梗。其宣之謂乎。

八月。蒙古拖雷入武休。破興元。遂侵仙人關。

蒙古拖雷分騎兵三萬入大散關。攻破鳳州。徑趨華陽。屠洋州。攻武休。開生山。截焦崖。出武休東南。遂圍興元。軍民散走。死于沙窩者數十萬。分軍而西。西軍由別路入沔州。取入安軍路。開魚鱉山。撤屋為筏。渡嘉陵江。入關堡。並江趨葭萌。畧地至西水縣。破城寨百四十。而還。東軍屯于興元。洋州之間。以趨饒風關。

蒙古主以耶律楚材為中書令。

楚材奏諸路州縣長吏專理民事。萬戶府專總軍政。課稅所專掌錢穀。各不相統攝。著為令。又舉鎮海。拈合。與之同專。權貴不得志。燕京路長官石抹咸得卜。激怒皇叔幹真。使奏楚材用南朝舊人。恐有異志。不宜重用。因誣構百端。必欲寘於死地。鎮海拈合。等懼。讓楚材曰。何為強更張。必有今日事。楚材曰。立朝廷以來。每事皆我自為。諸公何預焉。若果獲罪。我自當之。蒙古主察幹真之誣。遂其使者。已而咸得卜為人所誣。帝命楚材

鞫治。楚材奏曰。此人倨傲。故易招謗。今方有事南方。他日治之。未晚也。蒙古主私謂近侍曰。楚材不校私讐。真寬厚長者。汝曹當效之。蒙古主至雲中。諸路所貢課額。銀幣及倉廩物料文簿具陳于前。悉符楚材元奏之數。笑曰。卿何使錢幣流入如此。即日授以中書省印。俾領其事。事無巨細。一以委之。

九月太廟火

丙戌夜。臨安火。延及太廟。三省六部御史臺祕書省玉牒所。惟丞相史彌遠府獨存。蓋殿帥馮楙率衛卒力救之也。帝素服減膳徹樂。宰執降官封一等。太常少卿度正。國史院編脩官李心傳上疏言宗廟之制。未合于古。茲緣災異。宜舉行之。詔兩省侍從臺諫集議之。遂求直言。籍田令徐清叟上疏。乞為濟王置後。以和異氣。帝不省。

發明

宣十六年夏。成周宣榭火。聖人必謹書之。蓋人以宗廟之重。書之也。姦臣擅竊國政。而天子不能。况夷狄擾邊。荼毒西屬。天下之變。莫此為甚。而王室不復能中興矣。人火之。天非所以見戒乎。

蒙古攻金河中取之

一 蒙古主圍河中急。金完顏慶山奴。率京兆東還。簽樞草火訛可。元帥板子訛可。懼軍力不足。故賊之半以守。蒙古築松樓高二百尺。下瞰城中。土山地穴。百道並進。猶親搏戰。數十合。始被擒。就死。板子訛可以敗卒三千。奪船走閩鄉。初。板子訛可在鳳翔。為監戰。奉御六兒所制。有隙。及收河中。總帥同赴召。六兒遂請訛可奉旨。防秋。畏怯。違避。全主信之。至是怒。其不能死節。因殺之。兩訛可皆內族。一得賊好。以草火燒之。一嘗誤呼官中。牙。訛可亦力戰。不克。於時而屍於刑。論者以為有死。待先入之言。夫以養御監軍。既擊之肘。又信其讒。以殺人。金失政。刑矣。唐之亡。坐以近侍。監軍。金置其轍。哀哉。

冬十月蜀口諸郡陷于蒙古

四川制置使桂如淵逃歸。詔以李璣為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趙彥呐副之。知興元府。初。彥呐治西和五年。安丙待之甚厚。崔與之以彥呐大言無實。必誤國事。不可付以邊關。朝廷不從。

蒙古伐高麗

以其殺使者著古也。

十一月蒙古拖雷入饒風關十二月渡漢江金完顏合達

移刺蒲阿自順陽還鄧州蒙古追之獲其輜重

拖雷攻饒風關入之由金州而東將趨汴京民皆入保城壁險阻以避之金主召宰執臺諫入議皆曰此軍冒萬里之險歷二年之久方入武林其勞苦已極為吾計者以兵屯雖鄭昌武歸德及京畿諸縣以人將守洛陽潼關懷孟等處嚴兵備之京師積糧數百萬斛令河南州郡堅壁清野彼欲攻不能欲戰不得師老食盡不戰自歸矣金主太息曰南渡二十年所在之民破田宅鬻妻子以養軍士今敵至不能迎戰徒以自保京城雖存何以為國天下其謂我何朕思之熟矣存亡在天命惟不負吾民可也乃詔諸將屯襄鄧十二月合達蒲阿師諸軍入鄧州楊汰衍陳和尚武仙兵皆會之遂由屯順陽拖雷將兵屯漢江合達蒲阿召諸將議由光化截江與戰及放之渡而後戰孰是張惠投得木皆曰截江便縱之渡則我腹空虛必為所潰蒲阿曰使彼在沙磧且

當往求之况自來乎未幾蒙古兵單渡合達蒲阿始進至禹山分據地勢列步卒于前山騎上于山後蒙古兵觀之竟不前陣散如馬翅轉山麓出金騎兵之後分三隊而來合達曰今日之勢未可戰也俄而蒙古騎兵突前金兵不得不戰短兵接三合蒙古兵少却其在西者望蒲阿親軍環繞甲騎後而突之金蒲察定住力戰始退合達口彼眾號三萬而輜重居其一今相持二三日彼不得食若乘其卻而擁之必勝矣蒲阿曰江路已絕黃河不水彼入重地將安歸乎何以速為遂不遂明日蒙古兵忽不見邏騎還始知在光化對岸乘林晝作食夜不下馬已四山林外不聞音響合達蒲阿議入鄧州就糧辰巳間到林後蒙古忽至合達蒲阿迎戰交接之際蒙古以百騎遶兩行省輜重而去金兵幾不成列連夜二鼓合達蒲阿乃入鄧州城懼軍士迷路鳴鐘招之合達蒲阿隱其敗以大捷問百官表賀諸相置酒省中左丞李蹇且喜且泣曰非今日之捷生靈之禍可勝言哉蓋以為實然也於是民保城壁者皆散還鄉社不數日蒙古游騎突至多獲俘獲

廣義

分註載金主之言誠自有理然豈可付國之存亡於天而不脩治哉此言皆所以有人眾勝此下民或敢侮予金虜何足以知此

新作太廟

發明

唐文宗太和五年。命有司葺太廟。君子議之。寧宗嘉定五年。太廟屋壞。既書于冊。竟不聞有葺治之舉。意者當時隨宜修治。故史筆亦不復錄耳。至於營繕宮館。興造寺宇。則代有增葺。况今太廟火。延至於四月。不作。則亦宋人習於怠忽。視為故常。不復加意爾。綱目書新作太廟。新作者。史新創造之為非。補葺。漏之云。以理宗之賢。僅克舉此。則夫前此。聖朝備於宗廟之異。從可知矣。可勝嘆哉。

五年

金天興元年

春正月。以孟珙為京西兵馬鈐轄。屯棗陽。

孟珙。字伯章。襄陽人。號忠順。軍。命江海統之。不。制置司以珙代。海。分其軍為二。襄陽。統。又。平。于。襄陽。自。至。西。十。八。里。田。入。河。經。流。水。側。水。跨。九。阜。建。通。八。十。有。三。丈。溉。田。十。萬。頃。立。十。莊。三。營。使。軍。民。分。屯。邊。備。豐。足。與。又。命。忠。順。軍。家。自。畜。馬。官。給。芻。粟。馬。益。蕃。自。是。以。毋。憂。起。復。駐。劄。棗。陽。

以史嵩之為京湖制置使

知襄陽府

蒙古窩闊台自白坡渡河次鄭州使其將速不臺圍金汴京

金主聞蒙古兵趨汴。群臣議尚書令史楊居仁請乘其遠至擊之。平章白撒不從。而遣麻斤出等。部民丁壯萬人。開短堤。夾河水。以衛京城。命夾谷撒合將步騎三萬人。巡河渡。起近京諸色軍家。屬五十萬口。入京城。蒙古主用西夏人。糧可計。自河中。由河清縣。白坡渡河。遣人馳報。應雷以師來會。夾谷撒合行至封丘。而還。蒙古兵入奄至。麻斤出等皆死。丁壯得免者僅三百人。蒙古主入鄭州。遣速不臺攻汴城。金主召群臣議所守。有言木虎高琪所築裏城。決不可守。外城決不可棄。於是決計守外城。命備樓櫓器具。時京城諸軍不滿四萬。而城周百二十里。不能徧守。故議以遷避之。民充軍。又召在京軍官於上清宮。平日防城得功者。截長補短。假借而用。行百餘人。又集京東西沿河舊屯兩都尉。及衛州義軍。凡四萬。并丁壯二萬。分置四面。每面選千名。飛虎軍以專救應。然亦不能軍矣。金主命翰林學士趙秉文為赦文。改元。布宣悔悟哀痛之意。指專陳義辭。情俱盡。聞者莫

不感。願。洛陽人。至於慟哭。

金完顏合達。移刺蒲阿。引軍援汴。及蒙古拖雷戰于三峰。大敗。忠孝軍總領完顏陳和尚死之。

蒙古兵自禹山之戰。散漫而北。所過州縣。無不降破。遂自唐州以趨汴京。金二行省自鄧州赴援。步騎十五萬。蒙古以騎三千尾之。合達等謀曰。敵兵止三千而我。不戰。是弱也。金軍至鈞州沙河。蒙古兵不戰而退。金軍方盤營。蒙古兵復來襲。金軍不得休息。食飲且行且戰。至黃榆店。至鈞州二十五里。雨雪不能進。忽有旨云。兩省軍悉赴京師。合達等遂發。蒙古兵自北渡者。畢集。前後以大樹塞道。全將楊沃衍奪路得之。金軍遂進。次于三峯山。軍士有不食。至三日者。蒙古兵與河北兵合。四面圍之。燃薪燔肉。更迭休息。金困憊。乃開鈞州路縱之。走。而以生兵夾擊之。金軍遂潰。聲如崩山。武仙率三十騎入竹林中。遂走密縣。楊沃衍乘澤。乘步持大槍。奮戰而死。合達知大事已去。欲下馬戰。而蒲阿已失所在。合達乃與陳和尚等。以數百騎走。入鈞州。蒙古主在鄭州。聞拖雷與金相持。遣口溫不花。赤老溫等赴之。至則金軍已潰。於是乃合攻鈞州。墜其城外。合達匿窟室。

城破。蒙古兵發而殺之。因揚言曰。汝家所恃。惟黃河與合達耳。今合達為我殺。黃河為我有。不降何待。陳和尚趨避隱處。殺掠稍定。乃出自言曰。我金國大將。欲見白事。蒙古兵士以數騎夾之。詰拖雷問其姓名曰。我忠孝軍總領陳和尚也。大昌原衛州。倒回谷之勝。皆我也。我死亂軍中。人將謂我負國家。今日明白死。天下必有知我者。蒙古兵欲其降。不肯。乃斫足脛折之。割口吻至耳。與血而呼。至死不屈。蒙古將有義之者。以馬灌酒而祝曰。好男子。他日再生。當令我得之。蒲阿走。蒙古兵追躡擒之。械至官山。拖雷欲降之。往復數百言。終不從。雖曰我金國大臣。惟當金國境內死耳。遂殺之。金之健將銳卒。自是俱盡。不復可為矣。

發明 書引軍援汴。予其急君也。書戰于三峯大敗。謂大昌原之勝。迨夫三峯之潰。自謂軍前奮發。慷慨不少屈。其忠君之心。誠矣。觀其對蒙古之言。至今讀之。令人毛竦。苟非以大義貫徹於方寸者。曷克以臻此哉。嗚呼。是舉金之健將銳卒。俱盡。不復可為矣。夫乃非天意乎。特書死之。予全義也。

廣義

偉哉陳和尚之豪傑也。觀其死節之言。何其正大光明哉。議者不可謂金無人。

二月。金陝西諸將棄潼關東還。蒙古追及之于鐵嶺，皆殺之。

初，金開蒙古入饒風關，遣徒單兀典行省闕鄉以備潼關。徒單百家為關陝總帥，便宜行事。百家馳入陝，榜縣鎮，遷入大城，糧斛輜重聚之。陝州近山者，入山寨避兵。會阿里合傳首名兀典，援汴。兀典遂與潼關總帥納合合圍秦藍。秦藍總帥完顏重喜等帥軍十一萬，騎五千，盡撤秦藍諸關之備，從號人陝，同華闕鄉一帶軍糧數十萬，不及載，船悉空下。復盡起州民運靈寶硖石倉粟，會蒙古游騎至，殺掠不可勝計。金守將李平以潼關降于蒙古。蒙古兵遂長驅至陝，兀典發闕鄉軍士各以老幼自隨。由西南經入大山，冰雪中，部將多叛去。蒙古聞之，自盧氏以數百騎追及之。山路積雪，書日凍釋，泥淖及脛，隨軍婦女棄擲老幼，哀號盈路。行至鐵嶺，欲戰而饑，德於是重喜先降。蒙古斬之于馬前，金兵遂大潰。兀典合闕從數十騎走山谷，間追騎擒之，皆被殺。

蒙古取金睢州，遂圍歸德府，不克。

蒙古圍歸德。金行省石燾、女魯歡命經歷冀禹錫守禦。禹錫竭其材智，故得不陷。

金復以完顏賽不為左丞相。

先是完顏賽不謂都事商衡曰：古來宰相必用文人，以其知為相之道。賽不何所知，使居此位？吾恐他日史官書某時以某為相而國亡，遂請致仕。至是蒙古攻汴，日急，財匱援絕，金主大懼。平章政事白撒以為勢必講和，和議定，則百相當往為質，乃力請金主起復賽不為相。且括汴京民軍二十萬分隸諸帥。

三月，蒙古圍洛陽，金警巡使張仲力戰却之。

蒙古立砲攻洛陽。洛陽中唯三臺遺卒三四千，及忠孝軍百餘守禦而已。留守撒合贊疽發于背，不能軍，遂投濠水死。已而元帥任守貞復立府事，及守貞援汴，河南人共推張仲為府僉事，領所有軍二千五百人。甫三日，蒙古兵圍其三而，伸括衣帛為幟，立之城上。率士卒赤身而戰，以壯士數百往來救應，大呼以惑子軍為號。其聲勢與萬眾無異。兵器已盡，以錢為鏃，得蒙古兵一箭截而為四，以筒鞭發之。又刺過砲，用不過數人，能發大石於百步外，所擊無不中。仲奔走四應，所至必捷。蒙古益兵力攻，凡三月餘不能拔，乃退。

金遣曹王訛可為質于蒙古請和夏四月蒙古退軍河洛

蒙古主將北還遣使自鄭州至汴諭金主降且索蔡林
學士趙秉文衍聖公孔元措等二十七家及歸順人家
屬移刺蒲阿妻子并繡女鷹人等金主乃封荆王守純
子訛可為曹王命尚書左丞李巖送之蒙古為質以請
和諫議大夫裴滿阿虎帶為講和使未行蒙古速不臺
聞之曰我受命攻城不知其他也乃立攻具沿濠列木
欄驅漢俘及婦女老幼負薪草填濠頃刻平十餘步平
章白撒以議和不敢與戰城中喧聞金主聞之從六七
騎出端門至舟橋時新雨涼車駕忽出都人驚愕失措
但跪於道傍老幼遮擁至有誤觸金主衣者少頃宰相
從官皆至進笠不受曰軍中暴露我何用此西南軍士
五六十輩進曰北兵填濠過半平章傳令勿放一鏃恐
壞和事豈有此計邪金主曰朕以生靈之故稱臣進奉
無不順從止有一子養未長成今往作質于矣汝等畧
忍待曹王出離鞬不退汝等死戰未晚是日曹王行蒙
古兵併力進攻金龍德宮造砲石取良嶽太湖靈壁假
山為之大小各有斤重其圓如燈毬之狀蒙古兵用砲
則不然破大礮或礮礮為二三皆用之攢竹砲有至十
三稍者餘砲稱是每城一角置砲百餘枚更迭上下晝
夜不息數日石幾與裏城平而城上樓櫓皆故官及芳

華二溪所拆大木為之合抱之木隨擊而碎以馬糞麥
稭布其上網索旃褥固護之其懸風板之外皆以牛皮
為障蒙古兵以火砲擊之隨即延燒不可撲救父老所
傳周世宗築京城取虎牢土為之堅密如鐵受砲所擊
唯凹而已蒙古兵塚外築城圍百五十里城有乳口樓
櫓壕深丈許闊亦如之約三四十步置一舖舖置百許
人守之初白撒命築門外短牆委曲隱隘容三二人得
過以防蒙古兵奪門及被攻諸將請乘夜斫營軍乃不
能得出比出已為蒙古所覺後又募死士千人穴城出
壕徑渡燒其砲座城上懸紅紙燈為應約燈起渡壕又
為蒙古所覺又放紙鴛置文書其上至蒙古營則斷之
以誘被俘者識者謂宰相欲以紙鴛紙燈退敵難矣特
其聲如雷聞百里外所獲圍半畝已上火點之砲起火發
透蒙古又為牛皮洞直至城下掘城為窟間可容人則
而下至掘處火發人與牛皮皆碎近無迹又有飛火槍
注藥以火發之戰前燒十餘步人亦不敢近蒙古唯畏
此二物蒙古攻城十六晝夜內外死者以百萬計於是
金主母明惠皇后陵被發遂不臺知不可取乃為好語
日兩調已講和更相攻邪金人因就應之乃遣戶部侍郎
耶揚居仁出宣狄門以酒炙犒蒙古兵且以金帛珍異

路之速不臺乃許退兵散屯河洛之間參政赤蓋合喜以守城為已功欲率百官入賀參政內族思烈曰城下之盟春秋以為恥况以罷攻為可賀邪合喜怒曰社稷不亡君后免難汝等不以為喜邪乃命趙秉文為表康文曰春秋新官災三日哭今園陵如此酌之以禮當慰不當賀事乃已金主御端門肆赦改元天興詔內外官民能完復州郡者功賞有差出金帛酒炙犒餼軍士減御膳罷冗員放宮女上書不得稱聖改聖旨為制旨釋衛紹王族禁朝汴京解嚴步兵

發明

金事浸不可為者徒以乞和蒙古圖存於亡譬猶阱中之鹿抑將安往徒將銳卒既盡而恢復之事無能為矣雖然存施必有報天理之相應女真憑陵中國竊據宋地而蒙古乘之若合符節然則金虜之亡烏足惜哉書此足以著天道之不遠云

金命其平章政事完顏白撒致仕

白撒惟怯無能性復貪鄙軍士怨憤其不戰白撒不自安謂尚書令史元好問曰我妨賢路久矣得退為幸為我撰乞致仕表頃之金主已遣使持詔至其第令致仕軍士猶欲殺之白撒懼一夕數遷金主以親軍二百陰

為之衛軍士無以泄其憤遂相率毀其別墅而後已

五月金汴京大疫

凡五十日諸門出樞九十餘萬貧不能葬者不在是數尋以疫後闔戶僧道醫師粥棺者擅厚利命有司倍征之以助國用

發明

疫何以書記災也金自南遷以汴為本是時國祚傾危境內擾攘金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於四方者幾千人矣兼之疫癘大作民罹塗炭疫凡五十日諸門出樞九十餘萬然則金之生靈豈不盡乎嗚呼金之見絕於天為可知耳金之不亡寧有是理哉故特謹而書之

廣義

兵燹之後必有疫癘饑饉相承何也蓋人不能堪不能聊生故也是以屢豐年之穰見詠於詩人者所以著王師之美也夷狄相殘豈有不損天地之和者哉

六月金徐州軍亂蒙古國安用入據之

徐州歸兵總領王祐張興都統封仙等夜燒草場作亂遂行省徒單益都安用率兵入徐執祐等斬之以封仙

爲元帥主
徐州事

秋七月以陳貴誼同簽書樞密院事。○金殺蒙古使者三十餘人。

金飛虎卒申福等殺蒙古行人唐慶等三十餘人于館。金主不問。和議遂絕。

蒙古國安用降金。金封爲克王。行東京尚書省事。賜姓名完顏用安。

安用既得徐州。金宿州東面總帥劉安國。邳州杜致。皆以州歸之。安用遂據三州。蒙古帥阿木魯闡之。怒曰。此三州我當取。安用何人。輒受其降。遣將張進。兵入徐州。欲圖安用奪其州。安用懼。乃與徐州總帥王德全劫殺張進。及海州元帥田福等數百人。與楊妙真絕。乃還邳州。會山東諸州。及徐邳宿三州。帥白馬結盟誓歸金。既盟。諸將皆散去。安用無所歸。遂同德全。安國。世宿州從宜。眾僧奴自通于金。眾僧奴以聞。未報。而安用率兵萬人攻海州。未至。眾稍散去。安用自知矣。計於是。服金衣冠。楊妙真怒。安用叛已。又懼爲所圖。乃悉啓安用。

家屬走還青州。安用遂選兵分將。期必得楊妙真。金主遣近侍面長。因世英等持手詔至邳。封拜安用。且以空頭河朔山東赦文。使得便宜從事。安用始聞使至。猶豫未決。遣迎使者。監于州廨。問所以來。使者對以封建事。安用意頗順。明日出見使者。跪揖如等夷。坐定。語世英曰。子向隨鞏。鞏兵攻汴。嘗於開陽門下與侯摯議內外夾擊。此時鞏輒病死者衆。十七頭項皆在京城。若從吾言出軍。中興久矣。朝廷無一敢決者。今日悔將何及。言竟而起。因使人取金所賜物。遍觀之。喜見顏色。乃設宴拜受如儀。冷主事常謹。隨世英奉表入謁。金主復遣世英。賜以鐵券虎符。龍文衣。玉魚帶。及郡王宣。世襲千戶。宣各十。聽同盟。可賜者。賜之。世英過徐。德全安國說之曰。朝廷恩命。豈宜出自安用。郡王宣吾二人最當得者。乞執留之。世英乃留郡王宣。世襲千戶。宣各二。由是真有隙。

發明 甚矣金人自取滅亡之道也。初與虜和。自救不暇。而乃殺其使者。納其叛人。蒙古既得以藉口。又可以興師。自是和議絕。而金國亡矣。豈不深可哀哉。綱目特書以著其亡國之本。

金恒山公武仙等會兵救汴。八月。遇蒙古于京水。皆潰。

初三峯之敗。仙走南陽。收潰軍得十萬人屯留山。汴京被圍。金主詔仙與鄧州行省完顏思烈。鞏昌總帥完顏忽斜虎。合兵入援。仙至密縣東。遇蒙古兵。即按軍眉山。店報思烈曰。阻嗣結營。待仙至。俱進。思烈急欲至汴。不聽。金主又命桓密使赤蓋合喜帥兵應仙。思烈等至京水。蒙古乘之。不戰而潰。仙與赤蓋亦散走。還留山。合喜屯中牟三日。聞思烈軍潰。即夜棄輜重。馳還。被劫廢居汴。常鞅鞅不樂。後為崔立所殺。

發明

以占人心。天命之去留矣。十萬之師。不戰而潰。其難哉。皆潰云者。以為兵不能潰。金自潰之焉耳。夫以十萬雄兵。無故皆潰。金之不亡。其可得耶。

閏九月。慧出于角。

帝避殿。減膳撤樂。詔中外臣僚。指陳缺失。無有隱諱。諸路監司。察守令之貪廉仁暴。及民間利便疾苦。以聞。

發明

為蛟。亦悍厲之所。其出于角。以列宿論之。角則意者。權姦擅竊朝政。夷狄竊發之機。云爾。變豈有虛生者乎。以分注考之。帝能避殿。減膳撤樂。詔臣庶皆

陳闕失。則亦非漠然不知所警者。此其所以延朱祀於五十餘年而後亡也。觀綱目之所書。則人心天道皆可以占矣。

高麗盡殺蒙古所署官。蒙古伐之。

高麗盡殺蒙古所署達魯花赤。帥眾入海島。蒙古撤聖搭伐之。卒于軍。

金括舉民間。

金主以和議既絕。懼兵再至。乃復僉民兵為守禦備。遂括半京粟。以完顏珠頰等主之。置局以推舉為名。珠頰論曰。汝等當從實推舉。果如一且。糧盡。令汝妻子作軍食。復能吝否。既而罷括粟。復以進奉取之。且賣官及令民買進士第。前御史大夫內族合別復覲進用。建言京城括粟。尚可得百萬石。金主乃命合別復為參知政事。與左丞李蹊復括之。合周先令各家自實。壯者存石有三斗。幼者半之。仍書其數門首。敢有匿者。以升斗論罪。京城三十六坊。各選深刻者主之。完顏久住尤酷暴。有寡婦二口。實豆六斗。內有蓬子約三升。久住笑曰。吾得之矣。就寡婦以令粟。婦泣懇曰。妾夫死。子兵。姑老不能為養。故雜蓬糶以自食耳。非敢以為軍備也。且三升六

十二月皇太后楊氏崩。

諡曰恭聖仁烈。外朝以日易月。宮中行三年喪。

蒙古遣使來議伐金。許之。

蒙古再遣王。機來京湖議夾攻金。史嵩之以聞。朝臣皆以為可。遂復讐之舉。獨趙范不喜。曰。宜和海。上之盟。厥初甚堅。遂以取禍。不可不鑒。帝不從。命嵩之報使許之。嵩之乃遣鄒仰之往報。蒙古許俟成功。以河南地來歸。

發明

宋金世讐。理宜報伐。然借方於虜。以伐之。此又無可取焉。宜和海。上之盟。為可鑒耳。春秋隱二年。書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唐為魯地。此蓋費誓所謂徐戎在魯東郊之境者。魯君與之結盟。脩好。成禮。訖事。而無他虞。然春秋惡其以中國與夷狄盟。故書時。書月。書日。以深謹之。夫夷狄無信。王者外而不內。烏可與之通和。遣使與之共功耶。况蒙古在宋。尤為桀驁。理宗惟務復讐。反信其所不當信。因來議伐。即命許之。故綱曰。前書遣使如蒙古。此書許之。所以見是盟乃宋人所欲。非出於蒙古之請。其所以致入寇之漸者。皆宋人自取之耳。書法若此。其惡宋之意。為何如耶。自古會盟多矣。未有中國先通於夷狄。

者。使宋之君臣有入心。則必懼死亡地矣。雖然。後之欲輕信夷狄者。其為殷鑒。豈不明哉。

廣義

嗚呼。蒙古來議夾攻。讐金者。即晉人假道以愚夫。以張宣殺速不罕之時。蒙古即曰。宋自食言。背盟棄好。今日之事。曲直有歸。斯言也。何其切齒之甚邪。觀此。則知其中心藏之。以為後日興兵之端也。必矣。今者遣使來議伐金。其意以為金亡。則宋可坐而致也。且夷狄難以信義交。昔者宜和海。上之盟。口血未乾。貪心即繼。是以汴宋卒為下遼之續。嗚呼。汴宋協金人。以亡遼。而汴宋反為金人所得。南宋協蒙古。以亡金。而南宋終為蒙古所有。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趙范何其獨見之明也。曰。然則何為而可。曰。自強其國。嚴邊陲。以備蒙古。相時勢。以報殘金。則庶乎其可也。若夫成功。則天也。豈人力之所為哉。

金主守緒出奔河北。蒙古速不臺復圍汴。

汴京糧盡。援絕。勢益危急。召諸臣入議。或言歸德。四面皆水。可以自保。或言宜沿西山入鄧。或言欲入鄧。蒙古速不臺不臺在汝州。不如取陳蔡。路轉往鄧下。金主未決。乃起院判白華為右司。鄧中問之。華言歸德城雖堅。以

而食盡。坐以待斃。決不可往。既汝州有遠不臺。則下亦不可往。計今事勢。當直赴汝州。與之一決。汝州戰。不如半途戰。半途戰。不如出城戰。蓋我軍食力猶在也。若出京益遠。軍食益減。馬食野草。事益難矣。若我軍便得戰。存亡決此一舉。外則可以激三軍之氣。內則可以慰都人之心。或止為避遷之計。人心顧戀家業。未必毅然從行。可詳審之。金主不從。而集軍士於大慶殿。諭以京城食盡。今擬親出。諸將佐合辭奏曰。聖主不可親出。止可命將。金主欲以蒲察官奴為馬軍帥。高顯為步軍帥。劉益副之。三人者欲奉命參政。內族訛出曰。汝輩把劍不知高下。國家大事。敢易承邪。眾默然。唯官奴曰。若將相可了。何至使我輩事亦中止。遂以右丞相賽不。平章白撒。右副元帥。詭出左丞相李蹊。元帥左監軍。徒單百家等。帥諸軍扈從。參政奴申。樞副兼知開封習捏阿不。裏城四面都總領。珠顆。外城元帥。東面把撒合。南面木甲咬住。西面崔立。此而守木魯買奴等留守。乃發府庫及內府器用。官人衣服。賜將士。民間鬪傳車駕。往歸德。軍上家屬留汴。日令食盡。坐視城中。俱餓死矣。縱能至歸德。軍馬所費。支吾復得幾許。日金主使賽不宣言曰。前日巡狩之議。為白華改。今往汝州索戰矣。金主發汴京。與太后皇后妃主別大櫛。至開陽門。詔諭留守兵士曰。社稷宗廟在此。汝等壯士。毋以不預進發之數。便謂

無功。若保守無虞。將來功賞。豈在戰士下。聞者皆灑泣。是日。鞏昌元帥忽斜虎援兵至。言于金主曰。京西三百里之間。無井甕。不可往。不如幸秦鞏。金王遂決意東行。進次黃陵岡。白撒擊蒙古。降其兩寨。得河朔降將。金主赦之。授以印符。群臣固請以河朔諸將前導。鼓行人開州。取大名東平。豪傑當有響應者。溫敦昌孫曰。太后中宮皆在南京。北行萬一不如意。聖主孤身。欲何所為。若往歸德。更五六月不能還京。不如先取衛州。還京為便。白撒曰。聖體不便鞍馬。且不可令蒙古兵知帝所在。今可駐歸德。臣等率降將往東平。候諸軍到。可一鼓而下。因而經略河朔。且空河南之軍。官奴曰。衛州有糧。可取。白撒曰。京師且不能守。就衛州欲何為邪。金主惑之。遂一意向河朔。蒙古速不

發明

諸侯無出。出失其國也。春秋紀侯大去其國。君而不顧也。夫守天子之土疆。承先祖之祭祀。義莫重焉。委而去之。無貶乎。曰。有國家者。以義言之。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則當效死而弗去。以道言之。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亦可去而不守。於斯二者。顧所擇何如耳。然則擬諸大王去邪之事。其可以無愧矣。曰。大王去邪。從之者如歸市。金主出奔。日以微滅。則何

御批通鑑輯覽卷一百一十九

太王之可擬哉。綱目取法春秋故其所書亦畧相似。臣故據胡氏傳意以發明之。

六年。金天興二年。春正月。金主守緒濟河。使完顏白撒攻衛州。

與蒙古兵戰大敗。金主走歸德。白撒伏誅。

金主遣使徵糧于歸德。總帥石盞女魯歡送糧千五百石至蒲城東。六軍給糧盡。因留船二百。張布為幄。金主遂乘以濟河。會大風。後軍不克濟。蒙古回古乃追擊于南岸。金元帥賀都喜力戰而死。金兵溺者近千人。金主次于北岸。望之震懼。遂次于滎麻岡。遣白撒帥師攻衛州。至城下。以御旗招之。城中不應。蒙古聞之。自河南渡河。白撒遂退師。蒙古史天澤以騎兵踵其後。蹙于白公廟。金師敗績。白撒乘軍東遁。元帥劉益。上黨公張開。皆為民家所殺。金主進次魏樓村。猶欲俟蒙古兵至決戰。少頃。白撒至。倉皇言軍已潰。北兵近在咫尺。請幸歸德。金主遂與副元帥合里合等六七人。夜登舟。潛渡河。走歸德。翌日。諸軍始聞金主棄師。遂大潰。金主入歸德。遣奉御木甲塔失不往。亦京奉迎太后及后妃。諸軍怨憤。金主乃暴白撒罪。殺之。初。滎麻岡居民。聞金主北渡。築口塞戶。潛伏洞穴。及見滿察官奴一軍。號令明肅。所過無絲髮犯。老幼婦女。無復畏避。及白撒往衛州。縱軍四散。

哭聲滿野。所過丘墟。一飯之費。至數十金。公私皇皇。民始思叛。故衛城堅守。而蒙古之追無來援者。以至于敗。

發明

金主既知白撒無能。前既命之致仕。今復舉之。能死一戰。而乃兵敗逃回。則是臣不急君也。走者

匹夫輕身之事。金主雖云夷狄。帝有中。原弗克與。讐免。不亦賤乎。白撒欺君誤國。罪在不赦。前史以殺之。為文。則是以無罪待之。味討賊之至公也。至綱目變文。直書伏誅。以正其罪。然則亂臣賊子。始無驕足之地矣。

廣義

金人之禍。白撒致之也。故分註曰。殺。而其綱則書伏誅者。正其罪也。

金汴京西面元帥崔立作亂。以梁王從恪監國而幽之。自為太師尚書令都元帥。以賊降蒙古。

初。汴人以金主親出師。日聽捷報。及聞軍敗。始大懼。時速不臺攻城日急。內外不通。米升至銀二兩。碎死相望。指紳士女。多行乞于市。至有自食妻子者。諸皮器物。皆資充饑。貴家第宅。市樓肆館。皆撤以爨。及金主遣使至

沐奉迎兩宮。人情益不安。西面元帥崔立。性淫狡。因民
洶洶。潛謀作亂。左司都事元好問。謂習捏阿不日。自專
駕出京。今二十日許。又遣使迎兩宮。民間皆謂國家欲
棄京城。相公何以處之。習捏阿不日。吾二人惟有一死
爾。好問曰。死不難。誠能安社稷。救生靈。死可也。如其不
然。徒欲以一身飽五十紅衲軍。亦謂之死邪。習捏阿不
不答。時兩宮已出至陳留。見城外二三處火起。疑有兵
復馳還汴京。明日。崔立拔劍指完顏奴申。及習捏阿不
曰。京城危困已極。二公坐視何也。二相曰。有事當好議
之。何遽如是。立應其黨。先殺習捏阿不。次殺奴申。及左
司郎中納合德。輝等十餘人。即諭百姓曰。吾為二相閉
門無謀。今殺之。為汝一城生靈請命。果皆稱快。立遂勒
兵入宮。集百官議所。立曰。衛紹王太子從恪。其妹公
主在北兵中。可立之。乃遣其黨韓鐸。以太后命往召。從
恪至。以太后誥命為梁王監國。百官拜舞。立自為太師
都元帥。尚書令。鄭王弟倚為平章政事。侃為殿前都點
檢。其黨皆拜官。元好問亦為左右司員外郎。遂送款請
速不臺軍。速不臺至青城。立服御衣儀衛。往見之。速不
臺喜。飲之酒。立以父事之。還城。悉燒樓櫓。速不臺益喜。
始信其實降也。立託以軍前索隨駕官吏家屬。軍民子
女。聚之省中。親閱之。凡亂數人。猶以為不足。乃禁民間
嫁娶。有以一女之故。致數人死者。未幾。遷梁王及宗族

近屬于宮中。以腹心守之。限其出入。以荆王府為已私
第。取內府珍玩充實之。群小附和。請建功德碑。崔奔以
尚書省命翰林直學士王若虛為文。若虛私謂好問曰。
今召我作碑。不從則死。作之則名節掃地。不若死之為
愈。然我姑以理論之。乃謂奕曰。丞相功德碑。當指何事
為言。奕曰。丞相以京城降。活生靈百萬。非功德乎。若虛
曰。學士代王言功德碑。謂之代王言可乎。且丞相既以
城降。則朝官皆出其門。自古豈有門下人為主帥頌功
德。而可取信于後世者乎。奔雖殘虐。聞之不能對而去。
事遂得已。史臣曰。崔立乘時僭竊。大肆淫虐。其為罪不
容誅矣。金俘人之主。帝人之臣。百年之後。適啟崔立之
狂謀。以成青城之烈禍。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
乎爾者也。豈不信哉。

發明 作亂者悖逆之詞。崔立奉命留守。便當竭力備
心。以者不以者也。君之儲嗣。幽之於別室。國之土地。
獻之於他人。其罪不容誅矣。蓋君臣天地之大義。討
賊天下之至刑。豈以醜虜之故。而遂廢
討賊之義哉。故直書以著其不赦之罪。

蒙古圍金臺州。○三月。金蒲察官奴作亂。殺左丞相李蹊。

等。金主以官奴權參知政事。

金主在歸德。隨駕親軍。及河北潰軍。漸集石盞女魯歡。懼不能給。白于金主。乞遣出城。及就糧于徐陳宿三州。金主不得已從之。止留元帥蒲察官奴忠孝馬軍四百五十人。馬用軍七百人於城中。諸軍既出城。金主召官奴謂曰。女魯歡盡散衛兵。卿當小心。官奴以馬用本歸德。小校一旦拔起。心常輕之。又以金主時獨召用計。事而不及已。因謀圖用。時蒙古忒木解圍亳州。且日遣兵薄歸德。民心搖搖。官奴請北渡河。再圖恢復。女魯歡沮之。官奴不悅。乃私與完顏用安謀。邀金主幸海州。金主不從。官奴積忿。異志益定。李蹊以聞。金主深憂之。乃諭馬軍總領紇石烈阿里合。內族習顯。陰察其動靜。阿里合反以金主意告官奴。金主復懼。官奴馬用相圖。因以為亂。命宰執置酒和解之。馬用即散備。官奴乘隙率眾攻用。殺之。遂以卒五十人守行宮。劫刺官聚於都水毛花輦宅。以兵監之。驅女魯歡至其家。悉出所有金貝。然後殺之。乃遣都尉馬實。被甲持刃。劫直長把奴申於金主前。金主擲所握劍於地。謂實曰。為我言于元帥。我左右止有此人。且留侍我。實乃退。官奴因大殺刺官李蹊以下凡三百人。軍士死者三千人。薄暮。官奴提兵入見。言女魯歡等反。臣殺之矣。金主不得已。暴女魯歡罪。而以官奴權參知政事。

以官奴權參知政事。

發明

五服五章。所以嘉有德。五刑五用。所以討有罪。此人君賞罰之權。不可一日而少緩也。蓋有德不賞。無以勸善。有罪不討。無以懲惡。是時官奴恣橫。擅竊朝政。復因私憤。濫殺大臣。其罪可勝誅乎。金主雖處播遷之中。不可一日廢法。即當暴白其罪。肆諸市朝。則一軍整肅。人皆用命矣。夫何縱其所為。畧無可否。不能討罪。反加以官。則賞罰之權弛。而誰為之警懼哉。異時幽於照碧。惟日悲傷。嗚呼。亦晚矣。直書于冊。交貶之也。

夏四月。葬恭聖仁烈皇后。○金崔立執其主之后妃及梁王從恪等。送蒙古軍。蒙古速不臺殺從恪等。以后妃北還。

崔立以天子袞冕后服。進于速不臺。又括在城金銀。搜索薰灌。誑掠慘酷。貴族富人。不堪其毒。竊相語曰。攻城之後。七八日中。諸門出葬者。凡百萬人。恨不早預其數。而值此也。立時與其妻入宮。兩宮賜之。不可勝計。立因諷太后作書。陳天時人壽。遣金主乳母入歸德。招降立。遂以太后王氏。皇后徒單氏。梁王及荆王守純諸妃嬪。

凡車三十七兩。宗室男女五百餘人。衍聖公孔元措。名儒梁陟。及三教醫流工匠繡女。赴青城。速不臺殺二王及族屬。而送后妃等于和林。在道艱楚萬狀。尤甚于徽。欽之時。速不臺入汴城。立時在城外。兵先入其家。取其妻妾寶玉以出。立歸。大慟而已。初蒙古之制。凡攻城不降。矢石一發。則屠之。汴京既陷。速不臺遣使言于蒙古。主曰。此城相抗日久。士卒多傷。請屠其城。耶律楚材聞之。馳見蒙古主曰。將士暴露數十年。所爭者土地人民耳。得地無民。將焉用之。蒙古主未許。楚材又曰。凡弓矢甲仗金玉等匠。及官民富貴之家。皆聚此城。殺之則一無所得。是徒勞也。乃詔除完顏氏一族外。餘皆原免。時避兵在汴者尚百四十萬戶。皆得保全。遂為定制。

發明

殺其兄。蓋報施之道。如響之應。聲影之隨。形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豈有毫釐之差。錯乎歷觀夷狄之猾夏者。未始無報。劉聰兄弟。竊晉土宇。執晉懷愍。未幾身弑。而國亡。唐安祿山背君作亂。卒死於其子慶緒之手。五代契丹德光。乘晉入寇。卒有殺胡林之亡。金阿骨打。崛起沙漠。僭號稱尊。完顏晟繼之。滅遼侵宋。然而前書金劫二帝。及后妃北去。此書蒙古殺梁王。以后妃北還。百年之間。前後一轍。非天道之報施。耶。蓋宋雖中微。猶延數世。金人遁蔡。旋踵而亡。此蓋天厭夷德。持假手蒙古。以賞猾夏之罪。爾合前後書法觀之。則人心天道。安可誣哉。後之情大倖。以為安而逞。憑陵之勢者。可以鑒矣。此綱目善善長惡惡短之深意。

孟珙擊金武仙于順陽。被走之。遂復鄧州。

金唐鄧行省武仙。次于順陽。與唐州守將武天錫。鄧州守將移刺瑗。相犄角。謀迎金主入蜀。遂犯光化。其鋒甚銳。珙逼天錫壘。一鼓拔之。壯士張子良斬天錫首。以獻。行將士四百餘人。又敗金人于呂堰。俘獲不可勝計。遂攻順陽。武仙敗走。馬踰山。縣令李英。及申州安撫張林。皆以城降。移刺瑗孤立。而懼。遣使請降。珙納之。為易衣冠。以資禮見。於是降者相繼。珙言于史嵩之曰。歸附之人。宜因其鄉土。而使之耕。因其人民。而立之長。少壯籍為軍。俾自耕自守。才能者分以土地。任以職事。使各招其徒。以殺其讐。嵩之從之。

五月。金蒲察官奴襲敗蒙古軍于亳州。

初。衛州白公廟之潰。官奴母為蒙古所獲。金主命官奴因其母。以計請復官奴。乃密與武木解言。欲劫金主以

降。或乘舟中流會飲。金主又密令官奴以金銀牌與來使而掠之。遂定斫營之策。五月五日祭天。軍中陰備火槍戰具。官奴率忠孝軍四百五十人自南門登舟。由東而北。夜殺守隄邏卒。徑至王家寺。或木解之營。金主御北門繫舟待之。慮不勝則走徐州。四更接戰。忠孝軍卻而復進。官奴以小船分軍五七十出柵外。腹背攻之。持火槍突入蒙古軍中。或木解不能支。遂大潰。溺死三千五百人。官奴盡焚其柵而還。遂真拜左副元帥。參知政事。命君顯總軍以守亳州。

廣義 官奴以計歸母。可謂得矣。但隗虜特一事之偶合於理耳。其他傷敗彘倫。滅絕天理者。可殫述邪。

金蒲察官奴幽其主守緒于照碧堂。六月。官奴伏誅。

官奴既敗。或木解勢益暴橫。居金主于照碧堂。禁折無一人敢奏對者。金主惟日悲泣。語近侍云。自古無不亡之國。不死之君。但恨我不知人。為此奴所囚耳。於是內侍局令朱珪奉御女奚烈完出。吾古孫愛實等密謀討官奴。且聞蔡州城堅池深。兵衆糧廣。咸勸幸之以救饑窘。會蔡息陳頴等州便宜總帥烏占論。鑄運米四五百斛。

至歸德。且請臨幸。金主意遂決。及官奴自亳州還。金主諭以幸蔡。官奴力陳不可。至於扼腕頓足。意趣叵測。因出號于衆曰。敢言南遷者斬。衆以官奴爲無君。諷金主早爲計。金主遂與珪等謀。召宰相議事。而令完出伏于照碧堂門間。官奴進見。完出從後刺其肋。金主亦拔劍斫之。官奴中創。投城下以走。完出愛實追殺之。忠孝軍聞變皆擐甲。完出請金主親撫慰之。於是金主御雙門。赦忠孝軍以安反側。

發明 官奴前親恣情。逆擅殺朝臣。金主苟能按罪。行辟豈容假已。而乃姑息是務。復加以官。則是縱賊不討。美或亂藉者矣。既而志州作勝。勢益暴橫。茲因遷蔡之謀。遂起無君之念。僭圖其主。益肆姦貪。其罪不已。甚乎然。前史皆以追殺爲文。則是權衡倒施。而亂臣賊子無所懲戒矣。故綱目變文而直書伏誅。以正其罪。

蒙古取洛陽。金中京留守強仲死之。

金主以強仲守中京有功。降詔褒諭。授中原留守。又以參政內族思烈自南山領軍十餘萬入洛。行省事。仲建一堂於洛川驛。東名曰報恩。刻詔文于石。願以死自效。已而蒙古自汴驅思烈之子于金昌府東門下。誘思烈。

降。思烈命左右射之。謂崔立之變。病不能語而死。總帥
烏林荅胡土代行省事。伸行總帥府事。川餘糧盡。軍民
稍散。蒙古兵復至。陳于洛南。伸陳于水北。蒙古韓元帥
匹馬立水濱招降。伸躍而射之。韓奔還。陳率步卒數百
奪橋。伸旗手一卒。獨出拒之。殺數人。伸即手解都統銀
牌。與之佩。士卒氣復振。初城外四隅。至五門內外。皆有
屏。謂之迷魂。蒙言以五百騎迫之。伸率卒二百。鼓譟
而出。蒙古退。走胡土。以蒙古兵強。即以輕騎挈妻子出
奔蔡州。於是鷹揚都尉獻西門以降。伸知城不能守。率
死士數十突東門出。轉戰至假師。力盡就執。載以一馬。
蘇迫而行。將見蒙古帥塔察。伸語不遜。兵卒因好語誘
之曰。汝能北面一屈膝。當貸汝命。伸不從。左右持使北
面。伸拘項南
向。遂殺之。

發明 強伸之守洛陽。宜力既久。其忠國之心誠矣。糧
盡援絕。兵敗被執。拘項南向。屹然不從。苟非以
生為輕。以義為重者。曷克慷慨以殺身
哉。死得其正。宜乎書以全節子之也。

金主守緒走蔡州。

金主留元帥王壁守歸德。遂如蔡州。時久雨。朝士扈從
者。徒行泥水中。披青紫為濕。足履盡腫。明日至亳州。金

主黃衣皂笠。金面鵝帶。以青黃旗二導前。黃繖擁後。從
者二三百人。馬五十匹而已。行次城中。父老拜伏道左。
金主遣近侍。諭以國家涵養汝輩。百有餘年。今朕無德
令汝塗炭。朕亦無足言者。汝輩無忘祖宗之德可也。皆
呼萬歲。泣下。留一日。進次亳南六十里。避雨雙備寺中。
及入蔡。父老羅拜於道。見金主儀衛蕭條。莫不飲泣。金
主亦歔歔。遂以六人。顏忽斜虎為尚書。石丞總領省院事。
烏古論鑄為御中大夫。總帥如故。張天綱權參知政事。
李木魯小婁宰。參知政事。密院事。忽斜虎有文武材。事無
巨細。率親為之。選士括馬。繕治甲兵。未嘗一日怠。奉金
主。幸秦鞏之志。近侍久困。唯陽。幸即汝陽之安。皆娶妻
營業。不願遷徙。日夕進言。西幸不便。金主信之。忽斜虎
惟深居。燕坐。與日太息而已。時蒙古兵去蔡差遠。商販
頗集。金主安之。命選室女備後宮。及脩見山亭為遊息
之所。忽斜虎切諫。乃止。忽斜虎定進馬。遷賞格。得馬千
餘匹。又遣使分詣諸道。選兵請蔡。得精銳萬餘。兵威稍
振。忠孝軍提控李德。率十餘人乘馬入省。大呼。以月糧
不饒。幾於罵。忽斜虎縛德杖之。金主諭忽斜虎曰。此
軍得力。方欲倚用。卿何不容忍。責罰。乃爾。斜虎對曰。
時方多故。錄功隱過。自陛下之德。至於將帥之職。則不
然。小犯則決。大犯則誅。其強兵悍卒。不可使一日不在

紀律蓋小人之情縱則驕驕則難制難制之驕豈獨官
奴之罪亦有司縱之太過耳今欲易前轍不宜愛克厥
威賞必由中罰則臣任其責軍士聞之自是無復敢犯
法者是時從官近侍皆窮乏悉取給于烏古論鎬鎬不
能人滿其欲日夕交譖于金主至以尚食鬪供為
言金主怒遂疎鎬鎬以被譖憂憤成疾多不視事

發明

走者匹夫輕身之事賤之詞也金主勢雖危
迫沒不可為然亦當背城一戰同死社稷則不

失國君之義也金虜盜竊中原傳世十葉故綱目亦
不得已以中國諸侯之例待之愆以千乘之君不能
自強而下效匹夫賤者之行輕身而走謂之何哉自
走蔡州金氏之亡于茲決矣特書曰走深貶之也

廣義

嗚呼昔也金虜毒于徽欽今也蒙古肆毒于
班如泣血漣如其守緒之謂也

蒙古以孔元措襲封衍聖公

從耶律楚材之請也

秋七月孟珙大敗金武仙于馬蹬山降其眾而還

武仙愛將劉儀請珙降珙問仙虛實儀言仙所據九砦
其大砦石穴山以馬蹬沙窩帖山三砦蔽其前三砦不
破石穴未可圖也若破離金砦則帖山沙窩孤立矣珙
乃遣兵攻離金掩殺幾盡是夕復令壯士搗王子山砦
斬金將首而出遂隔馬蹬殺戮山積還至沙窩西與金
人遇大捷未幾丁順復破默候里砦於是仙之九砦六
日破其七珙召儀曰此砦既破板橋石穴必震汝能為
我招之乎儀請要婦人三百為誘仙懼招安榜以往珙
料仙勢窮風必上帖山絕頂窺伺乃令樊文彬駐軍其
下已而仙果登山及半文彬麾旗伏兵四起仙眾失
措統籍崖谷山為之崩殺其將兀沙惹擒七百三十人
棄鎧甲如山薄暮珙進軍至小木河儀言仙謀往商州
依險以守然老稚不願北去珙曰進兵不可緩夜漏十
刻召文彬等受方畧明日攻石穴丙夜蓐食啓行晨至
石穴時積雨未霽文彬患之珙曰此雪夜擒吳元濟之
時策馬直至石穴分兵進攻自寅至巳遂破石穴仙走
追及于鮎魚砦仙望見易服而遁復戰于銀胡蓋山又
敗之仙與五六騎奔遁之隱不見將其眾七萬珙還襄
陽

發明

凡與警戰皆春秋之所予是故莊公及齊師戰于乾時敗績君子以為能與警戰雖敗亦榮何以不言公敗之也公本志親釋怨欲納警人之子謀定其國家不復警與之戰也今宋師之戰乃為復警而發非乾時之戰可比若以復警舉事則此戰為義戰而直書大敗以示榮也則其義亦深切矣

八月史嵩之以兵合蒙古將塔察兒伐金取唐州金使抹

撚兀典等行省院于息州

蒙古都元帥塔先以兵會伐唐駐于息州之南益兵為備金主木魯中晏室帥所以常取勝者難與之敵至於淮間有餘力矣博爾忽之從孫也

發明

書伐金世矣有

千嵩之也自金虜稱夏江沱宴安數以復警為念者綱目之所予也取者

收奪之名唐州宋之故地今既克之曷不書復而書取蓋復警固為義師然與夷狄合謀借兵報怨是乃不能辨其族類則雖成功亦可醜矣故不書復而書取所以深罪宋也噫犬羊之群人安可入哉此綱目予而未盡予之詞也

九月朔日食○金人來乞糧不許

全使完顏阿虎帶來乞糧將行金主諭之曰宋人負朕深矣朕自即位以來戒飭邊將無犯南界邊臣有請征討者未嘗不切責之向得宋一州隨卽付與近淮陰來歸彼多以金幣為贖服若受財是貨之也付之全城秋毫無犯清口臨陣生獲數千人悉以資糧遺之今乘我疲弊據我壽州誘我鄧州又攻我唐州彼為謀亦淺矣蒙古滅國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于我我亡必及于宋唇亡齒寒自然之理若與我連和所以為我者亦為彼也卿其以此意曉之阿虎帶至朝廷不許

發明

宋立國江左奄奄不振久矣前書金來請和不少舒人之憤中國之氣庶幾伸矣然後可見中國有必報之誓人心有必奮之志醜虜跋扈不足平焉其與

晉人運糧以濟苻丕之急者。詎不大相懸絕哉。宋人此舉。差強人意。故書予之。君子內夏外夷之意可見爾。

蒙古塔察兒圍金蔡州。冬十月。史嵩之使孟珙等帥師會之。

九月。金主拜天于節度使廳。群臣陪從成禮。金主戒諭之。因賜卮酒。酒未竟。邏驍馳奏敵兵數百突至城下。將士踴躍咸請一戰。金主許之。是日分兵防守四面。及子城。果既出接戰。蒙古兵奔潰。塔察兒以數百騎復駐城東。金主遣兵接戰。又敗之。自是蒙古不復薄城。分築長壘圍之。史嵩之命孟珙、江海帥師二萬。連米三十萬石。赴蒙古之約。塔察兒大喜。益脩攻具。斷木之聲聞於城中。城中益恐。往往竊議投降。金忽斜虎日以國家恩澤君臣分義。撫循其民。且營畫禦備。未嘗入私室。軍民感奮。始有固志。十一月。南北兩軍以攻具薄城。金盡籍民丁防守。民力不足。復括婦人壯健者。假男子衣冠運木石。金主親出撫諭之。金人自東門出戰。孟珙遮其歸路。得降人言蔡城中饑。珙曰。已窘矣。當盡死守之。以蒞突圍。珙與塔察兒約。南北軍毋杜犯。十二月。塔察兒遣張

柔帥精兵五千薄城。金人餉乏。卒以去。柔中流矢如蠅。珙麾先鋒救之。挾柔以出。明日。珙殊死戰。進逼柴潭。立柵潭上。命諸將奪柴潭樓。金人來爭。諸軍魚貫而上。遂拔柴潭樓。蔡州恃潭為固。外即汝河。潭高於河五六丈。城上金宇號樓。伏巨弩。相傳下有龍。人不敢近。將士疑畏。珙召麾下飲酒。再行。謂曰。柴潭樓非天造地設。伏弩能射遠。而不可射近。彼所恃此水耳。決而注之。濶可立待。遂鑿隄。潭果決入汝水。珙命實以薪草。蒙古亦決練江。於是兩軍皆濟。攻其外城。破之。進逼上門。金人舉其老穉。焚為油。號人油砲。人不堪其楚。珙遣道士說止之。金總帥字木魯。中書省。帥精銳五百。夜出西門。人荷束藥。沃油其上。將燒兩軍寨。及砲具。蒙古兵先覺之。伏于寨後。流強弩百餘。火發。矢亦發。金兵却走。傷者甚衆。婁室使。身免。兩軍合攻西城。克之。因墜其城。先是忽斜虎命其妻。後濠為備。及西城墜。百軍皆未。能入。但於城上。立柵自蔽。忽斜虎擄三面精銳。日夕戰禦。金主謂侍臣曰。我為金。崇十年。太子十年。人主十年。自知無大過。惡死無所恨。所恨者。祖宗傳祚百年。至我而絕。與古荒淫暴亂之君等。為亡國。獨為此介耳。又曰。亡國之君。往往為人囚繫。或為俘獻。或辱於階庭。閉之空谷。朕必不至於此。卿等觀之。朕志決矣。以御用器皿賞戰士。已而微服率兵。夜出東城。謀遁去。及遇敵。兵戰而還。殺

廐馬以犒將士。然其勞不可為已。

廣義

分註職金主告侍臣之言。則知其備強。過於徵歛之無厭多矣。

金徐州降于蒙古。行省右丞相完顏賽不。死之。

時徐州節度使郭野驢。約源州叛將麻琮。襲破徐州。徐州將士以蔡州被圍。又迎於蒙古兵。議出降。賽不弗從。恐被執。乃殺河求死。軍士援出之。卒自縊死。麻琮遂以州降蒙古。

發明

賽不誠可謂不辱君命者矣。行省徐州。為苦死守。或勸出降。毅然不從。事不可為。自縊而死。寧不謂之烈士丈夫乎。嗚呼。賽不甫亡。城弗克守。金事至此。可哀也已。特書死之。深予之也。

以史彌遠為太師左丞相。鄭清之為右丞相。並兼樞密使。薛極為樞密使。喬行簡。陳貴誼。參知政事。○封史彌遠為會稽郡王。奉朝請。彌遠尋卒。

彌遠拜左相。一日以疾求解政。詔彌遠有定策大功。勤勞王室。宜加優禮。於是授保寧昭信節度使。京體泉觀。

會稽郡王奉朝請。二子一婿五孫。皆加官秩。越八日而卒。彌遠為相凡二十六年。用事專且久。權傾內外。初欲反韓侂胄。所為故收召賢才老成。布於朝廷。及濟王不得其死。論者紛起。遂專任檢校。以居臺諫。一時君子貶斥殆盡。帝德終其立已。唯言是從。故恩寵終其身。

發明

南宋姦臣若秦檜。彌遠。惡均罪等。然秦檜之卒。曷為書死。而彌遠獨書卒乎。原其情也。彌遠誅侂胄。則討賊之心。公。收名賢。則輔君之義。正。雖有廢立之嫌。濟王之死。漸。正士。然擁尊立理。未必非公。而豈若秦檜。欺君辱國。忘職事。而遺害於社稷。君父之此也。故檜書死。而彌遠則書卒。苟不權其輕重。而槩書以示貶。又何以為王道之。構銜。此秦檜彌遠是非之斷也。

十一刑部侍郎梁成大等有罪免。

時成大權刑部侍郎。有言黜之。提舉鴻臚觀。刑部尚書兼給事中。莫澤。論成大暴狠貪婪。苟賤無耻。遂寢祠命。既而臺臣交劾。莫澤貪淫。故害工部尚書李。則孝。侵欲無厭。皆罷之。蓋三人皆當罷。史彌遠排去諸。而成大尤心術。莫澤。凡可。害忠良者。率。擴。為之。四方。列置堂廡。導賓客。觀之。欲其。知孝亦。其為人。

從其後進錄編目卷十九

至日所不堪者他日與成大同傳耳卒皆貶死天下快之

發明

成大黨附彌遠發得美官排斥諸賢竊據高位誠清朝之所宜黜也帝能免之宜矣故特書有

罪以示貶

廣義

成大等既曰有罪何不去其官蓋書其官者所以見其罪不當罪也學者

謂不當罪也學者味之其義得矣

詔改元

史彌遠卒帝始親政勵精求治鄭清之亦慨然以天下為已任收召賢才擢之朝廷下詔改明年紀元端平

曾從龍宣縉免○以洪咨夔王遂為監察御史

帝親政五日即召咨夔為禮部員外郎入對帝問以今日急務咨夔言進君子退小人開誠心布公道因乞召用崔與之真德秀以子為帝納之翌日與王遂並拜御史咨夔謂遂曰朝廷盛時久矣要當極本原而先論之因上疏乞權歸人主以中書以致平治之道且劾資政殿學士友誼乞召見善類請附史彌遠詔奪部祠祿又

論趙善湘鄭振陳咳納賂史彌遠怙勢肆姦失江淮荆襄蜀漢人心罪狀顯著詔善湘有司李全功特寢免咳落職

十二月薛極免

極與胡榘聶子述趙汝述附史彌遠最親用事時人謂之四木



宋理宗皇帝御製

益井編通鑑繪自卷九

文化丁卯

